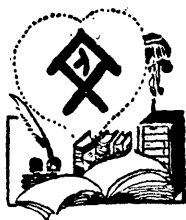


書叢學文光晨

集剝戲舍老

老舍創作





海英圖書館

登記 40083
書碼 742/2000
到期 1952/2/16
價格 1,000
備註 _____



書叢學文光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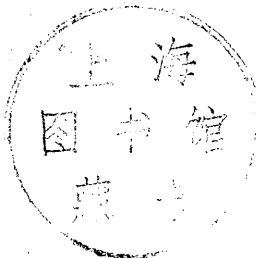
編主璧家趙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7 5343B

種九十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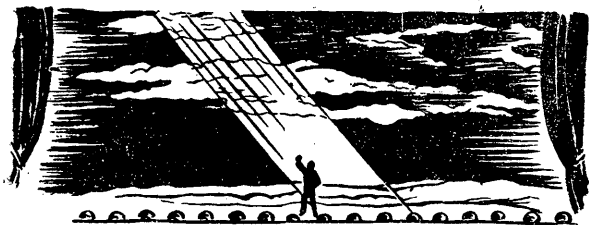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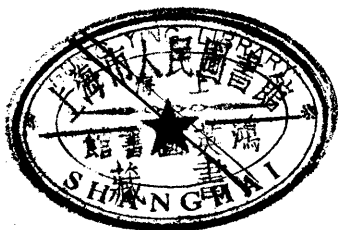
行發司公版出光晨海上

號五一二路中川四

90083

老舍劇集

老舍創作



版初月二十年八四九一

權作著有書本

元三圓金價本基册每

殘

霧

第一幕

時間：二十七年初秋的一個上午。

地點：重慶。洗局長客廳。

客廳裏不十分講究，可也不算不講究。裝飾與佈置大概是全家人的集設計，大概也就是不十分講究而又不算不講究的原因。左壁設紅木長几，几上有古瓶一尊，座鐘一架。壁上懸大幅北方風景油畫。右壁設方桌，覆花桌布，置洋磁茶壺茶盃成套。正壁懸對聯，字醜而下款值錢。堂中偏左有太師椅一把，鋪紅呢墊，是爲「祖母椅」。距祖母椅不遠，有洋式小圓桌一，上置鍍銀烟灰碟及洋火盒一份，砲台烟一聽，四把椅子。另有一大躺椅，獨立的在正壁對聯下。電燈中懸。電話與對聯爲隣。左壁有門通院中。開門略見花草。右壁有門通內室，故懸綉簾。地板上有地毯。

人物

(一)劉媽 北方人，逃難，失去一家大小，屈作女僕。三十上下歲，真誠乾淨，最恨日本。

(二)洗仲文 洗局長之弟，有點思想而不深刻。愛發愁，可是也會罵人打架。二十三、四

歲，穿洋服，稍微有點洋習氣。

(三) 冼太太 冼局長之妻，大學畢業而以作太太為業，既不新又不舊，既不美又不醜，想獨立而無毅力，受壓迫又欲反抗。四十一歲，衣服還看得下去，臉上可已不多擦粉。

(四) 淑菱 冼局長之女，十八歲，「新時代」的女兒，似生下來便知如何抹口紅者。

(五) 冼老太太 冼局長之母，六十多歲，只求飽暖，有小牌打，樂享晚年。沒有思想，頗有身分。

(六) 楊茂臣 四十歲，職業無定，作漢奸也可以，作買辦也可以，現在正作着各種的官，官小而銜多；化零為整，收入頗有可觀。

(七) 楊太太 茂臣之妻，與丈夫精神團結，形影不離。有心路，不顧臉面。三十六七歲，仍自居為摩登少婦。

幕啓

劉媽 (在客廳中收拾打掃。從茶几上拿起一隻絲襪子，搖搖頭；把襪子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從烟灰碟中拿出兩個頗長的烟頭，放在掌中掂了掂，嘆息。) 什麼時候，砲台烟還半枝半枝的扔！(收拾到條案，抬頭看了看壁上的大幅北方風景畫。只看了一下，

即急忙像矯正自己似的，低頭拂拭案塵。可是，手還在擦拭，眼又不由的找到那張畫；手由速而慢，以至停頓；摸索着提起衣巾，拭了拭眼角；仍呆呆的看畫。）家？哼，連高山都丟了！（想用手摸摸畫上的山，只抬到半路，就落了下來；仍呆視着。）

仲文（進來打電話，沒注意劉媽，劉媽也沒理會他。他用極高的調門叫號數，要不是以爲高聲叫便可以早些叫通一些，就是心中有點不痛快，對電話機發洩發洩，）二二七八！

劉媽 喲！（顯然是吓了一跳，可是極快的恢復了擦桌子的工作。）

仲文（聲音更高了些）要二二七八，二二七八！（電話機中大概是專摹仿着刮風與老鼠咬東西的聲音，仲文耐性的等着。）

劉媽（扭過頭來）這兒的電話呀，跟這兒的耗子一樣，老打不着！

仲文（微微搖頭，教她別出聲。連連撥叫；等着；仍無消息；用力掛上耳機。）沒辦法！

劉媽（勝利的）我說是不是？（湊近兩步）二爺，這兩天怎樣了？

仲文（無聊的坐下）什麼怎樣了？

劉媽（非而強笑的）仗打得怎樣了？

仲文（隨便的）還是那樣。

劉媽 二爺別那麼說呀！難道咱們白丟了那麼多地方，（回頭看看壁上的畫）白死了那麼多人，就不往回打啦？我就永遠回不去老家啦嗎？

仲文（不由的笑了一下，很短）你別那麼說？事情是那樣嗎，教我怎麼說呢？別忙，慢慢的打，準能打勝！

劉媽（手無力的垂下）可也對！咳！（低頭愣了一會兒）二爺，您要不嫌麻煩啊，還得替我寫封家信！

仲文 你這一月的工錢，大概都買郵票用了吧？

劉媽（假意一笑，手又去提衣襟）那有什麼法子呢！一家大小全沒個信，活活把人急死！仲文（同情的勸告）可是，你不是說過，他們和你一同逃出來，在中途走散了嗎？你現在還往家裏寄信，他們怎能接得到，還不是白費事？

劉媽（還抹着淚）我盡我的心就是了！萬一，萬一，他們有人又跑回家去呢。我是個女的；要不然我就不往外跑；要不是鬼子糟踐女人，誰能捨得了家呢！老天爺瞎了眼，不把日本畜類都用雷霹了！

洗太太（慢慢的進來）劉媽·劉媽，快幹活兒吧，別一天到晚老叨嘮這一套！

劉媽 是啦，太太！（一邊轉身，一邊找補）我是心裏真難受哇，太太！要不然我哪能這麼貪嘴惡舌的討人嫌！

洗太太 得啦，快擦桌子吧！（看見椅上的襪子）够多麼好！客廳裏脫襪子，多有規矩啊！劉媽 等我擦完桌子，就給小姐送了去。年輕的人都是喇喇忽忽的！

洗太太 （向仲文低了點聲）給「他」打了電話啦？他說什麼來着？

仲文 （像很對不起嫂嫂似的，搖了搖頭）又沒打通！

洗太太 再打一次試試！

仲文 待會兒我找哥哥去。我怕打電話，一叫不通，我的腦子裏就空出一塊來；這兒的電話還是永遠叫不通！大嫂，不用着急，有我呢！什麼事都有我呢！大哥要是真不養活你，我會揍他！

洗太太 你可別真去揍他呀；那麼一來，我可就更難受了！

劉媽 （貪着聽他們說話，手雖在桌上，可早已停止擦拭。彷彿是自言自語，巧妙的接過話來）這年月，着急纔算白饒呢！太太，就想開了點吧；有什麼主意呢！就說我吧，一家大小——

洗太太 我沒工夫再聽你那一套，連我自己的事還愁不過來呢，沒工夫再替別人發愁！你一

家大小都逃散了，至少還落個「眼不見心不煩」哪。看我！看我！（湊過劉媽去，彷彿要打架似的）別看我這樣，我也是大學畢業，在社會上我也有個名兒！當初，我的臉也不這麼黃，腰也不這麼粗，那小子（覺得太過火了一點，遲頓了一下）你們老爺，也會跪在我的腳底下，求愛，求婚！現在，我的臉黃了，腰粗了。生兒養女，操持家務，教我變成了老太婆，我願意嗎？是我的過錯嗎？（咬住下嘴唇）可是，沒法講理：一個女子，只要臉一黃，腰一粗，公理就和她沒有關係了。男人就跟此地的耗子一樣，他糟塌完了你，應翻着眼睛看着你，看你到底怎麼生氣。這個，我早就看明白了；自從淑菱，你們小姐，四五歲的時候，我就看明白了。可是，我忍着，像條忠誠的老狗似的，那麼忍氣吞聲的忍着，吵架有什麼用呢？咱們作女人的，美就是勝利；腰粗臉黃呀，趁早不必自討無趣！

劉媽

（未必聽明白，而專爲討好）可就是！一點不假！

洗太太

現在更好了，老爺進門，一語不發。他的眼，他的鼻子，他的神氣，他吸煙，他喝茶，都帶出來：「你還不快快滾蛋嗎？你討厭！討厭！快滾，我好把年輕貌美的婦人接到家來！」你問他什麼，他老是那個勁兒，一語不發，只給你那個神氣看。我不能滾，這個家是他的，也是我的；我有權利住在這裏！

劉媽 無論怎麼說，您是太太呀！嘻嘻。

洗太太 太太！哈哈！還不如一條狗呢！這幾天更好了，爽性不回来了。錢，他拿着；人，不照面。老太太要吃要喝要耍錢；小姐要穿要帶要出去玩，我怎麼辦呢？你說你委屈，哼，我還不如你呢！你丟了家，我在家裏頭把家丟了！

劉媽 太太到底比我強呀！

洗太太 比你強什麼？打完仗，你還能回家去，我上哪兒？我告訴你，（低切的）我不久就比你還得低下好幾層去呢！我看明白了人家的意思：人家不搭理我，而我還不滾；好，人家會把野娘們接到家裏來，教我伺候着。日本人就那麼辦，太太得伺候野娘們！

仲文 大嫂！（立起來）何必呢！哥哥不敢那麼作；他要是真不要臉，還是那句話，我會揍他！

洗太太 （楞了一小會兒）我知道，跟劉媽說這些話彷彿有失身分。可是你總得教我說說吧！難道這一肚子怨氣連——

淑菱 （光着一隻脚）噉噉，媽媽！又發牢騷哪？喝，二叔，你也在這兒哪？看見我一隻襪子沒有，劉媽？

（劉媽慢慢的去拿襪子。）

洗太太 這麼大的姑娘了，就把襪子脫在客廳裏啊？

淑菱 有什麼關係呢？（撒嬌的拉住媽媽）媽，老說你是大學畢業。告訴你，媽媽，現在的一個小學校的女孩兒也比媽你開通，也比你多知道點事。你信不信，媽？

洗太太 （無可如何的笑了一下）別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比我會花錢。

淑菱 所以也多明白經濟問題！（接過劉媽遞給她的襪子）就說這樣的絲襪子吧；你要去買，媽，得花十五塊錢；我呢，一分錢也不用花。有的地方賣襪子，有的地方白給襪子，就看你會找那個地方不會找！

（一邊說，一邊坐下穿襪子。）看，媽，你看，多麼抱腳！

洗太太 （轉過臉去）原諒我不能欣賞這種經濟襪子！

劉媽 也別說，可真是美！

淑菱 劉媽，你今天沒求二爺寫家信哪？

劉媽 小姐，就別拿我打哈哈了，您一點也不知道我心裏多麼難過！

淑菱 我怎麼不知道，那天我去看抗戰電影，看見那麼多難民，我還掉了兩個眼淚呢！

仲文 那就很不容易了！

淑菱

然後，用粉撲擦了好大半天；紅眼媽似的多丟人哪！（湊過仲文去）二叔，借給我五塊錢，我今天非出去不可！聽說爸爸實行經濟封鎖，真的嗎？（見仲文點了點頭）其實，我要是找爸爸去，一定能要得出錢來。不過，媽媽和你既要抵抗，我就不能作漢奸！所以二叔你得借給我錢，咱們是經濟同盟！

仲文

淑菱，聽我告訴你！我準給你五塊錢，可是你得先好好的聽我說幾句話。

淑菱

拿五塊錢來！話，用不着說；我準知道你要說什麼，何必脫了褲子放屁，費兩道手呢？

洗太太

淑菱，那是怎麼說話呢？你聽聽二叔說什麼，他的話害不了你！

淑菱

我說我準知道二叔說什麼，媽你不信；看我試驗試驗；（摹仿着仲文的聲音和姿態）

「淑菱，現在是抗戰期間，凡是一個國民都該以最大的努力，去救亡圖存！像你，淑菱，一個年輕力壯的女孩子，爲什麼把光陰都花費在燙頭髮，抹口紅，看電影，講戀愛上面；而不去作哪怕是一點啊，有益於抗戰的事呢？」哈哈哈哈哈！學得像不像，媽？猜的對不對，二叔？待啞！二叔，那一套我都聽膩了；聽膩了的話，就跟破留聲機片一樣，聽着教人傷心！再說，難道我沒關心抗戰嗎？抗戰電影——等我想想（屈指計算）啊，一共出過十二部了；二叔，你看過幾部？我都看了！此外，朋友們約我

去和軍官們吃咖啡，或是跳跳舞，我都不拒絕；我不能上傷兵醫院去慰勞呀，可是慰勞軍官也是工作。你要知道，二叔，在抗戰中，我們摩登女孩子只能以摩登女孩子的資格去盡力。假若你不許我燙頭髮，抹口紅，我就不摩登了；假若你不許我看電影，喝咖啡，而教我去「抬槍上馬」，我就不是女孩子了。失去了這兩重資格，我就什麼也不是了；一個什麼也不是的人，我問你，二叔，可怎能活下去呢？抗戰不是爲了爭取生存嗎？噫！你當是我們女孩子們就都是木頭作的，一點腦子沒有哪？我剛纔說的那一片話，就是我們一羣女孩子在咖啡館裏費了好幾小時的工夫討論出來的！得了吧，拿五塊錢來！

洗太太（見仲文要掏錢）二爺，不能這麼給她錢！

淑菱 媽媽！幹嗎這麼厲害呢？要厲害，怎麼不跟爸爸施展施展去呢，單欺負我？！

仲文 淑菱！你——我要不看你是一個女孩子，真會揍你一頓！

洗太太 好，好孩子，好孩子！（一軟，坐在沙發上，手摀上眼，低聲哭起來。）

淑菱（楞了一小會兒）媽！（叫出以後，又覺得不應當這麼投降）哼？（向仲文）幸虧我是個女孩子，要不然早就教你揍扁了！

劉媽 小姐！去勸勸太太吧！

淑菱 滾！滾你的！

（劉媽媽受了委屈的狗似的溜出去。）

（仲文看了看嫂子，不願過去安慰，也許以為多哭一會兒她心中倒能痛快點。要向淑菱說話，話到嘴邊上又嚥下去，覺得對她多說話不是什麼有用的事。）

你給我錢不給？（淑菱幾乎是聲色俱厲了）我要不是去會一個思想家，根本就用不着這樣向你們低三下四的。這位文化人喝咖啡，得我給錢，我不能空手出去！你們不明白的，還不懂得尊重文化人嗎？我就是希望我自己會寫文章，登在報紙上！你們自己都常把「大學畢業」掛在嘴邊上！（見仲文不動）嘔——（頗像空襲警報。）

洗老太太（扶着劉媽）怎麼，又警報啦！（顫起來）

劉媽 不是，是小姐——唱歌哪。

洗老太太 啊！把我都吓出毛病來了，聽見一個長聲，我就以為是警報呢！（仲文過去攙老太太。洗太太明知老太太到了，可是故意的還低着頭。故意的無禮貌彷彿是她最大的反抗。）

（老太太坐在由她專利的椅子上，慢慢的在衣袋裏掏；掏了半天，摸出把小鑰匙來，遞給仲文。）去，去上我屋裏——（看了劉媽一眼）劉媽你出去！（等劉媽走出去）

上我屋裏去拿我那對金鐲子來。床旁邊的小桌上，楠木小箱裏，有個小盒，把鐲子拿來。（見仲文出去）菱兒！你媽又怎麼啦？

淑菱（爲是轉變空氣，把笑容搬運到臉上來，話聲非常嬌柔）我也不大清楚，奶奶！也許因爲爸爸兩三天沒回來吧；我可也說不清！奶奶，不用又戴上金鐲子，剛纔是我嚷着玩來的，不是警報！

洗老太太 十六那天，一清早，門口有輛汽車叫喚，我以爲是警報呢，心裏一動。趕到十點多鐘，真警報了；你看，我的心不會白動！剛纔你一嚷，我心裏又動了一下；你等着，待一會兒準警報，錯不了！反正我不躲，就坐在這兒；炸死，好戴着我一對心愛的金鐲子，不致於空着手兒『走』了！

淑菱 眞要是炸死，恐怕連金鐲子也炸碎了，纔不上算呢。（洗太太輕輕的走出去。）
洗老太太 唉，你就盼着奶奶炸死，沒良心的丫頭片子，白疼了你啦！

淑菱 我哪能盼着奶奶被炸死呢。（聲音嬌極）我是說呀，何不把鐲子交給我，去獻金？

洗老太太 來，我看看你的手。（拉着孫女的手）你怎麼不把你的戒指獻了去？單來找尋我這老婆子？

淑菱 我們年輕的女孩子們哪，都獻過金了。我們獻金，不必從自己身上掏，我們會向別人

要。人家拿錢，我們去獻，既熱心，又保存實力。像奶奶這麼大年紀，一勸別人獻金：（嚙着嘴學老太太）「快獻金去，老二！」人家就會躲開你，只好自己往外掏東西了，是不是？

洗老太太 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我自己的鐲子，自己戴了去！活了這麼一輩子，臨死再連對心愛的鐲子也戴不了走，那就太，太——什麼年月！

（仲文拿了鐲子來，遞給老太太）

淑菱 哼，這對老玩藝兒多麼笨哪！奶奶，你給我一隻，我就能把牠變成兩隻，又輕巧，又好看！

洗老太太 你好好的，聽話。等打完了仗，我也沒炸死；到你結婚的時候，我就把兩隻都給了你！（把鐲子慢慢的戴上。）

淑菱 喝！可費了事啦！得打完仗，得沒炸死，還得我結婚！祖母的愛心喲！得了，奶奶，不必提鐲子的事了，先給我五塊錢吧！

洗老太太 幹嗎用？

淑菱 等我用完，給奶奶開來報銷就是了；先給我！（見老太太搖頭）真要命！要五塊錢比開金礦還難！是這麼回事，我得去會一位文化人，思想家，不能空着手兒去，所以要

五塊錢！明白了吧，奶奶？

洗老太太 文化人是作什麼的？

淑菱 寫文章的，提高文化的，最有學問的人。

洗老太太 嘔！沒有一個好東西，趁早離他們遠遠的，越遠越好！聽我的話，菱兒，好好的在家裏，等吃完飯，咱們打小牌玩；贏了算你的，輸了我給你墊上，行不行？規規矩矩打個小牌，不比跟野小子們滿街上亂跑去好；什麼文化人白「話」人的！

淑菱 （深深嘆了口氣）看樣兒，中國非亡不可！（湊過仲文去）二叔，這個問題還是得你來解決。

洗老太太 文，不能任着她的性兒，不給她！

仲文 （一邊掏錢一邊說）讓她走吧；再呆在家裏，準氣死幾口子！

淑菱 （接過錢來）走嘍！奶奶！（手高抬，五元的新鈔票像面小旗似的在手指中夾着，連躡帶跳的往外走。）

洗老太太 你回來！

淑菱 回頭見！二叔，謝謝你啊！我出去之後，你要是氣死了，可不能再怨我！（轉身匆忙的鞠了一躬。剛又要跑，碰在客人的身上。）啞！

楊太太（後面跟着楊先生）幸而我沒懷着孕，看這下子！小姐可是真活潑。

楊先生 啊，淑菱小姐！我們沒叫門，就直入公堂的走進來了；熟朋友，不應當客氣，是不
是？

洗老太太 菱兒，你回來！楊太太們來了，正好够手！

（淑菱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些什麼，連忙跑了出去。）

楊先生 哈哈哈哈哈！活潑可愛！實在好！太好！（奔過洗老太太去；見太太已到洗老太太跟前，乃改了方向，對仲文打招呼。）

楊太太（對洗老太太發了一陣極複雜而全無意義的聲音，轉向仲文來，）仲文，還是這麼
瘦？！別老憂國憂時啞！

楊先生（見太太轉過這邊來，趕緊轉移據點，到洗老太太那邊去，作出不少複雜而全無意義的聲音來；只聽明白：）天氣太壞了！太壞了！老太太精神可好！實在好！太好！

洗老太太（一陣風雨過去大家都落了坐）（向仲文）教劉媽倒茶。

仲文（在門口）劉媽！茶！（回來，坐下。）

楊太太 老太太，這兩天沒消遣哪？川戲京戲都來了名角哩。

洗老太太 不大愛出去，街上亂，教我頭暈！

楊太太 戲園裏人也太多，臭氣哄哄的！

洗老太太 竟唱什麼抗戰戲啊，一點意思沒有；哪如規規矩矩的唱兩齣老戲呢！

楊太太 跟我一樣，這些日子了，我連大鼓書場都不願意去，大鼓書詞也改成抗戰的了，豈

有此理！趕明兒個麻將也改成個抗戰麻將，纔笑話呢！哈哈哈哈哈。

楊先生 抗戰麻將？虧你也想得，我的太太！

洗老太太 唉，還就是安安靜靜的打幾圈小牌，有意思！

楊太太 誰說不是呢！咱們這老派的人呀，就是愛個清靜。

楊先生 啊，想起個故事來，老太太愛聽不愛聽？

楊太太 笑話簍子！老太太乘早不必聽他瞎扯！

洗老太太 說吧，楊先生，說吧！笑話簍子？有這麼個丈夫不定是幾輩子修來的呢！

（劉媽進來獻茶。）

楊先生 啊，劉媽，家裏有信沒有？（沒等他回答）好！好！啊，該說笑話了；茶真好！這是

抗戰麻將的故事。去年在武昌。太太，你還記得老王嗎？王子甘？（等太太點了頭）

就是他。他同着三位朋友湊成了局。正打到熱鬧中間，警報了！老王向來膽子大，說咱們打咱們的，他炸他的！不大一會兒，頭上忽嚕忽嚕的響開了；老王拚命摔牌，表

示反抗；他自己告訴我的，那叫作白板防空；哈哈哈哈哈！（擦了擦淚）他們真鎮靜，敵機投彈了，他們還接着幹。老王親嘴告訴我的，窗子都震得直響，他們誰也不動。這可要到題了：忽然，院裏嘆咤一聲；老王離窗子最近，回頭一看；猜吧，是什麼？（目光四射，等着大家猜。）

仲文 嘆咤一聲，絕不是炸彈。可惜不是個炸彈；一下子把四個傢伙炸死，多麼痛快！

洗老太太 老二你別亂攪，聽着！往下說吧，老大！

楊先生 遵命！什麼？原來是一隻人腿！

洗老太太 怕死人！怕死人！

楊先生 還是一隻女人腿，穿着長絨的白絲襪子。老王出去了，一摸呀，腿還熱着呢。這還不足為奇。細一看哪，絲襪子的吊帶兒上繫着一個小紙包。老王把紙包拿下來，打開一看；猜！三十塊法幣，五元一張的六張！你看他們這個躁呀，這個喊呀，連解除警報都沒聽見。那天晚上，他們是吃足喝了一大頓！這不是笑話，是眞事；多麼巧，多麼有意思！我管這就叫作抗戰麻將，作爲是我太太的話的補充材料，哈哈哈哈哈！

洗老太太 我就盼着別把我的胳膊炸飛，教人家把我的獨子搶了去！

仲文 眞是要那樣，楊先生就又多了個笑話！

楊太太 嘔，仲文！幾兒個學得這麼會耍嘴皮子呀？嘔，那怎能呢，我的老太太！那些被炸死的都是命小福薄的人；命大，炸彈像雹子那麼多，也打不着！（向她丈夫）我說，咱們該說點正經的啦吧？（向仲文）二爺，大嫂子呢？

仲文（向劉媽）請太太去。

楊太太（向仲文）二爺，你怎麼老這麼瘦啊？是失戀呀，還是憂國憂時呀？要是失戀，對我說一聲，我準保給你介紹，多了不敢說，一二十位女朋友不成問題，隨意挑選！要是憂國呀，那也得有時有會兒，不能一天到晚老發愁。你看我，一想到國事，就趕緊想一件私事，教兩下裏平衡；一個人不能不愛國，也不能太愛國了。

仲文（勉強的一笑）對，太愛國了就把你把口紅抹得太重了一樣，招人討厭！

楊太太（見洗太太進來，像小狗見着主人似的跑了過去）大嫂！你這兩天氣色可好多了！我們這麼早來，不就誤你作事呀？我們一進門就碰上淑菱小姐，你看她那個活潑勁兒，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楊先生（見二位太太往裏走，早就立起來，等着太太的話告一段落，好開口。）洗大嫂！英國有句俗語：早出來的鳥兒能捉到蟲兒吃；我們這麼早就來打擾，爲是好都能見到，大家談會子心。

（大家又都落坐）

洗太太（一肚子委屈，無處發洩，實在找不出什麼話來。）喝茶吧！

楊太太 大哥——嘔，按說應當說局長，好在咱們都是一家人——大哥這兩天倒好哇？還是

那麼忙呀？

洗太太 還好，謝謝！

楊先生 那什麼，二爺，請你也聽着點。我有件事打算求大哥給辦辦；怕大哥太忙，所以我們倆（向楊太太一笑）先來跟大嫂說一說。二爺，你也得給記着點。太太，是你說，還是我說？

仲文（本打算一語不發，可也不是怎麼說出一句來）男女平權！

楊太太 二爺真有思想，不說話則已，一說就帶刺兒！（極媚的看了仲文一下）

（向丈夫）爲表示我不爭權，還是你說吧。

楊先生 好，咱們別多耽誤工夫。是這麼回事，大嫂！聽說政府要採辦一大批戰時需要的東西，存起來，以免將來發生恐慌。主辦的人和大哥是老朋友，他要是能給我說句話，我一定掛個名，作了採辦委員，一月又可以多進個三百四百的。不瞞大嫂說，現在東西這麼貴，不多入幾個零錢，簡直沒法過日子。還有一說，——咱們都是自己人

——咱們拋家棄業的來到此地，爲了什麼？還不是爲了抗戰？還不是爲了乘着抗戰多弄下幾個積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沒有人，不能抗戰；沒有錢，誰也不犯上白白抗戰；這不是真話嗎？我自己來和大嫂說，還怕說不週到，所以同太太一道來見大嫂；回頭，你們姐妹陪老太太摸幾圈，一邊玩一邊說，該怎辦，我的太太作我的全權代表。

楊太太 你還忘了一件要緊的事哪！

楊先生 要不怎麼非你跟着我不可呢？！是呀，是呀，真該打嘴！把件更要緊的事，該一進門就說的事，倒給忘了。老太太，洗太太，仲文，我們倆是來請你們闔第光臨，喝盅酒去！下月十二號——

洗老太太 陰曆是幾兒？這年月，又是陽曆，又是陰曆，還裹着星期，簡直說不清哪天是哪天！

楊先生 陰曆初六。我四十的整生日。老太太，一幌兒我都四十了！

洗老太太 你大哥比你大二歲，屬狗的。

楊先生 哼，我再活三十歲，也比不了大哥呀！大哥四十二歲就作局長；我如今四十了，東跑西鑽，橫摟豎扒，官銜倒不少，就是沒有一個出色的；小雜貨鋪，窮對付！

楊太太 那是大哥的才學，老太太的造化！

楊先生 初六那天，請你們全宅光臨；八塊的新生活席，兩桌拚一桌，國難期間，誰也不能

挑剔誰；湊個熱鬧！吃完午飯，愛湊小牌的湊幾圈；愛聽唱的，我叫幾個歌女來，清唱二黃；大家玩一天。老太太：那天可必定全宅光臨，我把這件事託付給你老人家了！千萬不要送禮，這年月，住着那麼小的房子，壽幛壽聯簡直沒地方掛。我這個人愛說實話，現在送禮不如折乾兒呢，不要虛文！啊！我可該走了！今天報紙上說，梅廳長坐飛機到此地來，老朋友，得看看他去。那麼，洗太太，等大哥回來，可千萬替我說一聲；這件能弄下來，我不能白了大嫂，必有份人心！

洗太太 楊大哥，這件事我辦不了。

楊先生
太太 （臉上都登時瘦下一圈去） 怎嗎？

洗太太 他兩三天沒回家來了！

楊先生
太太 怎嗎？

洗太太 （想了半天） 沒法說！

洗老太太 （指着兒媳婦） 總是你沒能力，抓不住他的心。對男人，總得鬆一把，緊一把，不能一把死拿。他是你的丈夫，可也是局長。作局長的哪個沒有三房四妾的？你要是懂

事的，就必會舒舒服服作局長太太；他就是弄多少娘們來也大不過你去。他是我的兒子，連我可也得有個分寸：他是兒子，也是局長。我說的對不對，楊太太？

楊太太 老太太的話算是說到了家！大嫂，你別怪我說；你看，我比你小不了一兩歲，可是，這不是當着老楊的面兒，你可以現在當面問他，他敢對我怎麼不敢？一方面，我老跟着他，我倆老像渡蜜月似的；我把我的心血腦子全費在他的事業上，計劃上；教他一天也少不了我；離開我，他就缺了胳膊短了腿。在另一方面，他要去玩女人，只要他聲明在案，跟我實話實說，我不攔着他，准許他向我請假。這是手段，也是真誠。是不是，老楊？

楊先生 很好的一篇理想家庭的報告，我的太太！

楊太太 大嫂，我再補充一點；也許你聽着不大入耳，可也沒多大關係。現在作太太的，還有比我更進一步的，完全和丈夫合作。假若爲丈夫的地位與利益，有需要太太出去陪一陪上司的時候，她決不存着什麼舊派婦人的那些顧忌。什麼話呢，丈夫作官發財，太太也跟着享受；怎能不同力合作呢？單就去陪人要耍的本身說，也還不是逢場作戲，怪有趣的事？

仲文（忽然的立起來）楊太太你就愛那種逢場作戲吧？

楊太太（極媚的看了仲文一眼）得了，二爺！我還沒進步得那麼快哩；我的老楊也相當的守舊。

（仲文沒再說什麼，轉過身去立着。）

楊先生 我都吃虧在守舊上，老忘不了舊道德！

楊太太 同時，人家新式的丈夫，也曉得婦女的價值不在操持家務，而是在對外的交際。二爺！這可又不是我現身說法，而是說一般的趨勢。洗太太，你比我有學問，你可是太舊了，不但你自己吃了虧，也許還教大哥吃了虧呢。

楊先生 大嫂，我非走不可了。這麼辦，咱們交換條件好不好？我和我的太太，去見大哥，局長。我們給你盡力，就對大哥說，你了解他，一定給他一些自由。等他與你言歸於好之後，你再替我說話。彼此互助，都有好處。怎樣？

洗太太 我不想求人幫忙，也沒法幫助你！

仲文（鼓掌）大嫂有勁！

楊太太（笑了兩聲）大嫂，別這麼說呀！說真的，你這裏若是死路，我們未必不會另想法子。不過，咱們是老朋友了，所以我們願意彼此幫忙。你還能不願交我們這樣的朋友嗎？嘔，那是想像不到的——

洗老太太 我看哪，菱兒的媽，你還是別太倔強了好！你們夫妻和和氣氣的，我老婆子也省心。你就大大方方的教他弄家來個娘們，反正你是正太太，水大也漫不過鴨子去不是？那個娘們呢，又不吃你的，喝你的，你幹嗎橫攔豎攔着呢？你就教我省點心吧，當着楊太太，我敢說。世界上還找得出像我這樣作婆婆的找不出？

楊先生 老太太是仁至義盡，仁至義盡！一個人，無論男女，總不便和衣食金錢鬧弊扭；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衣食金錢是真的！

楊太太 況且又趕上這大亂的時候，誰有理，誰沒理，都先別講，得先顧在生活這麼不舒服之中求點舒服，在生活程度這麼高之中維持住咱們的生活標準。嘔閒氣有什麼用呢，生活第一！好啦，好啦，我的洗大嫂，聽我的，準教你吃不了虧！你要怕面子太難看的話，我去向局長說，教他在外頭另立一份家，各不相干。他回到這裏來呢，你也把頭髮燙得好好的，即使咱們沒法和年輕的女人們競爭，至少咱們也得教男人看明白，咱們不是自暴自棄。他不回到這裏來呢，隨他的便。我對朋友老說實話。最要緊的是不得罪他。到時候總有錢落在咱們手。別的都是瞎扯一大堆！

楊先生 一點不錯！洗太太，你看老太太那麼大年紀，什麼沒經驗過？要是老太太說大嫂你須讓步，恐怕就非讓步不可了。這一家裏誰還大得過老太太去？老太太，我說的像人

話不像？

仲文 我說——

洗老太太 老二，你等等！楊先生說的是好話！不過呀，楊太太剛纔說的還有不到家的地方。教我的兒子另立一份家，不是什麼好辦法，太費錢呀。把姨太太娶到家來，多添一雙筷子就夠了；我呢，也多一個人伺候着。分居另過得多費多少錢哪！還有一層，媳婦只有個女兒，始終沒養住個男孩兒；這也就難怪丈夫想討小老婆不是？名正言順的把小老婆娶到家來，大家和和氣氣的，趕明兒，靠洗家門祖宗的德行，生兩個胖小子，不是大家的歡喜嗎？媳婦，你得往遠處寬處看，別竟願你一個人！

楊先生 這更透澈了，透澈極了！大嫂，就這麼辦吧，我來討這份差事！我和大哥去說，準備面面俱到，教誰也過得去。大哥納小星的那一天，事情也統歸我辦，要辦得體面，還要省錢；我自信有這份兒本事；況且我有見不到的地方，還有我們楊太太幫忙呢；還不是，我的太太？好了，咱們交換條件；我幫了你，大嫂；你可務必給我的事辦成！老太太，你老人家作保，保證我們各無反悔，團結互助！

仲文 猛然轉過身來，指着楊先生的臉。你可以不可以到別處扯淡去呢？

楊太太 噲，這是什麼對待好朋友的洋辦法呀？！

仲文 楊太太，這兒根本沒有招待你的必要！

洗老太太 仲文，你瘋了！楊太太，別怪老二，他老護着他的大嫂。

仲文（不敢怒視老太太，低下頭說。）我護着大嫂？哼，我更護着公理！（抬頭對楊太太）去，這裏不招待你這樣的女人！

洗老太太 仲文，楊先生，楊太太，仲文，你這，這個糊塗蟲！

楊太太（忙着拿皮包小傘烟捲盒，就手兒把桌上的小銀洋火盒也裝在袋裏，驚急而飄洒的往外跑到門口，向仲文打了個擺子）再見！你等着，我會給你介紹個頂漂亮的女朋友，那時候你就恭而敬之的招待我了！

楊先生（去而復返，在門口。）仲文，局長的弟弟！今天這點小小的誤會，我永遠忘不了，永遠引以為榮；教局長的弟弟親密的把我趕出去，無上的光榮！謝謝！謝謝！

洗老太太 仲文！別的你不知道還可以，怎麼連對客人要客氣一點也不知道了？你怎麼越來越糊塗了？

仲文 我看他們不順眼！我不能一聲不出的看着他們欺侮大嫂；一上手，我不是沒按着氣，可是他們越說越不像話，我實在再也忍不住了！

洗老太太 嗯，你老護着你的嫂子。他們是你哥哥的朋友。你嫂子養活着你呢？還是你哥哥

養活着你呢？我問你！

洗太太 得了，都是我不好，我沒本事，我不會交際！（又要哭）

仲文 大嫂，別哭；眼淚辦不了事！我去給你打聽，到底哥哥弄了個什麼樣的女人，到底他要對你怎樣；打聽明白了，咱們再想辦法。大嫂，什麼地方吃不了飯呢，咱們不一定非仗着哥哥不可！

洗老太太 劉媽！攙起我來！（指着兒子）你們在這兒談心吧，我不願意再聽！不仗着你哥哥？仗着誰呢？我就納悶！（扶着劉媽，一邊走一邊叨嘮。）媳婦，你要是稍微明白點事，就應當攔住仲文，別教他和他哥哥犯了心。你在洗家快二十年了，難道還不知道你男人的脾氣？他有本事，有主意，他要怎着就怎着。連國家大事，他還能拿主意呢；就憑你們倆，能鬧得過他嗎？我把好話都告訴給你倆，我盡到了我的心；聽，也在你們；不聽，也在你們；我這麼大年紀了，咳！還教我說什麼好呢！（已快走到門口，又回來。）好容易楊太太來了，我心想吃過飯大家湊幾圈小牌。你，一個作太太的，連留客人吃飯都不懂；你，局長的弟弟，更好了，把局長的朋友，趕了出去！都是怎麼了？瘋了，莫非是？你們看着，不是我愛說喪氣話，像你們這個鬧法，早晚是要鬧出點禍來！一個人升了局長，一家人不歡天喜地的，反倒你哭我嚎，我不明白！我

老糊塗了！劉媽，你倒是攪着我走哇，在這兒楞着幹什麼？你也糊塗了？真是！（下）

仲文 哈哈！哈哈！

洗太太 二弟，就別笑了！就別故意招老太太生氣也！

仲文 可笑嗎，還可笑？（忽然嚴肅起來）大嫂！我不知道你怎想，我看我自己應當離開這個只有局長，而沒有任何別的人，別的事，別的道理的地方！幹不了別的，我還不能到軍隊裏當個書記去嗎？

洗太太 二弟，你不用爲我抱不平。你這麼嬌生慣養的，身體不强，到軍隊去，你受不了！爲我的事，把你逼走，我不是更難過了嗎？哼，當初我結婚的時候，你纔這麼高。把你抱大了的，你就和我的親弟弟一樣！不用替我發愁，我有我的沒辦法的辦法，我會等着看！看誰勝誰敗！他作局長，我不去倒他；他不作局長，我也犯不上高興。我等等着，看看到底是公理比局長勁兒大呀，還是局長比公理更有力量。到今天爲止，顯然是的局長戰勝了一切；明天呢？我等等着！

淑菱 （飛跑着進來）媽！媽！（喘不過氣來）媽！

洗太太 怎嗎啦？

淑菱 媽！我，我看見了！

洗太太 什嗎？

淑菱 丟透了人！丟人！（要哭）

洗太太 說話，先別哭！

淑菱 我看見了！爸爸，嘔——（哭了出來）

洗太太 別哭，爸爸怎樣？

淑菱 他娶的就是那天在咱們這兒要飯吃的那個難民！

仲文 哪個？

淑菱 不是有一天，門口來了母女兩個？媽還說來着呢，那個小姑娘長得挺俊。就是她！爸爸婆姨太太對不對，我不管。怎麼，怎麼，娶個難民呢！我，我，以後還怎麼見人呢？趕明兒個，爸爸把她接到家來，我還得叫她——嘔，一個難民！（哭起來）

洗太太 仲文！

仲文 大嫂？

洗太太 我等着看！

劉媽（跑進來）太太，老太太問哪，誰這麼哭哭啼啼，怪喪氣的？喲，小姐哭哪！又是把頭髮燙壞了吧？

淑菱

滾！難民！

(幕)

第二幕

時間：同前幕，下午。

地點：城外一所小新房。

開幕時，洗局長，穿着拖鞋，正在屋中慢慢的走。屋中佈置得極簡單，除了靠牆的一張長沙發外，別的桌椅凳子都是竹子作的。牆刷得很白，竹桌椅還沒有污點，又沒有什麼字畫瓶罐的裝飾，乍一看使人有看到一個剛作好的白木棺材之感。從窗中，可以望到山。一門通小巷，巷極幽靜。一門通內室，關着板門。

人物

(一)洗局長：四十四五歲，仍漂亮。穿中山服，佩徽章，人與衣都嚴肅潔整。舉動穩重而有力，似胸有成竹，隨時可以應戰或攻擊。

(二)徐芳蜜：二十三四歲。面貌，服裝，姿態，語聲，無一不美。歷任校花，交際花；現任交際花兼間諜。

(三)朱玉明：難民，二十一歲。純靜可喜，不修飾也還好看。侍母甚孝。幼稚師範畢業。

(四)紅海 二十多歲，自號文化人。髮長衣舊，但胸前老佩鮮花。詩，文，字，畫，無不稀鬆，而極自珍；並聲稱精通社會科學。

(五)畢科長 五十多歲，穿肥大的中山裝。諾諾連聲，還微笑着欣賞自己的循規蹈矩。

(六)楊先生 見前。

(七)楊太太 見前。

(八)淑菱 見前。

幕啓

洗局長 (在屋中慢慢的走。走了會兒，立住，看着板門，點點頭。無意中哼出)「起來，不作奴隸的人們」(怪不大得勁的，停住。見板門一動，往後退了退。)玉明！

朱玉明 (抱着一束野花，羞愧而又表示親密的，湊過他去。倚立了一會兒，抬起頭來，向他一笑。)也沒有個瓶子，我就愛花兒！

洗局長 (拍了拍她的肩膀)慢慢的，慢慢的，咱們把東西都添全了。花瓶，花盆；多了，慢慢的添置。你愛這個地方？

玉明 比逃難強多了！

洗局長 不後悔咱們——

玉明（搖了搖頭）就盼着媽媽的病快好了！

洗局長 媽媽好了，你就後悔了，是不是？（一笑）

玉明 要不是爲媽媽呀。（不好往下說）

洗局長 說！有什麼關係！

玉明 要不是爲了媽媽呀，我根本就跑不到這裏來！我會教書，至不濟還可以去作宣傳工作。以前，爲了媽媽，我不肯出嫁，現在，我爲了媽媽——

洗局長 哈哈！明白你的小心！並不愛我，也不想嫁我；只是爲了媽媽，不得已而爲之，是

不是？大概心中還以爲我是騙子手吧？

玉明 哪能呢？你救了我們母女是真的？入難民所，媽媽必死。找事作，即使能找得到，我去作事，誰伺候媽媽，還是得死。況且，我會作的事只能得到二三十塊錢；此地一間房就得十幾塊；加上吃，穿，和買藥，二三十塊錢哪能够用？

洗局長 所以沒法子，不得——

玉明 愛怎麼說怎說吧。反正只有我這條身子有點用處。母親給我的身子，還爲母親用了就是啦。況且，一路逃難，這條身子也教日本人霸佔了去，也許教炸彈炸碎；牠已經是個不值錢的東西，已經是個不由自主的東西。有什麼可後悔的？沒有，沒有！爲媽

媽，我沒有什麼可後悔的！

洗局長 可也就談不到愛誰不愛誰？

玉明 你已經對我不錯；若是老待我好呢，我自然得愛你一點。

洗局長 一點？就是一點？

玉明 不用再逼我說什麼吧！好了，我愛你，我愛你！行不行？（哭起來）

洗局長 玉明，玉明！這圖什麼呢？算了吧，我不愛聽女人哭！有些男人怕女人哭，有些男

人不怕；哭不永遠是女人的武器！

楊先生 大哥！局長！洗局長是在這兒住嗎？

洗局長 進去！我不叫你，別出來！（把玉明像個豬似的推進板門去。）

楊先生 （已經開開門進來）大哥，你行！弄了個這麼僻靜的地方！我也不含糊，居然會找

到了！大哥，你就是搬到法國去，我相信也有法子找得到你！怎樣，教我拜見拜見新

嫂子？

洗局長 亂吵什麼？談點正經的！

楊先生 正經的，當然是正經的！啊，頭一件，（獻上鐵筒）剛由飛機帶來的一點茶葉，請

大哥嘗嘗！第二件，（獻上玻璃匣）給新嫂子挑選了一件衣料。第三件，來請大哥去

喝酒。

洗局長 謝謝你！禮物留下，喝酒就免了吧。

楊先生 不是現在去喝酒。下月十二是我的生日，大哥務必賞光！你要是實在不能分身來，我改日子；要是能來而故意的不來，我喝完壽酒就上了吊！十二，記住了，十二，只有酒，有牌，有歌女，不能多鋪張，節約作壽！一言爲定，準來啊！第四件，來跟大哥打聽打聽消息。

洗局長 什麼消息？

楊先生 關於時局的。

洗局長 啊，很沉悶。一般的說，情形還好，還好！

楊先生 家鄉裏來信，那邊情形也很好，叫我們回去，我也很想回去！

洗局長 那成什麼話呢？政府既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我們公務人員怎能先棄職還鄉呢？

楊先生 局長說的是。不過你與我有個分別，大哥你雖然只作到局長，可是以缺而論，實在比了冷衙門的廳長還強。至於我呢，把吃奶的勁都使出來了，還不過是兼了幾個閒差。大哥是知道我的，我總算是把能手，獨當一面的事，無論是什麼事，我總不會對付不下來。我不敢說懷才不用，我只能說現在我是勞而無功。我們當然是要抗戰，可

是抗戰而得不到利益，食不飽，力不足，也就難怪我——

洗局長 也對，你的話也對！啊，你上這兒來，是不是只爲發發牢騷？

楊先生 大哥你是明白我的，我這點能力與胸襟不會教我有什麼牢騷。飯桶才發牢騷呢。像我這樣的人，此處不得意，就另找施展本事的地方去。輕易不落淚，永遠不會作詩，這就是我的好處。

洗局長 我明白，很明白。你是說，你在此地若是沒有更大的發展，就回家作——

楊先生 假若你願意那麼說，說我去作漢奸，也無所不可。我不一定去作什麼呢，我的眼睛只看着事，不看別的。事好就值得幹，事不好就值不得幹，不管給誰作，在哪兒作。

洗局長 不大像話，雖然是直爽得很，直爽得很！不過，爲了抗戰，爲了國家——先不提你我私人的交情——我留你在這兒，萬不可以走。（立起來訓話）我這是爲國家惜才，你的確是個人才，你有你的經驗，有你的勢力；丟了你這麼個人，實在可惜，可惜得很！抗戰仗着團結，也就是仗着人才勢力集中，像你這樣的人，我們拉還拉你不到，還能看着你走開嗎？（坐下）你呢，據我看，也不要太心急。才幹是，像血脈似的，老在你身裏。活一天便有一天的用。不過，地位的高下彷彿就關係着命運似的，不能永遠與才幹成正比，雖然我並不迷信，一點也不迷信。不要太急，騎馬找馬，我相信你

必有很大的發展，很大，很大！

楊先生（立起來）我謝謝局長，大哥，（鞠躬）你的安慰，你的勸告。可是，時勢造英雄，假若我等來等去，等到抗戰結束了，還是赤手空拳，一無所得，怎麼辦呢？大哥，你看，我們必須抓住抗戰，像軍火商抓住抗戰一樣。在抗戰中爬上去，一輩子就不用發愁了，抗戰的功臣永遠有吃有喝，是不是？

洗局長 見得很對！很對！坐下！

楊先生（還立着）可是我不僅是要大哥你來誇獎我呀！看學生們演一齣抗戰戲就一把鼻子一把淚的非上前線不可的那些人，是些簡單得像塊石頭的東西們；大哥你大概不會看我像塊石頭吧？哈哈！老實不客氣的講，你得給我設法。你能幫助我，你必得幫助我。不然的話，我的腿聽我的命令（拍腿）我會走！我是個人才吧，是個壞蛋吧，你們隨便說好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打算！

洗局長 我知道你是個人才，我願你在抗戰中建功立業，這是真心實話。可是，我並不是政府，我的權柄有限得很，勢力小得很；你似乎不應為擁護政府而綁我的票兒吧？我不過是個小小的局長！

楊先生（失望的坐下）我早知道大哥你太厲害，所以我一上手就不想直接和你張嘴，而去

求大嫂給我說兩句好話。可是，我觀察得不正確，大嫂根本不像個局長太太，我不敢說她不配作個局長太太！

洗局長（立起來，還想擺出從容不迫的樣子，可是未盡自然。）我不愛和朋友們談論家事，儘管是最熟的朋友；我現在心裏只有個國，沒有家！

楊先生 坐下，大哥！抗戰就是建國，建國必先建家！坐下！今天咱們爽性把話都說盡了，彼此把心都掏出來，以後我準保咱們就能更親密，像親兄弟似的！（看局長又坐下，他掏出洋火香煙，先劃着洋火，遞上煙去。）大哥，咱們談談心，在這抗戰的時候，誰沒有一肚子委屈呢；對好友談一談，反正不會有什麼壞處。

洗局長 我忙，忙得很！

楊先生 我曉得，天下沒有不忙的要人！不過，知心的話比軍隊的命令還更有效力，多麼忙也得聽着。我是說，大哥，我和我的太太，前兩天去給局長太太請安。我夫婦是這個意思：洗太太和楊太太應當成爲頂好的朋友，正像你我是頂好的朋友一樣。大哥，你作官這麼十來年了，必知道現在太太與男子的事業有多大關係。一個得力的太太，就如同一本長期存款的摺子，老是你自己的，而且每月有利息。以我自己說，我這點使我不滿意的事業，十分之六七是仗着我自己的本事，十分之三（我幾乎要說十分之四）

不能不歸功於我的太太。他完全了解我，體諒我，她有心，有腦子，還有張看得下去的臉。我就這麼想，局長太太要是能常和我的太太在一塊兒，以局長太太的地位，以我的太太的聰明，她們若能統一戰線，我敢保必能成一個不小的勢力。以她們的活動配備我們的努力，雙管齊下，一定有驚人的發展。這個，你，大哥，不能否認吧？

洗局長 話說得很漂亮！（微微一笑）

楊先生 啊，大哥，請你原諒我太直爽。局長太太未免太使我失望；她簡直不認識她自己；用不着說，她更不認識社會了。我們夫婦去給她請安去的那天，我倆急得真想跟她，跟她——沒辦法——勸也不聽，說也不聽，不知道她那兒來的那麼多的委屈，倒好像作局長太太是一件該哭一場的事。請聽明白了，大哥，我這可不是說局長太太沒有能力，沒有希望；我是說她不知道怎樣用她的能力，和向那個方向用她的能力。所以我和我的太太討論了好久，我們的結論是，局長太太得受訓，假若你不反對我用這兩個字；楊太太情願自動的去幫忙。同時，這可就談到大哥你了。

洗局長 我已經受過訓了，謝謝你！

楊先生 大哥受訓是在高級官員訓練班，誰不知道！我要對你說的，不是什麼受訓不受訓，而是對洗太太的態度。

洗局長 我對老婆的態度，由我自己決定。

楊先生 局長，我說句你不願聽的話，你的態度不合適！大哥你看，一個人的地位，就是他的防毒面具；有了地位，決不怕別人背地裏攻擊。譬如說像大哥你這個身份，在公餘之暇交交女朋友，或是作點別的消遣，總會有討厭的人在背地裏說閒話。對付這些閒話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置之不理；樹大根深，不是一陣風所能吹倒的；另一個是有位得力的太太，她至少有三種用處：第一，在大庭廣眾之下，哪怕她笨得像個驢呢，你老得把她擺出去；她能驅妖避邪。她就是「姜太公在此！」第二，人是種奇怪東西，誰都討厭自己的太太，而誰都承認別人的太太的威嚴，只要教太太過得去，大家彷彿就都過得去。第三，太太若是肯幫助一個男人，男人的膽子就可以大出兩三倍去；不幸而男人惹出禍來，太太若一出馬奔走，凡是男人對男人說不通的，女人對女人或女人對男人就能說得通。由上邊的三點看來，一個有地位的男人要是不會運用太太，那就和卜象棋不會使車差不多。剛纔我說大哥你對大嫂的態度不對，我確有根據。況且大嫂也並不愚笨，只要大哥肯敷衍她，再有楊太太去指點指點她，她一定是大哥的好幫手。大哥你以為怎樣？

洗局長 往下說，說完我再下判斷。

楊先生 好！決定了對太太的態度，咱們就好談到對別的女人的態度了。大哥，（指了指板門）你現在有個女人是不是？

洗局長 假定是吧，怎樣？

楊先生 爲養兒子呢，名正言順的擺酒，請客，納小。把太太捧到天上去，多給太太一些實際利益，太太不吵鬧，就諸事大吉。女人的心是金子作的，所以她們最認識金子。這還不懂是我個人的意見，尊府上伯母老夫人也是這樣想！若是不爲養兒子，而專爲玩一玩，就大可以不必大吹大擂的作，頂好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行雲流水，不着痕跡。你要什麼樣的女人，大哥？小姐，太太，歌女，都極現成。再說，多換換樣兒，也更有趣味。桃色案之所以成爲案，多半由於一個男人死釘住一個女人，而使另一個男的吃不消。假若大家都逢場作戲，無拘無束，就一定只有桃色，而沒有案了。

洗局長 你說了這麼一大套，到底爲什麼呢？公事已忙不過來，誰有工夫去操心這些小小的私事呢！（立起來）

楊先生（拉住局長）國事是大家的，可以關心，也可以不關心；私事是個人的，自己不關心有誰來代替？私事不痛快，公事也就沒心程去作；此所謂齊家而後天下平也。把太太安置好，把情人安置好，家裏太平，事業纔能順利；這是我對你，大哥，的小小一點

供獻，你的心中快活，事業順心，我也隨着得些好處。

洗局長 嘔，你給我排難解紛，我幫你升官發財，對吧？你要知道，我在政界有個精明剛正的名聲。對內對外，我有我自己的主張與辦法。你大嫂不懂事，我會懲罰她！我教她明白，我是家長！至於這裏的小組織，誰也用不着多嘴。我愛要什麼樣的女人，就要什麼樣的女人；我高興把她安置在這裏，就把她安置在這裏！屬我管的都得聽我的命令，沒有什麼別的可說的！

（外邊敲門）

進來！

畢科長 （向洗楊鞠了很深的躬）局長！本不想來打攪局長！不過剛來了一件公事，（打開皮包，極鄭重的拿出公文）我們都不敢，是，不敢；也沒有，是，沒有；並且不曉得，怎麼辦！來請示局長，來請示！

（局長看公文，楊先生湊到小板門那邊，討着推了推，沒推開。）

洗局長 客人都這邊坐！

（楊先生笑着走回來。畢科長鞠躬，坐下，——只坐了椅子的三分之一。）

好了，畢科長先回去，等我想想看。

畢科長（急忙立起來）是，局長！沒有別的吩咐，局長？

洗局長 沒有。啊，看局裏有好點的花瓶沒有，派人送一對來。

畢科長 有，有，就怕不很好；可以買一對？

洗局長 看着辦吧！

畢科長 馬上送來就是。（深鞠躬，向楊先生也鞠了同深度的躬）再會，這位先生，不動，再

會！（下）

楊先生 我那兒有花瓶，送一對來就是了！

洗局長 局裏也有現成的。我說，你到底要幹什麼？

楊先生 我的事與大哥的事分不開。爲清楚起見，我勉強的把牠們分開；第一，我要求局長

把局長太太交給楊太太，教她們組織起來，發動起來，成個勢力。大哥，你必須回家看看去，不要懲罰大嫂太過了，雖然她有應得之罪。第二，大哥應把這份兒家，歸併到家裏去，正式納小；假若新嫂子是可以造就之材，也就編入咱們的婦女部隊裏去，多一個人多一份力量。第三，郝培元，大哥的老友，現在奉政府命令去採辦一批東西；大哥你去給我說一聲，教我掛個名，作採辦委員，多入一些零錢。第四，假如大哥願意的話，我們可以設法把這樁採辦的差事，完全弄過來。我昨天還沒想到這一

招，是今天早上我遇見了徐芳蜜小姐，大哥聽說過徐小姐？常軍長的義女，交際極廣。她說，她能找出門路來，進行這筆事。大哥你要願意，把郝培元頂下去，咱們就一手承辦這件事；錢數不多，可總在二百萬以上。大哥你要是願意幹呢，小弟我就不止來個掛名的委員了不是？大哥若是願意見徐小姐的話，我就給你介紹一下；她和我人楊太太很熟，說不定她們待會兒還許上這兒來呢。

洗局長 美人計？

楊先生 對大哥，我什麼計也沒有，只有一片忠心！

洗局長（想了一會兒）事情倒可以辦！

楊先生 那一件？

洗局長 當然是公事；我家裏的私事，我要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用不着費多大的心思。我的心血都留着用在國事上呢！啊！我去拿點茶來，你老老實實在這兒坐着，不准亂跑！

楊先生 大哥嘗一嘗我剛才拿來的茶葉，看好不好？

洗局長 也好吧，我這兒連僕人都不用，說節約，我就真節約（敲了敲小門進去）

（外邊敲門）

楊先生（低聲的）你們嗎？（開門）

楊太太 怎樣？早晚？

楊先生 正好！徐小姐？

楊太太 看石頭旁邊一朵小花呢。（回頭）芳蜜！來呀！（徐走來）喝，小房子真新，石灰大概還濕着呢！（摸了摸牆，要推小板門。）

楊先生 那是禁地！坐下！（作出不少的怪樣來）

（楊與徐低聲的笑着，坐在沙發上。）
（很高興的低唱着什麼也不像的歌。）

洗局長（出來一楞）嗯？

楊太太 啊，老情人，還是這麼漂亮！

洗局長（微怒的）快四十歲了，還這麼瘋瘋顛顛的，成什麼話呢？！

楊太太 歲數是女人的死對頭！誰都願意永遠年輕，可是到處有老太太！來，介紹一下：洗局長，徐芳蜜小姐！（徐仍舊坐着，伸出手來，局長急忙把茶具放下，握手。）咱們也拉拉好不好？慶祝局長的戀愛成功！

楊先生 太太，不要再說笑話，咱們說正事吧。大哥，這不是徐小姐已經來了。有徐小姐，

有局長太太，有局長小姐，有她（指楊太太）這就是四層火網。徐小姐打上層，局長太太打中層，楊太太打下層，小姐打少年層，你說有力量沒有？

洗局長 不要提我的女兒，我不希望她——（看了芳蜜一眼，把話打住。）

（芳蜜極媚的一笑。）

楊太太 還有這位（指板門）新夫人。古時候的貴人都把女的藏起來，不准見太陽。現在，要一個姨太太也得有些家庭以外的作用。你明白我的意思？老情人！

芳蜜 楊，文雅一些！

洗局長 徐小姐，謝謝你！

楊太太 我的話粗，理不粗。一個作官的人永遠不應當知足，正如同求婚的時候不能說，「達靈，我只愛你一點」一個樣。那麼，用自己的力量，還得用一切有關係的人的力量，正是理之當然。

楊先生 教她們組織起來，無論如何是一件有益無損的事。（一邊說一邊倒茶，只有兩個杯子。）

洗局長（端了一盃送與徐小姐）這一杯誰喝？

楊太太 咱們倆喝好了！

洗局長 你這個——真沒辦法！

楊先生 局長先喝，你嘗嘗我的茶葉。徐小姐，茶葉還好吧，剛由飛機帶來的。

芳蜜 還不錯！給我枝煙！

楊先生 我真該死！

（局長搶先遞過去，給她點着。）

芳蜜 謝謝！局長，恐怕我有先介紹自己的必要。雖然我久聞局長的大名，可是第一次見面。（吸了口煙）我沒多大本事。不過，（這纔極媚的看了局長一眼）局長要是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願盡力。我們摩登女子只求多作一些事，至於什麼講戀愛啊，浪漫啊，那只是男人們，特別是不了解我們的和巴給不上我們的男人們，造的謠言。即使我們有時享受一些，也不過是和別人聽聽戲，看看電影一樣，沒有什麼大逆不道的地方。能了解我們的人，纔知道我們實在願多作些事，特別是在這抗戰期間。

洗局長 有徐小姐肯幫我的忙是再好沒有的了！

芳蜜 那麼，我可以作局長的朋友？

洗局長 當然！當然！徐小姐太客氣！

芳蜜 我想，我們作了朋友之後，我有許多要向局長領教的地方，一個女孩子在這樣的社會

裏太不容易！我時時留神，處處留神，還老嫌不能應付得好。幸而，有幾個真朋友，像龐院長，于處長，馬軍長什麼的，都是我父親的老友，拿我當親女兒似的對待；龐院長太太，于處長太太，馬軍長太太，也都像母親似的照顧着我，所以我還一點虧沒有吃。楊！咱們不是還得開會去嗎？

楊太太 早得很呢！咱們至少今天得把咱們這個組織弄成功了。

芳蜜 也好。局長還有事吧？

洗局長 要要！要要！事情是多的，我又是極負責任的人，不過有時候也真需要休息一會兒。

芳蜜 恐怕局長組織起這個小家庭，也是那種心理。我並沒有什麼聰明，不過是以一般人的心理來推測到局長你個人的心理。我們可以這樣說，大家現在都因為忙碌而苦悶，因為苦悶，所以起了變態心理。我常留神一個人，不論男女，在長途火車上或是輪船上，就能辦出不像是他所能辦出來的事；有好多老實人，在火車和輪船上，作出些浪漫的事兒來。自從抗戰以來，咱們大家都彷彿是在一隻極大的輪船上，咱們苦悶，咱們無聊，咱們想家鄉。這就很容易使咱們作出些咱們自己也不大明白的事來。就拿局長說，什麼高貴的女子沒見過，什麼場面沒見過，為什麼單單挑選了這麼個地方呢？

變態心理，變態心理！局長想家，而又一時爲了抗戰不能回去。所以就很容易想到，何不弄個教她怎着她就怎着的女子，另成立個小家庭。沒人知道，也沒人來打攪，局長可以隨時的來看看她，安安靜靜的住一夜；屋裏老有些煮飯作菜的香味，處處是那麽暖和，那麽妥貼，那麽樸素，真好像是太平年間平民的小家庭一樣。局長到了這裏，忘了自己是地位很高的官，忘了打仗，忘了應酬，穿上拖鞋，看看新夫人出來進去的操作，也怪有個意思的，是不是？局長？

洗局長 徐小姐聰明，太聰明！

楊太太 得啦，該說點正經的吧？局長，到底事情怎麼辦？

洗局長 我似乎也得仿效徐小姐，先說明我自己。我的太太不了解我，所以我就懲罰她。常常有人說我厲害，其實我並不厲害；我只是剛正。屬我管的就得聽我的話！不聽呢，我有我的辦法！太太不聽我的話，我會斷絕她的供給，我會另成立個小家庭！

芳蜜 那麼，我要是出頭調停呢？

洗局長 徐小姐，我把這個面子送給你！

楊先生

太太 哈啦！局長萬歲！徐小姐萬歲！

芳蜜 別吵！聽局長說！

洗局長 聽我說。原先我一月給她二百元過日子。現在，我已有了這份家，只能給她一百五十元了。一來是爲懲罰她，二來是不教我的預算增加太大了。我既供給她錢，我要是回家的時候，她就不得不能哭喪着臉，也不要盤問我這個那個的！這公道不公道？

楊太太 公道！不過，局長，假若太太和我們出去活動，難道沒有點活動費嗎？

洗局長 你們二位只要給我辦成一件事，我必有酬謝！至於我太太，她理應幫我忙，不能說什麼報酬不報酬。她必須請客呢，可以教局裏的庶務辦理，要車要別的東西，也是如此。

楊先生 好，想得週到！那麼小姐呢？

洗局長 沒有她的事！我是新人物而有舊道德的，我不許女兒太摩登了！

楊太太 好不好先預支給我們一點活動費呢？

洗局長 活動什麼呢？

楊先生 那件事呀，郝培元那二百多萬！

洗局長 對的！我辦事向來謹慎。這件事等我先調查一下，調查明白了，有成功的可能，我再通知你們進行。徐小姐你走的是那條路子？

芳蜜 我有幾方面可以走，最好是大包圍。

洗局長 好！那麼小姐就去進行。你給我情報，我給你車費，不能白教你跑路，請原諒我這
麼不客氣。我是個剛正的人！

楊太太 老情人，你可真够厲害的！

洗局長 不厲害！該怎辦怎辦！咱們這就是個組織，有組織就須有紀律！

芳蜜 比如說，局長，我須跟你討些情報呢？

洗局長 那沒問題，我盡量的供給。

楊先生 成功以後，我怎樣呢？

洗局長 你總可以相信我的公道！

楊先生 反正大哥也知道我的出身，我是一半正人君子，一半土匪流氓。我會頂忠誠，也會
頂險惡。

洗局長 用不着交代這一套吧。老朋友，要必須交代呢，我是個政治人才，可也能掏點壞招
術，到必要的時候。

楊太太 二虎相爭，必有一傷：事情還沒辦呢，看你們這股子合作的勁兒！

芳蜜 先彼此完全認識清楚了，也好。

楊太太 往下說，這個事（指板門）怎麼辦？

洗局長 這點事用不着楊太太分心。她不是那種材料，我也不許她出去。

楊先生 那麼假若伯母老人家質問我呢？

洗局長 你的嘴還不够應付一位老太太的？！

楊太太 請出來，讓我們大家開眼，總可以吧？

洗局長 對不起！我不願開展覽會！楊！你和太太出去看看好不好？那邊的山很好看。我要和徐小姐單獨的說一說話。有二十分鐘就行。

楊太太 芳蜜，我去看山的時候，局長要是對你不規矩，咬他！

芳蜜 用不着囑咐我吧？！

楊先生（剛一開門）怎麼巧！又碰上了小姐！

淑菱 楊先生，楊太太，我還說我的偵探本領不錯；敢情又教你們倆搶了先。（回頭）紅海，進來！

（楊氏夫婦捨不得走，又隨淑菱回來了。）

洗局長（立起來）淑菱，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幹嗎來了？

淑菱 難道我沒有嘴，沒有耳朵？至於幹什麼來了，我來看看爸爸；你不是好幾天沒回家了

嗎？（拉紅海）這是文化人，紅海，什麼文章都會作，作得快極啦！

洗局長（沒有理紅海）告訴你，淑菱，你不能老這麼小瘋子似的亂跑；一個小女孩子，一點規矩沒有，成什麼話呢！

淑菱 媽媽倒規矩呢，你又嫌她驚脚；一個局長爸爸，可真難伺候！

洗局長 我不准你在這兒瞎扯，走！

淑菱（彷彿完全沒有聽見，湊過芳蜜去）噯，我怎麼看你很眼熟啊？

芳蜜 也許在那兒見過。

淑菱 還不是，你等我想想。我想起你的名子來了，可是我記得一點不錯，咱們同過學；我在一年級的時候，你就畢業了，是不是？

芳蜜 那時候我叫徐若蘭，是不是？

淑菱 那時候你就是校花，所以大家都記得你，你可不記得我。你怎麼認識我爸爸呀？

洗局長 不用多問！好了，你們既是同學，以後見面的機會還多着呢。沒事可以走了，照直的回家！（掏錢）拿去，回家！

淑菱 爸爸不回家，女兒得回家去，不合邏輯！就是五塊錢哪，留着吧！我是來看看那個小難民的，不爲要錢；即使爲要錢，五塊錢似乎也太少一點。

洗局長 你走不走？

紅海（始終沒把眼睛離開芳蜜）不要吵，我剛剛得到一點靈感！

洗局長 先生，請出去！還告訴你，以後不許你再和淑菱在一塊兒，聽明白沒有？

紅海 在一個女子（指着芳蜜）給了我靈感的時候，我聽不見男人的吼聲！

淑菱 紅海！

洗局長 我——教——你——出去！

紅海（向淑菱）這是誰？

淑菱 我爸爸，洗局長。

紅海 嘔，洗局長。處長，廳長，部長，院長，還沒有一個敢攆我出去的，太沒有禮貌！在

我的筆下，一個人可以生，可以死，不管他有什麼地位！論地位，（掏了半天）啊！

（掏出張請帖來）今天晚上李總司令請客。（向淑菱）拿過去，教局長看看！

芳蜜 大家都是朋友，朋友。淑菱，你先和紅海先生玩一玩，以後咱們見面的機會還多着

呢！

淑菱 好吧，咱們走。爸爸再回回手，添五塊行不行？

洗局長（又掏出五元來）就是這一次，告訴你！你要是以為你一來就能敲我的錢，那是個

錯誤！我再看見你和他（指紅海）在一起，我會把你鎖在黑屋子！我的話永遠不空說，你曉得！

淑菱 走吧，紅海！

紅海 我還沒看够像詩一般的美人。

淑菱 爸爸，你也給紅海五塊錢！要不然，他是不會走的。（見局長搖頭）徐小姐，你給他，哪怕是一塊錢呢，要不然，他不走，你們也，也辦不了公！

芳蜜（拿出一塊錢來）表示一點對思想家的敬意！

紅海 這是美人之賄，我將永遠貼在胸口上，永遠不能花掉！

淑菱 對，好永遠花我的錢！走吧！（往外扯他，一邊扯，一邊問爸爸）你就永遠不回家啦？

洗局長 快走！（向楊先生）把那個傢伙（指紅海）扯出去。

楊先生 紅海先生，請！

紅海（極捨不得離開芳蜜的慢慢往外蹭）喲，忘了！李總司令的請帖呢？

淑菱 對呀，哪去了？啊，桌上呢，這不是？

楊先生（趕緊湊上去看請帖）可真是總司令的請帖呢！（轉向紅海）那什麼，紅海，下月

十二號，我的生日，千萬請過來喝酒！當面拜求，千萬給寫付對聯來。

紅海 把紙送來，一定作得到！

楊先生 我記得好像給朋友祝壽，都是自己買紙。不過，紅海先生可以是個例外；好，我把紙交給淑菱小姐就是了，拜託拜託！還有，李總司令好求不好求？要是能賞一付對子，就太好了，太好了！

紅海 要十付八付的都行，只要送紙來！

楊先生 拜託拜託，紙一定送來！那麼，十二號務請光臨！淑菱小姐，明天我就送紙來。

淑菱 紅海，有人求寫對聯，還不走嗎？

紅海 把靈感（指了指芳蜜）遺落在這裏，文心還不像個竹筒？（被淑菱扯了走。）

楊先生（送到門口）再會，別忘了寫對聯啊！（轉身）可愛的小人，多麼聰明！太太！咱們還是去作二十分鐘的旅行吧？（同楊太太手拉手出去。）

洗局長 一羣瘋子！一羣瘋子！（靜了靜）徐小姐，剛纔你說龐院長是尊翁的老友，尊翁現在——

芳蜜 去世好幾年了。從前，龐院長有許多文字都是我父親代筆。

洗局長 尊翁的名諱是——

芳蜜 樹梅。

洗局長 嘔，徐樹梅！徐樹梅！沒聽說過！幾個給廳院長代筆的人我都知道。（慢慢的掏出手槍，猛然立起來，比着她）抬起手來！

芳蜜（微笑）（不動）用不着！把槍放下！

洗局長（愣了會兒）反正你跑不了！（坐下）說實話，你是不是偵探？

芳蜜 是怎樣，不是又怎樣？

洗局長 我可以要你的命，也可以保住你的命！

芳蜜 我可以給任何人工作，只要有錢。幹什麼也不過是爲吃飯。那邊（指小板門）不要緊？

洗局長（點點頭，輕輕的走過去，猛推開門）她不懂，和塊木頭差不多！（回來，並未回原位，而坐在芳蜜的旁邊，拉住她的手）你一進來，我就懷疑，我有相當的聰明。你那些變態心理什麼的，又使我納悶，爲什麼你那麼熱心爲我解脫。後來我問你許多話，很有幾句你答不出的，可是你都巧妙的閃過去。有兩項事定了你的罪案，第一，向我要情報，第二，廳院長手下壓根兒就沒有個徐樹梅！小姐，你還欠着點老到精細！我要是不看在這麼美的一個腦袋上，這裏（以指點她的額）就得穿過一個槍彈

去！

芳蜜（極鎮靜）美就是我的鋼盔！

洗局長 我生平最大的缺點，就是不肯下手傷害一個美好的東西。見了美色，我就忘了慎重。我性子急。這個（指小板門）告訴你實話，完全因為我性急。她急需錢，我就一把抓到她。等她媽媽病好了，她也許偷偷的跑掉；她媽媽要是老不好，也許我把她們趕出去；負擔太重。啊，話說得太多了，你的美麗能除了我的武裝！現在咱們怎辦？

芳蜜 我現在是你的俘虜，俘虜沒有主張。

洗局長 應當先向一個美的俘虜要什麼呢？我性子急！

芳蜜 我的工作不許我作個烈女！

洗局長 嘔，（猛的單膝跪下）芳蜜！芳蜜！給我，給我！把一切給我！我要瘋！要瘋！

芳蜜（極溫柔的拉起他來）你是個男子漢！

洗局長（靜了一些）可是我不能控制自己！在這一點上，你比我厲害！

芳蜜 英雄識英雄！好吧，經過這樣的相愛與了解，我想咱們倆很可以合作互助了。你走你的路子，我走我的路子，可是在精神上合作。你已拿住我的把柄，我的命在你手裏，以你的聰明，當然可以看得出來：你若是把我交出去，不過是我吃一個槍彈，你什麼

好處也得不到。反之，你拿着我的短處，像養熟了的一隻鳥兒似的，雖然不裝在籠兒裏，可是到時候到你手心上來吃幾個米粒，多麼好呢！你把無關緊要的材料供給我一點，我好交差。我把我的材料也供給你一些，你也可以去邀功。這樣互助，雙方有益。等咱們把錢弄得差不多了，咱們手拉手兒，上瑞士，起碼也要上香港，去快活幾天。那時候，我要換上洋服；看我的胳膊，脊背，腿，要穿上洋服，你想，也許更好看一點吧？

洗局長 真是能那樣啊，我死在你的懷裏也要含着笑的！我問你，楊氏夫婦曉得你——不曉得？

芳蜜 那一對笨驢！

洗局長 一點不錯，一對笨驢！芳蜜，叫進他們好不好？咱們一同進城去吃飯！

芳蜜 優待俘虜？（笑了笑）

洗局長 小嘴真厲害！（摸她的臉蛋一下）我叫他們回來。（到門口）楊！楊！楊——

（遠處有應聲。聲音漸近，楊太太唱着：羊，羊，跳花牆。抓把草，餵你娘。你娘沒在家，餵你們老爺兒三——讀如薩。）

楊太太（有點喘）連爬坡帶唱，可真有點吃不消！大哥，多嚙你把這個小房子讓給我住幾

天；天天去爬爬山坡，我就不至於越來越胖了！

楊先生 教你住上三天，你就得悶瘋了，你愛信不信！（對芳蜜）怎樣，一切順利？
芳蜜 把不順利的事變成順利了，就是工作。

洗局長 我請你們進城吃飯去，有不去的沒有？熟朋友，不客氣！

楊太太 我奉陪，不管誰討厭我。

楊先生 楊太太在前，楊先生必定在後，形影相隨！

楊太太 （轉到小板門那裏）我說，局長，教我們開開眼吧！

洗局長 等我耍出賣她的時候，請你作人販子；現在還不到看貨的時候！

楊太太 我偏要看！（對芳蜜）來，咱們攻進去！（她們正要攻門，門開開了。）

玉明 給你們看！給你們看！一羣狗男女！

（幕）

第三幕

時間：在前幕事後一、二日，晚間。

地點：仍是洗宅客廳。

人物 均見前兩幕。

幕啓

淑菱（等人等得焦心，東坐一下，西坐一下，瞪鐘，沒用；看錶，也沒用。）劉媽！劉媽！

劉媽（挽着袖子，手上還有水，似在刷洗傢伙）來了，小姐！

淑菱（指几上鐘）這個鐘快不快？

劉媽 啊？

淑菱（跺脚）問你，這個鐘快不快？

劉媽 我怎能知道呢，小姐？我不認識鐘！

淑菱 你不會看鐘？那麼你怎知道時候呢？真新聞！

劉媽 在鄉下，我們看太陽。

淑菱 看太陽？太陽上有長針短針嗎？

劉媽 那我可說不清。反正太陽上有長針短針，我也不認識。

淑菱 劉媽你可真好玩！好劉媽，你到門口給我看着點去。紅海先生說七點半來，現在已經到七點半，你看——嘔，你不認識長針——他也不知怎麼還不來！劉媽你看着點去！

劉媽 不行呀，小姐，我還沒刷完傢伙哪！小姐你看，我的活兒有多麼累呀，全是我一個人！要是在鄉下呀，這早晚我就就睡了覺啦！

淑菱 什麼？

劉媽 太陽落下去一會兒，我們就睡覺！

淑菱 睡得着嗎，那麼早？嘔！大概夜場電影也就沒人看了吧？

劉媽 小姐，我還是先去刷傢伙吧？

淑菱 你到門口等等他去，聽我的話，我給你二毛錢！

劉媽 哪位先生？

淑菱 紅海先生，常來找我的那位。

劉媽 我記不清是誰！在我們鄉下，一村的人都認識。這裏，好傢伙，那麼多人，誰能都記得住呢！

淑菱 就別費話啦，去，明天我給你二毛錢！

劉媽 是啦，小姐，有二毛錢，又能買四張郵票！家裏也不是怎麼老不來信，真急死人！告訴你，小姐，這輩子我算忘不了小日本啦，真可惡！可恨！

淑菱 老是這一套！老是這一套！快去吧！

劉媽 （嘴裏還叨嘮着，往外走）老是這一套？敢情你們好，一天到晚吃喝玩樂！人家把家都丟了，你們還這麼高興呢！真是飽漢不知餓漢飢！

淑菱 （聽見劉媽叨嘮，而假裝沒聽見，等劉媽出了門，纔自言自語的）這個劉媽，這個劉媽，完全沒有訓練，簡直是個野人！逃難？彷彿一逃難就有什麼資格似的，可笑！（聽見劉媽的語聲，無聲的笑了笑，趕快又板起臉。）

劉媽 （一探頭）那位先生來了，沒有我的事了吧？

淑菱 他在哪兒哪？

劉媽 正往這邊走哪。

淑菱 你倒是領他進來呀！劉媽你真可以！

劉媽 反正他常來，自己還找不着門？（向外招呼）先生，小姐在這兒等着你哪！（下）

淑菱 這個鄉下娘們！就是國難期間，也不應當要這麼笨的僕人！

紅海 淑菱，看我寫的對聯。詞好，字好，圖章好，三絕！

淑菱 告訴你七點半來，爲什麼不守時刻？誰有工夫看你的臭對聯！

紅海 （打開對聯，點頭欣賞）淑菱，你要是不能欣賞字畫，怎能打進文化人的圈子裏去呢？

淑菱 我不懂，也不愛看！

紅海 一開頭，誰也是不懂。你得不懂假充懂，慢慢的你就相信你真懂了！

淑菱 （還是不去看）我就願意趕快會作詩，作文章了！字寫得好壞有什麼關係呢？反正詩文是用鉛字印出來的。紅海，看見自己的文章登在報紙上，或是雜誌上，心裏不定怎麼快活哪吧！紅海，我一時寫不出來；這麼辦，你寫一篇，我簽上名，作爲是我寫的，由你介紹，發表出來，好不好？嘔，我不用淑菱這兩個字，得另有個筆名！你給我起個筆名！

紅海 （想了想）「紅洗」怎樣？紅海的「紅」，洗局長「洗」。

淑菱 「紅洗」，「紅洗」，猛一聽像「空襲」，不吉祥！你慢慢的想好啦！多想幾個，讓我自己挑選一個最好的。你什麼時候替我寫成一篇文章呢？明天行不行？

紅海 我忙得很！不要說明天，就是明年也找不出工夫來。淑菱，你還以爲我是前幾天的紅海嗎？

淑菱 噫，難道你現在變成另一個人了嗎？

紅海（把對聯放在桌上）一點不錯！今日的紅海，已非昨日的紅海，滄海桑田啊！告訴你，淑菱，我現在已作了編輯主任——編輯主任，還是總編輯，哪個好？倒要想想看，姑且算作總編輯吧！

淑菱 你要是總編輯，我就有地方投稿嘍？

紅海 那，以後再說，先聽我的！芳蜜拿錢，委託我編刊物。這還不算，她還要設法籌款，送我到前線去，採集戰事材料，作戰地通訊。這還不算，以我的學問與天才，我敢保證，刊物一出來必風行一時，成爲文化界的，的——權威。政府必能注意到我和我的刊物，作官是不成問題的。再說，到前線去，以我的思想與口才，我相信能得到許多高級將領的欽佩，而委任我個師部或軍部的祕書，也是很合理的。我行了，淑菱！芳蜜太偉大了！絕頂聰明！噯，那個聰明勁！是個美人，是個女英雄，是全民族的愛人！就說昨天，她由早九點到十二點，見了三十二個客人！偉大！三十多個客人，誰都含着笑進來，歡天喜地的出去。偉大！假如有人問我，現時代世界上可有偉大的女子？我就高聲的回答：有，徐芳蜜！

淑菱（傷心的坐下）紅海，紅海！你是不是教芳蜜給迷住了呢？

紅海 被她迷住的，豈止我一個人呢；那無所不備，無所不容，偉大的女性！不要說我，連洗局長也教她給迷住了！

淑菱 紅海，哼，跟我爸爸爭芳蜜，告訴你，你必失敗！找芳蜜去，早點去，好早點失敗，別在這兒就誤了工夫！

紅海 淑菱，這就是你的藐小！偉大的女性是沒有妬心的，像一朵香美的鮮花一樣，把豔麗的顏色，香蜜的味道，無所要求的給一切人！美是偉大，偉大是美，這是真理，世界上也只有這一條真理！至於跟洗局長鬪爭，我在沒有勝利之前，不必先擔心失敗！

淑菱 可是你說過你只愛我一個人？

紅海 毛病是在你相信那句話！愛是放射，愛是燃燒，愛是奔流，一停頓便失去力量，沒有火焰，沒有波浪，而只是一堆死灰，一汪兒死水嗎？

淑菱 你滾出去！（抓起對聯來）滾！

紅海 留神，別弄破了對聯！

淑菱 哈哈！（撕對聯）

紅海 （過來搶救，幾乎要暈過去）好！好！淑菱，我太傷心了！沒想到一個像你這樣的女子能這麼藐小鹵莽。爲這個，我必須到前線去，一個女子也看不見，我只隨時把我看

到的，想到的寫給芳蜜。她將是我的安慰，我的靈魂！（抱着對聯，抹着淚，往外走）
（要追，一梗脖，坐下；瞪着他的後影，後影不見了，伏在桌上哭起來。哭過了，咬着唇在屋中走，忽然點了點頭）對！（飛跑到門口）劉媽！劉媽！

劉媽 嘔！來了！

淑菱 把我床底下的一隻竹箱搬來！

劉媽 是啦，小姐！

淑菱 （在屋中來回走，又是要哭，又掙扎着笑。）噫！哼！（用各種驚嘆字，爲思想點句。）

劉媽 放在哪兒，小姐？箱子不大，可怪沈的！都是洋錢票吧？（看小姐不哼，向外走）有這麼兩箱子洋錢票，讓日本人看見也都得搶了去！

淑菱 （瘋了似的打開箱子。小箱是她的全份圖書館，有像猴子讀過的教科書，有像翻毛鷄似的小說，有些碎紙片，有掉了頭的筆，有破像片本子。她一一取去，看一眼或翻一翻，隨手扔在地上。最後，找到一本比較體面的，拿起來，鬆了一口氣；急忙立起來翻開，很快的找到了所要找的一頁，看，點頭。）哼！

仲文 （進來）小姐，這是怎回事？快收拾起去！

淑菱 二叔，我發現了個祕密！

仲文 練習作偵探哪？不，偵探不哭！

淑菱（忙擦擦眼，手上的灰土給臉上畫了一條黑道。）二叔！這真是一件偵探工作，二叔咱們倆人一同作好不好？

仲文 怎么回事？（要坐下聽，可是）咱們先把這收拾好再說。（幫助淑菱把書都扔進箱內，好在不用費什麼事。）搬哪兒去？

淑菱 叫劉媽來搬。

仲文 用不着！她一天到晚够累的了。你屋裏？

淑菱 床底下。（看二叔出去，又細看同學錄。）

仲文（回來坐下）說吧，淑菱！

淑菱（寶貝似的抱着那本書）那天，我不是發現了爸爸的姨太太是那個小難民嗎，我心中就想，我得去敲爸爸幾塊錢！（笑了）於是，我就帶着紅海上城外去了。到了那裏，並沒看見小難民，可是碰上了楊家那對討厭鬼。還有一位美人，也在那兒坐着。她美得出奇！自然嘍，她不是我所喜歡的那種美，可是單以她自己而論，的確是出色！紙一看哪，我認識她，她是我們學校的校花。她不認識我，因為我比她低着好幾個年

級。我一時想不起她的名字，她，喝，眼兒那麼一瞟（幕作）嬌聲細氣的說，「我叫徐若蘭。」當時，我就信以為真，沒說什麼。哪知道，紅海那小子，一看見芳蜜——嘔，還得找補一句，徐若蘭現在叫作徐芳蜜——就發了瘋，怎麼拉他，他也不動，而且和爸爸差點打起來。從那天起，紅海就不大愛理我了，我準知道他是教芳蜜給迷住了。那還不要緊，剛纔他來送對聯，可更好了，他公然的說芳蜜偉大，我藐小，芳蜜美，我不美。（要哭）我怎麼不偉大？我怎麼不美？瞎了眼的東西！他還說，要替芳蜜編刊物；芳蜜哪兒來的錢？這年月，連我這局長的女兒，還老沒錢花呢，芳蜜是誰？她怎會有錢辦刊物？我的心裏就轉了個灣，我並不是傻子。所以找出同學錄來，看看她到底是誰。二叔，你看（指着書）她是許若蘭，言午許；不是雙立人的徐，而許跟徐又聽着差不多，多麼巧妙啊！這裏有毛病，一定有毛病！二叔，你看是不是？

仲文 現在有好多靠不住的女人！

淑菱 是呀！所以，我就是這麼想，這件事和爸爸，紅海，大有關係！爸爸跟芳蜜是怎回事，我管不了，也不愛管。我可是不能看着紅海上了當，假若芳蜜真不是好東西的話。紅海，雖然對不起我，可究竟是個可愛的人。我要是常跟他在一塊兒，我相信我會成個詩人，或是小說家；那够多麼光榮呢！我不能教紅海上當，不能！二叔，你幫

仲文

助我，把這件事弄清楚了，好不好？練習練習作偵探，也是個怪有趣的事，是不是？

淑菱，據我看哪，你頂好少跟那羣人鬼混。芳蜜也罷，紅海也罷，都不可靠。要是怕閒着太悶得慌，念念書，爲士兵們縫縫寒衣，不比亂跑胡說去好？以我自己說，我實在不願再這麼一天三個飽的混下去。人家在前線打仗的是人，我也是人；一個人，不管出身怎樣，都只有那麼一腔子血。人家把一腔熱血洒在沙場上，爲了什麼，還不是爲了他的國家？他的國家還不就是你我的國家？國難是大家的，而咱們只教別人去流血，咱們算什麼人呢？

淑菱

反正我不能打仗去。好，前線上沒有洗澡盆，也沒有理髮館，我受不了！

仲文

等我先說完了。我現在還走不了，我得等着大嫂的事有了辦法，我再走。老嫂比母，大嫂對我有恩，不能教她在這裏受欺負，而我跑得遠遠的。淑菱，我雖是你叔父，其實並不比你大着多少。我要是能想到去作個有用的人，你必定也能想到。比你只大着四五歲，我並不是出窩老，天生來的守舊落伍。我是說，國難嚴重到這個地步，咱們年輕的人要都吊兒唧噥的，國家還有什麼希望呢！淑菱，你說對不對？

淑菱

也對！可是一個人只有一個青春哪！

仲文

也只有一個國家！摩登亡國奴也是奴隸！我並不教你也去打仗，我只求你多幫一幫媽

媽的忙，多收斂一點，別把生命都交給跑腿與展覽白胳膊！還有，你和芳蜜爭紅海，紅海和你爸爸爭芳蜜，這成什麼話嗎！

淑菱 越說越帶勁，真像個白鬍子老牧師！

仲文 你記着，你要是老跟那羣男女們鬼混，總有後悔的那一天！

淑菱 沒有後悔，就沒有意思。你瞧，電影裏那些美女，都是先不順利，哭哭啼啼的，到了最後，就如願而償，倒在愛人的懷裏，多麼有意思！

仲文 電影大概不是聖經賢傳吧？

淑菱 那都是因爲二叔你看得太少，還沒吃進味兒去的緣故。走嘍，到屋裏我自己去琢磨。怎么能洩露了芳蜜的祕密，也許還能琢磨出一本偵探電影的故事來呢。那多有趣呀！喝，正片開映；編劇，淑菱女士；導演，亞力山大，多麼美！到那時候呀，紅海跟我求婚，我就該向他聳聳肩膀了！（學着梅蕙絲的架式往外扭。）嗚，媽！我睡覺去，看我多守規矩呀，睡得早，起得早，身體好！（下）

洗太太 這不是又驚着什麼壞呢！這麼大的姑娘，老這麼野調無腔的，我真不懂！不懂！劉媽 太太，外邊有位大姑娘要見太太，問她姓什麼，她不肯說。

洗太太 誰呢？

仲文 請進來！

洗太太 誰呢？心越不靜，越來閒人；我簡直的活够了！

仲文 大嫂，幹嗎這麼想不開呢！大嫂，看見了這次的戰事沒有？初一開仗的時候，誰都說咱們不行；如今怎樣？連那麼大的國事，那麼困難的戰爭，咱們還不怕呢，何況這點小小的家事！只要咱們的心擺得正，什麼也不怕。

劉媽（領着朱玉明進來）大姑娘，這就是我們太太。

玉明（嘴唇顫着）洗太太！

洗太太 貴姓啊？（又細看了一眼）啊，你就是那個小難民吧？你還有臉上這兒來，膽子太大了！

仲文 大嫂，聽她說什麼，先別發脾氣！

洗太太 我不發脾氣？我這一輩子就吃虧在太老實了！誰都可以欺負我，連這麼個逃難的丫頭都欺負我！

仲文 大嫂坐下！這位姑娘也坐下！

（玉明沒說出什麼來，也不肯坐下，綿羊似的看了仲文一眼。）

洗太太（坐下）你幹什麼來了？

仲文（很和氣的）有話慢慢的說。（他陪她立着）

玉明（用極大的努力抑住啼哭）我來，來，求你——

洗太太 求我什麼？是要錢，是要衣裳，還是要這整個的家？我告訴你，你可以硬搬進來，

我可不能輕易的搬出去！這是我的家，我活，活在這兒；死，死在這兒！我不能變成無家的難民。我老了，要是成了難民，我也不能像你那麼方便；沿路可以賣錢，到處可以當竈姐兒！你個不要臉的浪丫頭！我和你無仇無怨，何苦來呢，把我的男人迷住，教我落得有家和沒有一家一樣？

仲文 大嫂，大嫂，事情是兩面的，聽她說說，到底是怎回事。

洗太太 你們男人都袒護年輕的女人，見了張白淨的臉，你們立刻就忘了姓什麼。哪怕她是難民，是叫化子，你們也拿她當作活寶貝！平日，你們擺出架子來，你是什麼長，他是什麼官，身份十足；一看見個女的，一個拿身體當作花生瓜子，可以隨便送給人的女的，你們馬上忘了身份，體面，地位，連姓都忘了！

仲文 大嫂！（稍掛點氣）我也是那樣嗎？

洗太太（不願得罪他，可又不願示弱）難說！

仲文（假笑了一下）先不必爭論吧，聽她（指玉明）說什麼。（用眼神鼓勵她）

玉明 我只求洗太太聽我說幾句話，不求你別的！（看洗太太沒說什麼，臉上舒展了些。）

我是個難民，不錯。我跟我媽媽一同逃出來的。在半路上媽媽病了。請想，我一個錢沒有，媽媽又病得走不了路，教我怎麼辦呢？要是不為媽媽，我根本就不想逃出來；我的身體不錯，滿可以不怕日本人！

劉媽 對！

洗太太 你少答腔兒！

玉明 可是，我只有一个媽媽，她是我唯一的親人；丟了她，我就什麼也沒有了。所以我同她一道逃出來。現在，我看明白了，我不應當專顧了盡孝，而把自己白白的犧牲了。可是，事已至此，我也不便後悔；人情到底是人情，媽媽，到底是媽媽；誰能已經同媽媽逃出來，而在中途路上把她丟下不管呢！

（劉媽抹淚）

媽媽病了！病了！我已看到一片黑影在我的四圍！為救媽媽的命，我想，想，想過多少多少方法。什麼法子都想到了，只是沒想到賣身。我受過一點教育，我有本事掙飯吃，怎能想到賣身呢？！一個女的想到賣身，就等於想懸梁自盡。我寧願上吊！（搗上臉）（仲文給她搬過一個椅子去，輕輕拉她坐下。）

可是我不能上吊。同時，我也不能去作事。人生地疎，我上哪裏去找事？即使找到事，我去作事，誰伺候着媽媽？媽媽病着，只能吃到點殘茶剩飯；有時候我撲着她睡在房簷底下；她越來越軟，我也越來越沒辦法。她只能老拉住我的手，說，「玉明！玉明！別離開我，別離開我，我不定哪時就斷了氣！我連累了你，對不起！可是，我死了，未必有個棺材，只求在沒斷氣的時候，多拉拉女兒你的手吧！」（拭淚）我明明知道，丟了家，受盡千辛萬苦，而還保不住媽媽的命，都是日本人的罪惡——

劉媽

我要捉到個日本人哪，我把他的耳朵，鼻子，全咬下來！

洗太太

（軟多了）劉媽！

玉明 可是一個人的命好像是拴在感情上的。我明知須向日本人算賬，但是扔不了將要死的媽媽。假若你們是我，你們怎辦？

洗太太

（低下頭去）怎辦？

仲文 往下說！

玉明 我沒辦法。正在沒辦法的時候，洗局長看見了我！

洗太太

（急忙抬起頭來）他怎樣？

玉明 他願意幫助我，無條件的幫助我。我並不知道他是局長，他說他是慈善機關裏的一個

職員。救濟我，他說，正是他應作的工作。我沒工夫考慮他的話，即使他是個怪物，他若是能把媽媽抬到一間屋子裏去，有點稀飯，有點開水，他便是救命的恩人。他給我們佈置好一切，我是多麼快活，多麼感謝！看媽媽把頭放在個乾淨的枕頭上，有乾淨的開水喝！

劉媽 局長可真有善心！

玉明 （咬住嘴唇要哭，又勉強的一笑）對了，局長有善心！我們剛搬到城外去，局長當天晚上就來了。我混身上下酸疼得像要散開似的，可是還掙扎着陪着媽媽，媽媽拉着我的手，臉上居然有了點笑容。局長進來了，把我扯出來，他就跟報紙上所形容的日本兵一樣，跟我要報酬。我沒的可給他，除了這條身子；他也不要別的，早看準我這條身子！

仲文 不是人！

洗太太 是局長！

劉媽 咬他！咬！

玉明 （不願說而非說出不可的）打？我身上連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嚙？怕媽媽聽見。他會把我的媽媽像塊磚頭似的扔出去。媽媽給我的這條身子，還爲媽媽丟掉。我要瘋，我

要扔下媽媽跑，跑，一直跑死！可是，一看媽媽臉上的笑容，我……洗太太，被他鬆佔了以後；我還在無可如何之中，希望他真是個小職員；逆來順受，先教媽媽的病好了，而後再解決別的。人永遠欺騙自己；我已經差不多是死了，還欺騙自己呢！我明知道一切是黑的，還偏偏假裝看見，也不是在哪兒好像有點光明！我把「自欺」與「希望」放在一塊了，教牠們成爲一個名詞。過了幾天，我全看明白了，全聽明白了。可是我還不願對局長報復，我還有更大的仇敵呢！

仲文 你是不是要逃？

玉明 全在你們倆手裏！洗太太，你總不會反對我逃走？

洗太太（極難找到一句話）就不管老太太啦？

玉明 媽媽，沒，沒，沒希望了！從今天下半年起，她的手一會兒比一會兒涼了！她現在還沒斷氣，我得先準備好怎麼逃跑。媽媽死後，我再想逃，就不容易了。局長不是教廳便吃過他兩碗飯的——哪怕是條狗呢——逃出他的手去的人。我老老實實的跟着他，既對不起你，洗太太，又對不起我自己。不跟着他，他會把我賣了。我得準備，等媽媽一斷氣，就趕緊跑！

劉媽 你要是往北逃，咱們作個伴兒；我隨你走，姑娘！

玉明（沒回答劉媽）洗太太，我已說出始末根由，希望你可憐我，別再恨我！我現在求你一件事，給我點錢，有二三十塊錢就夠！

仲文 大嫂有錢嗎？我這裏還有十幾塊。

洗太太（很和氣的）行，我給她二十塊錢！（送過去）玉明，我不能替我的男人道歉，我只能說我同情你，祝你一路平安！

仲文 在無可抵抗下所受的蹂躪，不過是點傷痕，像胳膊上中了一槍一樣。玉明，我勸你，不用讓這個傷痕影響到你的心理，別以為從此你就是個「黑」人，就永遠不敢抬頭看太陽。我和大嫂一樣，也不能替我哥哥道歉，可是，凡是我能幫助你的，你只管說就是了！

玉明 我謝謝你們！我得趕緊回去了！（剛要轉身）啊，洗太太，還有一句話，請你留神一個叫芳蜜的，她不是好人！她叫芳蜜！

劉媽 姑娘，你帶我走得了！你，我，是真吃了日本人的虧，所以我纔真恨日本人。我跟你去，你說咱們往北闖，好！咱們還怕什麼呢？你說，不往北，往南也好。咱倆在一塊兒，多少可以談談心，訴訴心中的委屈，是不是？再說，姑娘，你又是這麼和氣可愛的人！

玉明 你聽我的話兒吧！先在這兒好好的作事！再會，洗太太！再會，（看了仲文一眼。）
（外面有人聲，像楊先生！）

仲文 跟我來！別教他們看見你！（拉玉明出去，藏起來。）

劉媽 帶了我去！

洗太太 劉媽！有客人來了！

楊先生 （在門口）我先走，徐小姐還沒來過。（進了門）啊，洗太太！門房裏老宋，大概是睡着了，我們自己進來了，熟人，太熟了！

楊太太 （拉着芳蜜）洗太太，大嫂，我給你帶來了個好朋友，徐芳蜜！

洗太太 都坐吧！劉媽，倒茶！（極注意的看芳蜜）

楊先生 啊，劉媽，家裏有信啦吧？（沒等回答）沏點好茶葉，渴！五龍齋的廚子不知是犯了什麼病，菜鹹得要命！快去，劉媽！（劉媽下）

楊太太 二爺哪？今天我可給他帶啦美人來了！小姐呢？

洗太太 誰知道在屋裏幹什麼呢。

楊太太 老太太呢？不能這麼早就歇着吧？

洗太太 一個人在屋裏摸骨牌玩呢。

楊太太 怪可憐的！芳蜜，回來咱們陪老太太打幾圈？

楊先生 徐小姐的牌，我領教過了；洗老太太，洗太太，和楊太太，你們三個打一，也不是徐小姐的對手！

芳蜜 宣傳得過火了，有時候倒失了宣傳的作用。洗太太，不用聽楊先生的，我並沒多大本事。我只是膽子大，無論多麼大的牌，我敢下場。跟關人交際，最要緊是別露出窮相來！要說爲玩玩的話，我還是愛和老頭老太太們湊個小牌，一邊說着家長里短的，一邊手也不閒着。打大牌，輸得面紅過耳的，沒意思！

洗太太 （專爲敷衍）就是，打牌是玩玩，不是拚命。

楊太太 大嫂，我們給你帶來了喜信！

洗太太 還有喜信給我？（慘笑）

楊先生 真的！大嫂你得請請我們！

楊太太 我們見着局長了。局長對大嫂的困難，很同情，他立刻答應下家裏這點經濟問題絕不教你爲難。

洗太太 其實不解決也沒多大關係，反正餓死的是他自己的母親，老婆，孩子！

楊先生 別這麼說呀，大嫂，夫妻沒有隔夜的仇。大哥既肯讓步，大嫂也就用不着再生氣

了。大家和和氣氣的，這樣的年月，有吃有喝有小牌打，就是個造化！

楊太太 至於大嫂所最不放心的那點事，請你也放寬了心吧。（低下聲去）大哥弄的不過是個難民。弄來的時節很省錢，玩膩了給她個一塊八毛的她就得走路。大哥決不能把她弄到家裏來。一個難民，實在拿不出手去。長得倒還不壞，就是土頭土腦的，我本來還想盡義務去訓練她，改造她，後來一想，算了吧，她根本不是那個材料！大嫂，這件事，我敢保險，絕對不會有什麼發展！那一方面既沒有發展，你這方面也就別再固執。訓練丈夫，我敢當着老楊的面兒講，就是同教八哥說話似的，差不多就行；無論多聰明的八哥，也不能絲毫不差的像人似的說話。

（劉媽來倒茶）

劉媽！老太太呢？你去看看她老人家要是還沒歇着，你就說楊太太來了，請她老人家來說話兒。大嫂，不信你看着，我要是一對老太太說，老太太必定很喜歡。

（仲文進來，看看大家又要出去。）

洗太太 二弟，進來！

楊太太 二爺，你自己看，我給你帶來美人沒有？

（仲文沒哼一聲，坐在遠處；預備爲大嫂助戰。）

好大的架子！連人都不理！

楊先生 年輕的人愛掛火，還記着上次那點小小的誤會吧！大丈夫能屈能伸，我正式的向二

爺道歉！

（仲文沒動）

徐小姐，要能當着你的面前還這麼堅決，這麼不妥協，二爺是個英雄。

（芳蜜笑着微微向仲文一點頭，仲文仍不動。）

洗老太太（扶着劉媽）啊，楊太太來了，正悶得慌哪！

（大家都立起來）

都坐下！劉媽倒茶！（奔了祖母椅去）坐下。喲，這位小姐長得怎麼這麼俊哪？來，

我看看你，看這肉皮兒怎麼細呀，豆腐似的！

楊太太 這是徐小姐，不但長得好，本事還強呢，什麼都會！

洗老太太 我年輕的時候，手也很巧，什麼衣裳都是自己作！現在老了，手就跟木頭棍兒一

樣了！

（洗太太與劉媽耳語，劉媽點頭出去。）

芳蜜 我不會的事兒還多着呢，求老太太指教！

洗老太太 不用客氣！上我這兒來呀，就是不用客氣！楊太太知道，我心眼兒最實誠，永遠不挑剔這個那個的。

楊太太 一家子呀，就全仗着有位沒有脾氣的老太太！我有時候就想，我要是有像你老人家這樣一位婆婆，我敢保楊先生的事情就得更有起色。是不是，芳蜜？

芳蜜 老太太的經驗就是咱們的四書五經！

洗老太太 哪敢那麼比呀，那是聖人寫的！小姐可真會說話兒！

楊太太 老太太，我們來報個喜信！

（劉媽拿來毛絨背心，遞給洗太太，洗太太開始編打。）

局長啊，答應了，過日子的錢不再教大嫂爲難。

洗老太太 我說是不是？我的兒子，我還不知道？他不是無情無義的人。唉！這我就一塊石頭落了地啦！媳婦，你就教我省點心吧！他既肯照常給你錢，你也就得買着點好，別再跟他頂上不散。他一天在外，爲國事操心，回到家來，你再給他個不痛快，還能怪他發點脾氣嗎？他要娶個姨太太呀，教他娶，教他娶！天下的男人，沒有一個願意只守着一位太太的，局長想再娶一個，也真不算什麼出奇的事。作太太的呢？一過三五歲，就得拿出正太太的勁來，胖胖大大的，舒舒展展的，教人一看便恭而敬之，看

得出是正太太；讓那些小妖精們打扮得妖魔鬼道的，正好顯出她們是小太太，咱們是正太太！徐小姐，按說當着你這大姑娘，我不應當這樣的口敝，可是我說的實在是一片真理！

楊太太 連娶小的事也解決了，老太太！

洗老太太 那可好！那可好！怎麼辦的？誰給辦的？楊先生，又是你的功勞吧？

楊先生（很慚愧的）這回我走在了後頭，大哥自己辦的。

洗老太太 正像他！他凡事不求人，自己老有主意，老有辦法，我知道我的兒子！你們看見了沒有？

楊太太 看見了，是個難民，長得還順溜。

洗老太太 也好！給難民找個吃飯的地方！再說呢，要是個鄉下姑娘，也容易生小孩，倒不錯！那麼他打算往家裏接不接呢？

楊太太 大概一時先不接家來，因為小太太的媽，病得很重。

洗老太太 喲，還有媽哪？大概還不至於是壞人！好！好！

楊太太 大哥還答應了，教我們組織起來。

洗老太太 什麼意思？

楊太太 問芳蜜，她比我還更內行。芳蜜你說。

芳蜜 也沒有多少可說的。是這麼回事，老太太，我和楊太太都在外面很有緣，有不少好朋友，都是官員們的太太小姐。這個年月，男女平權，女人很能幫助男人們作點事，所以楊太太就對局長說了，好不好由楊太太，洗太太，我自己，組織起來。局長打外，我們打內，老爺活動，太太也活動，耳目靈通，人多勢衆，一定有不少的好處。局長答應了，派我和楊太太來和洗太太說。老太太以爲怎樣啊？

洗老太太 好意思，好意思！現在的事，我不大懂；可是作駙馬爺的總仗着公主的幫助，古今一理，是不是？

芳蜜 老太太可真有思想，有見解！

楊太太 那麼，洗太太，你看，局長願意，老太太也贊成，我們可就等你發表意見了。

洗太太 （放下編物，愣了一會兒）我是飯桶。臉子不漂亮，不摩登，應酬不週到，說話討人嫌，要是跟你們在一起呀，不但不能有功，倒許壞了事。

楊太太 話不是這麼說！大嫂，你要知道你是局長太太！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你忘了局長太太這四個字。就拿我說吧，我要是想見一個人：片子遞進去，人家一看，楊秀貞是誰？不見！大嫂，你就是長得像個老倭瓜，人們也得應酬你，你是局長太太，你說你

不漂亮，不摩登，你是不大注意大官們的太太，嘿！真有難看的！前天我看見一個，倒倒脚，大包子，臉和鐵鍋似的，還戴着黑眼鏡。可是她和老爺坐着大汽車，一下車，軍警趕忙喊「敬禮」，她家裏不定有幾個漂亮的小太太呢，可是這位黑傢伙伴坐汽車出來交際，活動；她是太太，那有什麼法兒呢？老太太看我說的對不對？

洗老太太 一點不錯！再說，媳婦雖然歲數大了點，要是肯修飾修飾，也還不至於太難看了。當我四十多歲的時候，我還很少相呢，擦上點粉哪，還挺好看的。一個女人，全仗胭脂粉的滙着；多嚙你不注意你的臉和鞋了，你就趕緊預備棺材吧！菱兒的媽，打起點精神來，跟徐小姐，楊太太們創練創練去！一天到晚老打毛線，教我看着心裏都鬧着慌！

芳蜜 咱們這是說閒話兒，誰可也別多心！昨天我看見一位女朋友，原本是個寒家出身，現在已作上了太太。她說的很有趣：作一個摩登太太，得要耳朵是廣播收音機，眼睛是望遠鏡，嘴是有聲電影！——會說，會唱，會接吻！多麼有意思！雖然是句笑話，裏邊可有些道理。

楊先生 有意思！有意思！徐小姐，她沒說摩登女子的心是什麼嗎？

芳蜜 她沒說。

仲文（實在忍不住了）根本就沒有那麼一件東西！

（楊氏夫婦與芳蜜一齊大笑，芳蜜笑得特別努力，而是對着仲文笑。）

淑菱（偷偷的進來）媽！（指了指芳蜜）

楊先生（擦着眼淚）喲，小姐！紅海給我寫了對聯沒有？

淑菱 不知道！問徐小姐吧，她老和紅海在一塊兒！

芳蜜 淑菱，你說什麼？啊，紅海啊；小姐，乘早兒別懷疑我；我知道他是你的朋友，我不

願意見他；可是他去找我，我也不好意思不教他進去不是？

淑菱 你不是還教他編輯刊物哪嗎？

芳蜜 我教他編刊物？嘔，也許那麼說過一句話，不大記得了。告訴你，小姐，你明天再見

着他的時候，你也說教他編刊物，他就老跟着你了。一個文化人聽說編刊物，就好像

咱們聽說百貨店大減價一樣，樂得心裏癢癢！

楊太太 咱們先說正事吧。（掏出個小紙條來）洗太太，芳蜜，注意！明天咱們去會婦女戒

烟總會會長項彰飛太太；十一點在此地會齊，十一點半到那裏；或者她會留咱們吃午

飯。吃過午飯，咱們去會高處長太太，跟她打聽那回事，芳蜜你記住，你發言，我

和洗太太幫腔。高處長太太要是留咱們打牌，咱們可是一致的說沒有功夫，記住；她

打牌專爲收頭兒錢！從高處長太太那裏出來，咱們上聯合俱樂部，那裏人多，消息自然也多。去到這三處，大概也就够累的了；看吧，到時候再說，高興再走走呢，就多走兩處；不高興呢，拉倒。好不好？洗大嫂，明天，還不止明天，大概在這一個月裏吧，咱們的工作完全是爲了大哥。大哥的事成功，老楊自然跟着往上升一步。大嫂你先別嫌麻煩，到處都有芳蜜和我呢；我們倆說話，大嫂你只須跟着笑笑，或提幾句閒話，就行。

洗太太 我沒那麼多的工夫，就是有工夫，我也沒那個精神。

楊先生
太太 大嫂！

洗老太太 楊太太，不用跟她費話了！我真沒見過這樣的女人！爲你自己丈夫的事，而且有人情願幫助你，你怎麼倒這麼浮下水，不上勁兒！沒看見過！沒看見過！

楊先生 老太太先別生氣。這麼辦，明天你們二位（指楊太太與芳蜜）到時候就來，看大嫂有工夫沒有。萬一大嫂真沒工夫呢，我有這麼個主意，教淑菱小姐代表局長太太！一來教小姐練習練習，二來局長小姐也很足以引起大家的敬重。小姐怎樣？

仲文 把淑菱除外！（立起來）要是你們非拉這裏的人去不可，我去；我是局長的弟弟，將

來我結婚後有了兒子，是局長姪子！一代傳一代，局長孫子，局長重孫子！

洗老太太 劉媽攙我起來！我受不了這個！你們叔嫂是怎麼啦？這麼漂亮可愛的徐小姐，這麼有人緣的楊先生楊太太來捧局長的場，來好心好意的幫助局長，你們倆，一個局長太太，一個局長的親手足，倒彷彿和局長有什麼仇似的，什麼道理，什麼心思呢？走，我管不了你們，可也不能在這裏看着你們把好朋友都得罪了；走，劉媽！

楊先生 老太太，別走！我還有主意。不過，這可得先跟芳蜜商議商議。

芳蜜 用不着跟我商議，老太太怎麼說就是！

楊先生 老太太，你若是認徐小姐作了乾女兒，即使大嫂不能多出去，有乾女兒去。還不是
一樣？

洗老太太 （轉怒爲喜）那我可不敢當，我那有造化，要這麼一朵鮮花似的小姐作乾姑娘呢！

芳蜜 得了，老太太就別謙虛了吧？我是行三鞠躬禮呢，還是磕頭呢？老太太說！

楊太太 當然是磕頭，當然！劉媽，拿墊子來！

芳蜜 （跪下去）媽！我這兒磕頭啦！

洗老太太 不敢當！不敢當！菱兒的媽，來攙攙你的乾妹妹！乾閨女，媽媽今天可拿不出什

麼禮物來，明天再找補！

楊太太 把壓箱底的好東西，給乾女兒找出一兩件來，老太太！

洗老太太 壓箱底的？這一打仗，丟了多少東西呀！

楊先生 可是，老太太，要是不打仗，大哥也許不能這麼快就升到局長啊。凡事都得兩面

看。有人纔能掙錢，人是活的，錢是死的；有大哥，還在乎丟點東西嗎？得，老太太，兒子是局長，又得了這麼如花似玉的乾女兒，這個仗簡直是爲老太太你一個人打的！

洗老太太 別那麼說，這都是你的好心；要專憑我老婆子，就會找到這麼好的女兒啦！

楊先生 老太太，你這麼一誇我不要緊，我又來了個主意！

楊太太 簡直是諸葛亮！

楊先生 老太太，想看看新兒媳婦不想？

洗老太太 她還沒來給我磕頭，我反正不能先去找她。我不反對我兒子納小，可是娶了小老

婆，連告訴我一聲也不告訴，總得算是失禮！這也不能都怪我兒子，總是那個小老婆不好，不懂規矩，不先來討我的喜歡！

楊先生 初六那天，不是我的生日嗎？我想，我請局長大哥把小太太帶了去。在我那裏教他給老太太磕頭，並且跟大家都見見面，又省事，又自然，好不好呢？

洗老太太 也好！對我的兒子，我永遠不爭執什麼。這不是我不愛講家規，我是怕緊自管教他，他心中一不痛快，再誤了國事！國事最要緊，誤了國事，就得丟官，那還了得！

楊先生 老太太高見，高見！好，就那麼辦啦；到那天，新媳婦必到，必給老太太磕頭，我保險！

淑菱 要是那個小難民去，我就不去！難民！難民！難民！我不能管難民叫媽！

洗老太太 菱兒！這要是教你爸爸聽見哪，你看他跟你鬧不鬧！古時候，正德皇帝還娶了李鳳姐呢；李鳳姐是個——

芳蜜 如今的女招待。

洗老太太 就是呀！女以男貴，古今一理！你乘早不用惹事，菱兒！得罪了你爸爸，就是得罪了飯碗！

芳蜜 小太太長得也還下得去，要是好好的打扮一下，很可以拿得出手去。

洗老太太 那就行了！有的人娶姨太太不論樣子，真有醜得像個母豬似的。我相信我的兒子還不至於那麼沒眼睛！

淑菱 爸爸有眼睛看誰美不美，可就是看不出來誰準姓什麼！

洗老太太 這又是什麼鬼話？

淑菱 你看哪，奶奶，你知道她——你的乾女兒——準姓什麼？

洗局長 （輕輕的進來）淑菱！你胡說什麼呢？睡覺去！

楊先生 局長！大哥！

楊太太 大哥！局長！

芳蜜 嘿嚶！

洗局長 （還接着對女兒說）國難期間，年輕輕的不知作些有益處的事，一天到晚亂跑亂說，是對得起國家，還是對得起自己？看我，我擁護政府，我決心抗戰，一個人作着五個人的事；有我這樣的爸爸，會有你這樣的女兒，想不到的事！去，出去！

洗老太太 咳！菱兒，咳！用得着哭嗎？自作自受！（淑菱下）

洗局長 媽，你老人家也該休息休息去！國難期間，老人家得加倍保重；老人家一不留神，鬧點病，也足以增加我們作兒女的顧慮，妨礙我們抗戰的工作。媽，該休息去吧，劉媽，攙着老太太！

洗老太太 你說的對，對！可是我也得告訴你一句，別爲抗戰把身體累壞，國和家可都仗着你呢！

洗局長 曉得了，媽；你就休息去好啦！

洗老太太（向大家）你們坐，我先休息會兒去！（馴服的出去）

楊先生 大哥坐下！楊太太，你報告一下，明天你們要作的都是什麼，請局長核准一下。

（洗太太收拾起編物，對客人們略一點頭，沒看丈夫，往外走。）

楊太太

（掏出紙條來）洗大嫂，別走！（看了看局長，局長沒任何表示，除了眼睛瞪着洗太太的背影。楊太太自己笑了笑，不再勸留；洗局長一直把太太瞪出去。見仲文也立起來）仲文也——（仲文沒出聲，揚臉往外走。局長也瞪他出去。）咳！

芳蜜 哥哥！嘔，我應當叫你哥哥了，知道嗎？老太太認了我作乾女兒！哥哥——

楊太太（唱）妹妹我愛你！

芳蜜 不要胡吵，楊！我說，哥哥，可別爲我們朋友，而把一家人弄得和睦了啊！

洗局長

和睦怎樣？不和睦怎樣？我不是個小說家，須把每個人的心理體貼入微；更不是個看護，須把他們都伺候舒服了。我是家長，他們都屬我管，他們得伺候我，體貼我！

回到家來，正如同到局子裏去，我是發命令的！我也能接受別人的命令，服從命令，那就要看彼此的地位了。我的地位教我在家里有絕對的勝利，假若仲文和我的老婆不願承認失敗，教他們另找地方去吃飯好了。在抗戰期間，誰都當盡力工作，在家里躡着算幹什麼的呢？既在這裏吃我，就得聽我的話；反抗麼，我會攥住他們的脖子，使

勁，使勁，非到跪在地上求饒，我決不撒手！（得意的停頓一會兒，欣賞着自己的餘威）剛纔你說什麼，楊？

楊先生 她們已定好了明天工作的計劃，請大哥，局長，看一看。

洗局長 用不着看。我信任朋友！不過，朋友們不忠於我呢，我也不是什麼好惹的；有信，還須有威，威信，威信，就是這個意思。啊，（乾笑了一下）芳蜜，你是怎回事，又怎麼認了乾娘？

芳蜜 老太太收了我作乾女兒。你願意有這麼個乾妹妹？

洗局長 當然嘍！來往更方便一些！（向楊）還有事沒有？沒事可以先走一步，我還得和芳蜜談一點要緊的事。

楊先生 沒什麼別的事兒了。就是，剛纔已跟老太太商議過，教新夫人到十二那一天，也到我那裏去，順手兒和大家見見面，省事而且自然。大哥，你要是願意的話，請賞給我兩桌菜，作爲新嫂子在我那裏出頭露面的一點小——小意思！

楊太太 恐怕新嫂子也沒有時樣的衣裳吧？是不是——

洗局長 我可以送給你兩桌菜，至於玉明去不去，我想——

楊太太 不用想了，教她去一會兒，見見老太太，見見大家；憑大哥你，娶了個小太太，還

用藏着嗎！

洗局長 什麼話兒呢！我教她藏着幹嗎？

楊太太 那麼都教給我好了，芳蜜那兒有衣裳，借給她穿穿，也就行了。

芳蜜 那好辦！我沒有別的財產，衣裳到還有幾件。

楊先生 就那麼辦了。太太咱們也該活動着吧？局長和徐小姐還有要緊的事商議呢。

楊太太 對哩，教人家乾兄妹談談心吧！哎喲，好累得忙！（同下）

洗局長 不送啊！（眼剛由門那邊移回，即盯住芳蜜，芳蜜半垂首的笑了笑，向前移了半

步。局長過去拉住她的手。）你爲什麼這樣美呢？你是不是人呢？

芳蜜 我大概不是仙女。

洗局長 我呢？

芳蜜 你是男性的象徵，老想征服一切女性！你連個難民也不放手！

洗局長 我不久就放了她。留着她，好像有點對不起你似的！

芳蜜 別胡扯啦！她就是個老鼠，你也不肯放了她！

洗局長 爲證明我說的不是假話，假若你明天告訴我，有誰——當然是咱們用得着的人嚟

——需要女的，我情願雙手奉送。拿姨太太送禮，並不自我始！

芳蜜 你太厲害！哼，你要是有機會賣了我，我敢保你能剛吻完我就教我上斷頭台！

洗局長 沒有的話！一萬個，一百萬個，女人裏也未必能有你這麼一個，這是真話！即使我的心是鐵的，也會教你給熔化成了汁漿！你說我是男性的象徵，要征服了一切女的；真的！我常常想，全世界的青年女子都吻過我，那纔够個男子漢的味兒，可是，又想到，那恐怕也沒多大意思，因為年青的女子未必都好看。天下的女子不都好看，是上帝的最大的錯誤！不過呢，一個美女就可以彌補這個缺陷，因為她一個人把女子的好處都顯露出來，而把女子的醜相都遮掩下去。有這麼一個美女，就把男人的心照亮了，教他知道了好歹與美醜。這個美女成爲他的理想，他的聖母，使他把對女子的普遍的侵略野心變爲溫和純潔的對一個理想的追求。

芳蜜 算了罷，這些話已聽過不止一次了；哪個男人都會說！男人，一般的說，比女人的口才高！

洗局長 口才高，膝磕再軟，就所向無敵了！算了，算了，算了，說些正經的。我是多麼實際的人，可是一見到你我就迷住了，狂了，忘其所以了！拿報告來！

芳蜜 已預備好（掏出一張粉紅色的紙來。）用藥水洗過，纔能看見字，你曉得？我已經告訴了你，用什麼藥水？

洗局長（點點頭）不失信，我也給你，（也掏出好幾張字紙來）你只給我一張小紙，我却

給你這麼多！誰教你美呢！那件事怎樣？

芳蜜（微微搖頭）不容易，郝培元的身後頭很硬！

洗局長 那就是說，政府非買那批材料不可，而且非他去買不可？

（芳蜜點點頭）

你等我想想！（自己倒了盃茶，漱了漱口，噴在痰盂內。）有辦法，有辦法。咱們弄不到手，也教郝培元弄不去；雖然咱們沒把事情爭過來，可是也教他知道知道咱們的厲害！

芳蜜 那不高明吧？要依着我看呀，我們此路不通，就另找別的路子；何必破壞了他的事，既對咱們沒有好處，而且傷了朋友呢？

洗局長 也對，也對！我這個人失之太硬，非有個溫柔聰明的女子給作參謀不可！我的參謀妹妹！

芳蜜 你等着，不要太急。事情多得很，咱們總會抓到一兩件的。長期抗戰就須有長遠的計劃，不許着急，不許着忙。咱們要沈住了氣，拿定了主意，耳聽四路，眼看八方，消息靈通，心裏穩當，聽的多，看得準，看準了，一下手就是地方，像壁虎捉小蟲那

樣！

洗局長 芳蜜，不用對我講理論吧！雖然我佩服你的聰明，熱愛你的美麗，我可是還沒糊塗，還不能睜着眼睛上當！我看哪，你並不熱心幫助我辦那件事，你一味的敷衍我，是不是呢！

芳蜜 假若你那麼看，也好；敷衍人原就是我的基本本事之一。

洗局長 （慘笑）我看，我的命要喪在你手中，剛纔那句話要是別人說的，不管他是男還是女，我會一拳打得他眼裏冒金星！我，對你，下不去手；沒辦法！

芳蜜 好哥哥，親哥哥，你聽我說！我可以不敷衍你，我有法子能教你毫不費力的就能得到十萬八萬的，甚至於幾十萬，就怕你——

洗局長 請你小心一點，你教我幹什麼都可以，除了當漢奸！

芳蜜 只作攬錢的官，而不作漢奸？假仁假義！

洗局長 假仁假義也並非沒個道理。貪污，不而倒了霉，還有方法打點，即使打點不通而殺了頭，也還不至於遺臭萬年；作漢奸可不那麼簡單了！貪污近乎人情，漢奸無可原諒！我心裏很清楚，很清楚，連你這樣的美人，也搖動不了我，在這一點上！

芳蜜 也不盡然！

洗局長 怎麼？

芳蜜（拍拍口袋）這是什麼？

洗局長 嘔，那個呀，哈哈，無關重要的幾個小消息！

芳蜜 我能叫這些小消息把你的腦袋掉下來！

洗局長（摸口袋）我彷彿也拿着你的一張什麼吧？

芳蜜（笑了笑）那只是一張紙，至多不過顏色還漂亮！

洗局長 你，不是說，藥水——

芳蜜 天下還沒有一種藥水可以洗出字來的，假若紙上本來沒有字！

洗局長（立起來）你敢騙我？（要撲她）

芳蜜（掏出槍來）這回該你抬起手來了，對不起！一方面，是我的美與錢；另一方面，是你的監獄與死亡；你自己挑選！一手是愛情與利益，一手是槍彈與危險，這是我們辦事規矩！坐下，好好的談談！

洗局長（坐下）殺了我，我不能作漢奸！

芳蜜 可笑！第一，作官攬錢就是漢奸，你已攬了不少錢，而且正託我幫忙你再多攬一點！

第二，你明知道我是什麼人，而願意和我合作！雙重漢奸，還有什麼可說？我現在不

過是依着你的心理，教你更多得些利益，更快得些利益，更容易得些利益！只要你有膽子，有本事，而且愛玩一玩，事情就都好辦了；不難，也沒有多大危險。我曉得你有膽子，有本事，恐怕就缺乏一點玩一玩的興趣。跟我，跟我，玩一玩，還不好嗎？無論怎樣，我總比你那個小難民有意思吧？

洗局長 我心裏很亂！

芳蜜 想一想，想一想，（輕拍他的肩）我並不逼迫你馬上簽字蓋章。你是條男兒漢，你有你自己的主張。即使你始終不肯答應我，你我還是好朋友，對不對？

（淑菱偷偷的進來）

洗局長 怎麼，教你睡覺去，幹嗎又出來了？

淑菱 （很勇敢的）我來告訴你兩件事：第一件，她並不姓徐。她沒有準姓。

芳蜜 我的姓和我的衣裳似的，勤換着點兒啊，新鮮！小姐，不用懷疑我，我是誠心誠意的幫助你的爸爸多作點事，多進點錢；好多給你作新衣裳穿呀！

淑菱 我不相信你，除非你誠心誠意的放開紅海！

芳蜜 他除了給我作點小事，和我沒別的關係！

洗局長 去！不要搗亂！告訴你，你要再跟紅海在一塊，我就連一個銅板也不給你；去！

淑菱 等我說完了！第二件，媽媽在屋裏哭呢，你看看去！

洗局長 活該她哭！去！

（淑菱瞪了他們一眼，往外走。）

芳蜜 跟我玩玩去？（拉住他的手）

洗局長 也好。

（幕）

舞

第四幕

時間：楊先生所說的十二號——初六，午飯前。

地點：楊宅客廳，現改爲壽堂。像一般的壽堂一樣，有紅燭，壽字，紅幛，長短不齊的壽聯，鋪着紅氈的椅，圍着繡裙的桌，黑白瓜子，香烟，賀客……壽堂之後，隔窗可見，男女或圍桌竹戰，或來往嬉笑。

人物

賀客若干，各形各色。

偵探長一，偵探前後共五人，衛兵二人。

重要人物同前。

幕啓

楊先生（見淑菱進來）歡迎，歡迎！小姐，老太太，局長太太，仲文先生都來吧？他們不來，不能開飯！

淑菱 先行禮吧？

楊先生 說說就是了，說說就是了，還真行禮，不敢當！不敢當！來，來，小姐，給我做招

特員，多幫忙！（把小姐領到一旁）記住！凡是掛招待條子的，都是頭等客，開飯的時候往這裏讓；不掛條的，二等客，往後邊讓；酒席稍有差別；記住！

淑菱 沒有三等客？

楊先生 那能分得那麼細呢？大概的，大概的，分分就是了。（看進來一位賀客，向她伸出二指）呀，馬大哥，後邊坐，後邊坐！免禮免禮，不敢當！勞駕勞駕，後邊坐！

馬大哥 （獻紅封）一點小意思！

楊先生 不，不，不！大哥來到就是了！（接過封來，看了看）謝，謝，謝謝！（又向淑菱伸二指，低聲的）都要是這樣呀，（掂了掂封兒）得賠錢！

楊太太 （從後邊來）嘿，淑菱小姐！老太太，太太，二爺，怎麼還不來？

淑菱 馬上就來！她們也得算頭等吧？

楊太太 當然！當然！小姐可多幫忙，別弄亂了！

洗老太太 （扶着劉媽）你倒是慢着點走啊，看拉我個跟頭！

楊先生
太太 老太太！（一齊過去攙着她）真賞臉！這麼大歲數了！

（楊先生給老太太掛條子）

洗老太太 粥，幹嗎還教我戴上條兒啊？

淑菱 奶奶是頭等客，在這邊吃。酒席不一樣！

洗老太太 愛多嘴的丫頭！劉媽！你看這個鄉下娘們！不提着禮盒，她跨在胳膊上！拿來！

禮盒！

楊太太 老太太還賞東西！老楊，你就接過去吧，借老太太點壽！

楊先生 （一邊接禮盒，一邊掏口袋，掏了許多小紅紙包，逐一的細看，挑了一個，給劉媽）謝謝老太太！劉媽，拿去！不用謝，太太，給老太太多墊上個墊子！

楊太太 （一邊扶老太太坐下，一邊說。）老太太的乾女兒，怎麼還不來；她一來，就有人陪老太太說話了！

洗老太太 可不是，她的小嘴真會說話！楊太太，你忙去吧，不必張羅我！

淑菱 （拉住楊太太）芳蜜來嗎？（見楊太太點頭）她要是還不放開紅海，我跟她打架！

楊太太 可別在這裏打架呀，今天是老楊的好日子，總得取個吉利，你別錯看了芳蜜，她的心眼並不壞！

淑菱 你知道嗎！她並不姓徐？

楊太太 紅海也不姓紅啊，那有什麼關係！好，好小姐，你在這兒陪陪老太太，我到後邊看

看去。

楊先生（陪着洗老太太）大哥一定來吧？他要來，可塌了我的台！辦婚事得有主壽人，辦壽也得有主壽人；大哥就是我的主壽人！

洗老太太 我想，他一定來，你們這樣的朋友！他可是忙啊，怪可憐的，一天忙到晚！也真有本事！我說，那個小太太來不來呀？

楊先生 一定來，楊太太跟她說好了。她待一會兒要是還不來，我派車接她去！

淑菱 不來頂好。哼，那麼點的小媽！

洗老太太 菱兒，在這裏可不准胡說！

（從後面轉過來兩位男賀客，楊先生忙着招呼。）

賀客甲 楊大哥，還不該吃着嗎？

楊先生 稍微等一等，等等洗局長。

賀客乙 等等也好，餓够了勁，足吃！（用手中的報紙捲輕敲了楊先生一下）楊，這兩天漢

奸又鬧得兇。（低了點聲）外面絕對聽不到的消息，連咱們一點還不知道，會教人家那邊知道了！怎麼知道的呢？

賀客甲 人家有組織，無孔不入！

楊先生 我的眼睛敢說够尖的了，我就沒看見過一個漢奸！我總不相信那些事兒，都是謠言，都是謠言！我就這麼說，要真有漢奸的話，我應當頭一個知道，我的眼皮子寬，三教九流，無所不知；拿住幾個漢奸，不是還有賞哪嗎？閒着也是閒着，我何不拿幾個漢奸，弄點零錢花？

賀客乙 楊大哥說的也對。

賀客甲 可是走露消息，出賣情報，也是千真萬確的事。據說漢奸裏面，還有不少女的呢，都是很漂亮的大姑娘！

楊先生 那更是瞎扯！楊太太膽子大不大？大，很大！不信你今天給她一萬塊錢，說，你去當漢奸！她，連她，也不敢幹！

賀客甲 可是人家也並不那麼傻呀，人家會設法利用你，給你點便宜，而教你不知道自己是作漢奸呢！有好些好玩的少爺小姐們上了這個當，千真萬確！

洗老太太 他們說什麼哪？

淑菱 說現在有漢奸。

洗老太太 啊，又鬧漢奸哪？打仗還不够受的，還鬧漢奸，什麼年月！

楊先生 老太太不用着急，我說沒有漢奸，就是沒有！都是謠言！

洗老太太 謠言太多了！爲什麼閒着沒事造謠言玩呢？

淑菱 我看芳蜜就是漢奸，她沒有準姓！

楊先生 洗小姐！

洗老太太 菱兒，怎麼血口噴人，胡說八道呢！

楊先生 徐小姐不來，洗局長也不來，真教我着急！老太太餓不餓呢？先給老人家開飯。

好不好？

洗老太太 我一點也不餓，我等着跟我乾女兒一塊兒吃！

楊先生 那好極了，（向二賀客）咱們稍微等一下，大家大概是怕空襲，不敢早來！

淑菱 楊先生，你不是說還有歌女嗎？她們什麼時候來？

楊先生 總得到兩點鐘纔能來。

洗老太太 菱兒，等她們來了，你可不准跟她們在一塊攪合去！

楊先生 老太太，我找來的歌女都規規矩矩，沒錯兒！

淑菱 歌女也算摩登女子吧？

楊先生 當然，當然，凡是露着胳膊的都算摩登！啊，局長太太來了！得，洗太太一到，

算來了三分之一的局長！

淑菱（從楊先生袋中抽出個綢條來）媽！頭等客！

楊先生 歡迎，歡迎之至！（向後面）楊太太來呀，局長太太！

洗太太 給楊先生拜壽！

楊先生 不敢當！不敢當！洗太太陪老太太吧！

楊太太（從後面跑來）大嫂！今天你又年輕了好幾歲！這個顏色的袍子正合你的適，可真好！來坐！劉媽，你幫着倒茶！可真够我一個人忙的！

楊先生 等你過四十生日的時候，我加倍幫忙！

楊太太 我？我願越長越小，永遠到不了四十！怎麼說來着？「四十而——」

楊先生 「不惑」！

楊太太 對了！你想想吧，一個女人到四十要沒有了誘惑的能力，還活個什麼勁兒！嘿，仲文！我一猜就猜到，大嫂來，你必來。

仲文 來看看，有人敢欺侮我大嫂沒有！

楊先生 不用跟她逗嘴，來，這邊坐！（向二賀客）給陪一陪，洗局長的弟弟！

淑菱（又拿過綢條來）又一個頭等！

楊先生 局長還不來，教人着急！

楊太太 芳蜜是怎麼了？女客裏沒有她，就不會熱鬧起來！

淑菱 紅海！紅海來了！

楊先生 紅海！對聯呢？

紅海 （神色驚惶）等我先喘喘氣！

楊太太 你怎麼啦？見着芳蜜沒有？她爲什麼還不來？

紅海 淑菱，我得走，我得上前線去！我來辭行！

淑菱 怎回事呢？

楊先生 先別講辭行，我的對聯呢？

紅海 楊，你借給我二十塊錢，我得走，馬上走！

楊先生 我？你沒拿來對聯，反倒跟我借錢！我這是辦壽，不是小本經營貸款處！

淑菱 到底怎回事呢？

紅海 這兩三天了，我身後老有人跟着，像影兒隨着身子那樣。我吃飯，走路，找朋友，

邊老有人釘梢，前天我回到家裏一看，連箱子帶匣子，都被人家給翻過了；不是賊，

絕不是賊，因爲沒丟別的，只丟了一捲稿子，和幾封信！

淑菱 什麼稿子？誰的信？

紅海 稿子是芳蜜交給我的。

淑菱 你看過沒有？

紅海 沒有。我想湊齊了一塊兒看。一氣看完，我好寫編輯後記。

淑菱 信呢？

紅海 也是芳蜜交給我，教我替她存着的。我偷偷的看了一封，是洗局長給她的。

楊太太 洗局長和芳蜜是朋友，你要知道。

紅海 是呀，我知道，所以我就決定給芳蜜寫封萬言書；洗局長也許比我本事大，可是我的天才，他比不了，比不了！局長是芳蜜的朋友，我也是芳蜜的朋友；三人行，必有我愛焉，我得顯顯本領！萬言書直寫了一天一夜，今天早上五點鐘，我就出了門，想遞上我的萬言書去。好，剛一出門，那個釘梢的又在門外等着我呢！我決定跟他來個步行比賽，繞，繞，我跟他繞；一直繞到這裏，算是把他繞糊塗了！可是，說不定，他就會又找到我！他爲什麼跟着我？想像不出來！難道那一捲稿子，那幾封信，有毛病？不能啊，芳蜜交給我的東西，怎麼有毛病呢？

淑菱 哼，也許你的偉大的女友就不大可靠吧？

紅海 那怎能！以我的天才與聰明，能看不出誰好誰壞來，笑話，笑話！楊先生給我二

錢，我先去躲一躲；等我那部中國文化史出版，拿到版稅，一定還給你！

淑菱 楊先生，你也借給我二十塊錢，我同他一塊兒走！只要他離開芳蜜，我就不怪他！

楊先生 我辦這回壽，還不一定能賺夠本兒呢，又教我往外拿四十塊？這是哪裏的事呢？

紅海 好了，你不借給我錢，我只好藏在你這裏；偵探來了，你去應付。

楊先生 那我辦不了！

紅海 快着決定，等偵探來到，就不好辦了！

淑菱 你借給我們，快！

仲文 淑菱，你不能跟他去，你要是老跟他在一塊兒，你身後也許跟上偵探！我看紅海先生

不過是個沒心沒肺的人，人家要是拿他開玩笑，賣了去，他還以為人家是好朋友呢！

紅海先生，我這兒有十塊錢，拿去，快走！

淑菱 我不能教他走！我是局長的女兒，偵探敢把我怎樣了？

楊先生 有人給你十塊錢，就走吧；何必一定非跟我過不去呢？

紅海 好了，我走！淑菱，我必有信給你！

淑菱 我也走，紅海，咱們一同走，一對流浪的文化人，多麼有意思！

洗老太太 菱兒，聽我的話！你要是好好的在家裏，我一高興，就給你一隻金鐲子！

仲文 教他走！他走了，不是就躲開芳蜜了嗎？

淑菱 也對！奶奶你準給我一隻金鑷子？好啦！紅海，咱們通信吧！

紅海 請你告訴芳蜜，我找了她好幾次，都沒找到！告訴她，我的身體雖然不一定上哪裏去，我的心可老隨着她！

淑菱 滾！永遠別再教我看見你的猴兒臉！二叔，把十塊錢要回來！芳蜜！芳蜜就是漢奸！

你瞎眼的東西！

楊太太 這是哪一齣呢？什麼話呢？都看我了，今天是老楊的好日子，得求個吉利！好紅海，拿着十塊錢就走吧！

紅海 楊先生，你會後悔的；今天你不幫助我，日後我會報復你！（下）

淑菱 嘔，紅海！出門留點神，進旁邊那個小巷子！等等，我還是跟你走！

洗老太太 來，菱兒，在我這兒坐一會兒來！不准哭，今天是楊先生的好日子！他拿着十塊錢，走兩天就會花光！

淑菱 嘔，愛情最大的障礙就是錢！

楊先生 要是局長在這兒，沒這個事！對聯，我給送去的紙！沒給寫來，也不把紙退回，還要借二十塊錢；什麼事呢！

楊太太 老楊，可不准生氣啊，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楊先生 我沒生氣；就是有氣，也不敢當着諸位親友發洩不是？哈哈！

楊太太 芳蜜要是在這兒，也不至於這麼糟。她能教年輕的人隨着她的小手指頭轉！

淑菱 你要再說芳蜜，我可真回家了！

洗老太太 菱兒！

楊先生 （見進來偵探）這又是怎回事？

偵探 你姓楊？啊，有個紅海你認識？啊，他是你什麼人？

楊先生 朋友，朋友！

偵探 他現在沒在這裏？

楊先生 沒有！

偵探 來過了？

楊先生 來過，又走了。

偵探 沒說上哪兒？

楊先生 他說上前線。

偵探 嘔！

楊先生 打聽他作什麼？

偵探 那是我的事！你今天辦喜事？

楊先生 對了，辦壽，我四十的生日；請在這兒吃杯酒！

偵探 還有公事。那位小姐是？

楊先生 洗局長的小姐！

偵探 嘔，洗小姐！小姐你常和紅海在一起？

淑菱 （遲頓了會兒）沒有！

偵探 局長的小姐，就是實話實說也沒關係，以後請少跟他來往！對不起，洗小姐！對不

起，楊先生！（下）

楊先生 不喝盅酒嗎？嘿，看我這個生日！

仲文 淑菱，看見沒有？

淑菱 紅海不能是漢奸，要有漢奸，就是芳蜜！

楊太太 淑菱小姐，我真要和小姐你拌嘴了！怎你一口咬定她是壞人呢？洗老太太，你看，

我和老楊都仗着多交朋友，有人緣吃飯。我們絕對不懷疑任何人，願意和我們來往的
都是朋友！以芳蜜說，她真是熱心幫朋友的忙，熱心腸，好脾氣！小姐，你可千萬再

這麼說！洗局長還和芳蜜常來往呢；她要是壞人，難道局長還看不出來？

楊先生 不過，這個事可相當的嚴重了，偵探不是假的！（轉臉）噯！越來越出奇了，穿着孝的也來了！劉媽快去攔着點！我是辦喜壽，不是辦喪事！嘿！

（劉媽出去把玉明攙進來）

楊先生 （趕上幾步）別往裏攙！她穿着孝哪！

玉明 不是你教我來的？

楊先生 我可沒教你來吊孝啊！這是什麼事呢！

玉明 （向洗太太走去）洗太太，我來告辭。媽媽死了！（要哭強制住）從此，我的身體又可以是我自己的了！我決不和局長搗亂，我的仇人是日本，我到北邊去算賬！

劉媽 洗太太，我跟你辭工，跟了她去。也許還能找到家裏的人！

洗太太 你別走吧，劉媽，我們都待你不錯。

劉媽 真不錯！可是我這肚子委屈，你們誰也不明白；她（指玉明）能明白，她真受過苦，我真受過苦，我倆能彼此明白；別人——我就跟了她去！

洗太太 你真要走。我也攔不住，你可好好照應着她！（向仲文）有劉媽跟着她，多少有個照應！玉明，你母親的尸首呢？

玉明 埋了，埋在山坡上了！洗太太，我得快走！我不應當來，可是我總覺得一個人應當光明磊落，當着你們大家的面，我走開，心裏纔痛快！就是局長在這兒，我也不怕；反之，我倒可以當着大家的面宣佈宣佈他的罪惡。

洗老太太 這個小丫頭瘋了吧！

楊太太 不瘋了能穿着孝來？

洗老太太 你敢說局長不好？太大胆了！太大胆了！

玉明 劉媽，真跟我走？走！老太太，我不對你說別的，我就可惜你這個歲數！（拉劉媽往外走，仲文趕上去。）

洗老太太 仲文，你幹嗎去？你老吃裏爬外，不向着你哥哥！

仲文 送她們幾步，就回來！（趕出去）

楊先生 這就開飯啊，快回來！這哪像辦壽呢！

楊太太 你專顧了辦壽！還不去追回她來哪！待會兒局長來到，一問，嘔，玉明是從咱們這裏跑出去的；他要跟你要人，你賠得起嗎？

洗老太太 也不能叫劉媽走，她還多拿着八天的工錢，沒作够了日子哪！

楊先生 追回來，怎辦呢？

楊太太 不追回來，局長要人怎辦呢？

楊先生 嘿！嘿！都是我，愛管閒事，報應！報應！我去追！（又停住）我這是辦壽哪嗎？

洗太太 追回來，她會碰死在這兒！

楊太太 大嫂倒不必擔那個心！老楊，追去！

楊先生 追！（要往外跑，被仲文迎面攔住）她倆呢？

仲文 少管事，都有我呢！

楊太太 二爺，你真能橫打鼻梁，負起責任來嗎？

洗老太太 仲文，別把禍攔到你自己身上去，你知道你哥哥的脾氣！

仲文 沒關係，媽！

畢科長 （彷彿誰也沒理會他進來，極客氣的向楊先生說）這位先生，非常的對不起！我們局長沒來嗎？

楊先生 一定來，我們正等他來，好開飯。

畢科長 局長今天沒到局子去。這兒有件緊要的公事，我到局長公館請示，聽說今天局長到這裏來，所以又趕到府上，對不起！先生今天是辦壽？

楊先生 哪裏，請朋友們來玩玩就是了。

畢科長 太倉卒，太倉卒！（掏出個封兒來）臨時現備辦的，來不及選擇禮物，小意思！我

可以在這兒等一等局長？

楊先生 當然了，當然！太客氣了，哪敢？（接過封兒去）這邊坐，坐！仲文，陪一陪！

（向賀客甲乙）二位也給陪一陪，等候局長的！局裏的科長！

賀客甲 科長，貴姓？

畢科長 畢，賤姓畢。

賀客甲 久仰！久仰！

楊先生 （離開畢科長，向楊太太）我到後面招待招待！

畢科長 沒領教？

賀客甲 （說出姓名，沒人能聽得出，又說了一遍，似乎像）小瀧三。

畢科長 久仰，久仰；（向乙）這位先生？

賀客乙 （絕對不願說清楚，極客氣而混含，好像）土地堂。

畢科長 久仰！貴恭喜？

賀客乙 混飯吃而已，混飯吃。

賀客甲 近來有什麼消息，科長？

畢科長 沒什麼消息；公事呀忙，下了班也就沒工夫去打聽什麼了！

賀客乙 大家都是如此。下班後，也就是聽聽戲呀，看看歌女呀，還可以換換腦筋；簡直沒有別的辦法。讀書吧，當初在學校的時候，已把書讀通；現在簡直沒有什麼可讀的。家眷又不在這裏，在屋裏呆着，實在太苦悶！只好找地方去消遣消遣！

畢科長 至理名言！一語道破！戲班子，歌女，飯店，都發了財，都發了財！也是時勢造財主！

賀客甲 好個時勢造財主！不過呢，人家總是也有些真本事！

畢科長 我承認他們有本事，可是教咱們去作那些事，也未必不比他們作得更好。不過我們的身分，身分，教我們總怪不好意思！身分誤盡了天下英雄！

賀客乙 慨乎言之！

畢科長 我就佩服敝局局長，那真是個人才，精明，會作官，永遠不丟了機會；真是學問經濟，兼而有之！啊（向仲文）局長的令弟，令兄真是人才。我沒看他消極過，苦悶過！老那麼精神，老那麼負責，身分高，手段好，名利兼收！只有洗局長，是咱們的模範人物；他，洗局長，能不失書生的本色，身分，而且能不像咱們這樣寒酸！仲

文先生，局長現在手裏總可以有——不該這麼問！不過是閒談，閒談！局長最信任兄弟，兄弟自信還會當差，還有個忠心；別的好處沒有，就是忠於局長，（見仲文不出聲）仲文先生，請求一點小事，給我介紹一下，見見局長老太太！

仲文 好吧。媽，畢科長要見見局長老太太！

洗老太太 啊，畢科長，跟我的兒子當差呀？

畢科長 局長的栽培！我常到公館去，可是總沒得機會給老夫人請安！

洗老太太 看科長多麼會說話呀！菱兒的媽，你也見見！

畢科長 嘔，局長太太！我常到府上去，總沒得機會給太太請安！以後，公館裏要什麼，給

我個電話，馬上送到！不必一定由局長交派，由太太給我個電話就行！

洗老太太 多麼會當差！

畢科長 老太太的抬舉，沒有本事，就仗着點忠心。我崇拜局長，忠於局長，只求局長不嫌我愚笨，老有我這碗飯吃！

洗老太太 我深知我的兒子，他的眼裏不藏沙子！他認識誰好誰歹！你對他忠心，他就真心待你；你對他耍壞，他就給你個厲害看看！

楊太太 一點不錯，局長真是條漢子。有剛有柔，精明強幹！

畢科長 現在的幾位局長，就屬我們局長紅，一點不假！

楊太太 局長怎麼還不來呢？

畢科長 忙，局長忙，一天起馬有五個飯局！啊！這是局長小姐吧？長得多麼聰明秀氣！小姐以後要什麼紙墨筆硯哪，給我個電話，馬上送到！

淑菱 要絲襪子也行吧？

畢科長 大概也可以，哈哈，小姐真會說話！

淑菱 局長準教你給徐芳蜜小姐送過絲襪子吧？

畢科長 沒有，沒有！局長是不苟言，不苟笑的人！我可不敢亂說！小姐，多麼天真！

楊先生 （從後面轉來）我說，大哥，局長，怎麼還不來呢！

畢科長 等一等，天還早呢！一點鐘擺席不晚！

淑菱 楊先生，乾脆咱們折乾好不好？你給我一塊五毛錢，我到外邊吃去；我的肚子裏已經直叫喚！

洗老太太 菱兒呀，菱兒呀，你可真太沒規矩了！

畢科長 聽，來了！我會聽局長的車怎麼響。是，對！

（楊先生，楊太太，畢科長，都往外跑。運賀客也受了傳染，前進數步。仲文向洗太

太一笑。淑菱藏在老太太背後。

洗局長（似領隊的雄鷄那麼威武）不晚吧？

楊先生 不晚！我們都等着局長呢，連老太太都不肯先吃！

洗局長 等我幹什麼，我已經吃過飯了。

楊太太 大哥！你可太——

畢科長 吃過飯，再喝兩盅酒總可以，局長的量，我知道，海量！

洗局長 你們太難了，怎麼可以餓着老太太呢！媽，你不是年輕的人了，怎麼還老不小心呢？餓過了火，回來再吃多了，又得不舒服好幾天！在這抗戰期間，一切東西是貴

的，特別是藥品！

洗老太太 我是想啊，等等你和我的乾女兒，一片好心！

洗局長（瞪了太太一眼，而向淑菱發言）你這麼大姑娘了，就不懂得伺候伺，祖母，留點

心？

楊先生 都是我的錯兒！不過，可也情有可原，我們一致的要等你，跟你一塊兒喝兩盅酒！

連不認識你的朋友全這麼說，是不是？（向賀客）

賀客甲 是，就是！久仰局長大名；今天的機會實在難得！

洗局長 乙（向後面打了一眼）怎麼？沒吃飯就打上啦？

洗太太 他們是專為打牌來的，我要是請他們早五點來，他們也不會推辭！

洗局長 國難期間！國難期間！（慨嘆）

楊先生 大哥，下午要是沒事的話，咱們還得玩玩呢！

洗局長 我？我哪天沒事呢？告訴你，忙慣了的人，坐下打牌就起急！我現在連四圈都打不

下來，起急！

楊太太 牌九野蠻一點，可是痛快！

楊先生 局長要是高興推推，也有人奉陪！

洗局長 再說，再說，那不是什麼要務。芳——啊，徐小姐還沒來？

楊太太 她難道是病了？怎麼會還不來呢？

洗局長 頂好先給老太太開飯，別再等她！

楊先生 我去招呼廚子！大哥，還沒謝謝你呢！老太太賞了禮物，大哥你還送來酒席！

洗局長 不是你那天要求我送的嗎？

楊先生 那是說着玩，怎麼就認真起來呢！

洗局長 我這個人就是剛正誠實。問畢科長，我無論作什麼都要公平正直，說什麼就辦什麼，我對我所說的負完全責任；我所說的都正直，所以更得無愧於心的負起責任去辦。啊，我說送你兩桌菜，就必定送來，那絕對沒錯兒！我說，玉明怎麼不來？聽明白了，我當初就不願教她來，現在也並不盼望她來。不過，你得既說她必能來，所以我倒要問問。我這個人，說一句話算一句話；恐怕別人就不容易作到了！楊，她來不來？假若她答應了來，而現在還沒來到，我好派人告訴她不必來。假若你根本就沒跟她說好呢，也沒多大關係，至多不過是證明你的能力並不像你自己所想的那麼大了。

楊先生
太太 （都傷了）她——

淑菱 她來過了！

洗局長 你少說話！（趕快的向楊）怎麼，她來過了？她又上哪裏去了呢？

楊先生 她來過了！

洗局長 那我已經知道了！我現在問，她又上哪兒去了？你知道，你教她來的，由你這個門

裏出去以後，就由你負責！

楊太太 仲文，這可到了誰負責的時候了，你該說話了吧？

洗局長 嘔，仲文也敢負責任？！

仲文 我負責！我教她走的！

洗老太太 仲文！記住，你這是對你哥哥說話呢！

洗局長 沒有我的命令，你有什麼理由，什麼權利，教她走呢？嘔，你以為我多弄一個小娘們與你的臉面上不好看嗎？你以為家長是你，不是我嗎？你以為你可以出主意，不必請示我嗎？

楊太太 得了，局長，老楊一年纔有這麼一天，給他點面子！給他點面子！芳蜜這小東西還不來，她要是在這兒，什麼都好辦了！

洗局長 我向各位朋友道歉（向賀客們一點頭）我不該這樣攪擾了大家的喜酒！可是，原諒我，我是個直性漢子，心裏存不住事！我必須問明白，問個水落石出！

賀客們 很好！局長應當那麼辦！

洗局長 好了，仲文，說！

洗老太太 仲文，小心點！

仲文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我看應當把她放走，就把她放了。像打開籠門放走一隻小鳥！當着這麼些人，我不願多說什麼！你作的事你自己明白！

洗局長 請不必顧全我的面子吧！我作的事永遠正大光明，不但怕叫大家知道，而且願意教大家知道！不信，咱們教大家聽聽，我娶個小老婆，我的弟弟把她放了走，這合理不合理？

賀客們 （微微的搖頭，又略示讚嘆，以便兩面都不得罪）你看！你看！

洗局長 你把她放走了？你賠！一隻小鳥，就是個臭蟲，只要我想留着牠，別人就不能動她！

仲文 小鳥的比喻，也許不大很對；我——

洗局長 說！說呀，你看！

洗老太太 仲文，你出去一會兒好不好？幹嗎招你哥哥生氣呢！他有國事在身，他不是個閒在人。

洗局長 老太太，用不着你說話，看我今天教訓教訓他！

楊先生 局長！都是一個人的錯兒！把錯兒都放在我身上，待兩天我從新給局長物色個人兒還不行嗎？我真要給大哥跪下了！

楊太太 完了，完了！都不用再說什麼囉！局長，我和老楊一定寫給局長物色個新的人兒！

洗局長 問題不在那個；什麼新人舊人的！我是問仲文到底他是什麼心意；他若是把話說明白了，我還許原諒了他呢！我這個人辦事永遠講究心明眼亮，公平正直！

仲文 告訴你吧！

洗老太太 我——菱兒，咱們不必等吃飯了，回家吧？

楊太太 老太太！稍等一等！他們弟兄是閒談話兒，不要緊，老太太只管放心！

仲文 我不再提什麼小鳥，我得這麼說：有個逃難的小姐，被人霸佔了。當時，她沒有任何抵抗力，她沒辦法！現在，她的腿自由了，她覺得她應當走，可以走；所以我放走了她！我並沒幫助他什麼，我只是覺得放她走足以爲那個人——不幸的很，他是我的哥哥——減輕一點罪惡，使我自己的良心稍微舒服一點！

洗局長 嘔！原來是爲我減輕罪惡！很奇怪，我向來不知道我有罪惡，也沒想到過，吃着我的飯的人會覺得我有罪惡！好！你把她放走的？請分神把她找回來！不然，我會辦你拐帶人口的罪名！

洗老太太 仲文，就快去找吧，連劉媽也找回來！

洗局長 怎麼，劉媽也走了？也是你放的？她受了什麼壓迫？又是我的什麼罪惡吧？

洗太太（不願說話，但要幫助仲文）劉媽要回家，我就教他走了。

洗局長 嘔，這很簡單！你放走老媽子，從此不許你再雇女僕就是了；簡單得很！（乾笑了兩聲）倒還是仲文的工作繁重一點，請吧，去找她！怎麼着；找不到，你知道我不至於沒法子懲辦你！

洗老太太 就快去吧，仲文！（仲文不動）

洗局長 老太太，不用催他；有三點鐘的工夫呢！那個，畢科長，咱們先辦咱們的事。

畢科長 來了一件緊要的公事！（極慎重而顯着匆忙的拿出公文來）

洗局長（看了仲文一眼，接過公文來，拆開，又看了大家一眼，然後纔看公文。看了，皺上眉。又看了一遍，手顫起來。擦了擦眼，再看；身子一軟，坐在附近的一張椅子上，再看公文。）畢科長！

畢科長 怎麼了！局長！

楊先生 倒杯茶來，是不是心中不舒服？

洗局長 你的賬，你的賬！趕緊回去弄清了賬！我馬上就來，你先走！

畢科長 是！是！局長！我可以？（伸手要公文）

洗局長（要遞公文，可是用力一折，放在袋中）我還有辦法！有辦法！我不會失敗！

畢科長 是不是辦交代？我好——

洗局長 （無可如何的點點頭）快走 我馬上就來！

畢科長 想不到的事，想不到的事！（忙中仍未忘深深鞠躬）（下）

楊先生 爲什麼呢？大哥！

洗局長 沒關係！勝負兵家常理；敗了，再打就是了！

洗老太太 怎麼了？怎麼了？不是又警報啦？

洗局長 不是！沒什麼事！楊，給她們開飯；一吃飯就都不開腔了！

洗太太 現在，我可以對你說兩句話了吧？

洗局長 咱們倆不過話！你不能幫助我，也不肯幫助我，我會獨自鬪爭！我作局長，你便是

局長太太；我撤了差，你還是洗太太；等我明天再弄上官，你又是什麼什麼太太。這

是你的命好，沒有別的可說。

洗太太 我並不希望你老作官——

洗局長 對了，你願意我老撤職！離開我！

楊先生 大嫂，少說一句吧！大哥心裏一定不大好受！（轉向他）大哥，我是個小流

氓，可是我有小流氓的義氣。來，我幫着大哥去幹，今天被撤職，明天就得還弄到個

官。即使再失敗了，咱們還會另闢途徑，到別處去找官作，是不是，大哥？

洗局長 不成問題。到哪裏也得有咱們的官作，憑咱的本事，憑咱的經驗。芳蜜怎還不來？

楊太太 我囑咐好了，教她早早來；也不是怎麼到如今還不露面。大哥，不用着急，老楊，

我和芳蜜是你的死黨。我們一定含忽不了！（轉向洗太太）大嫂，不能再消極，不能

再不聽我們的話！看見沒有，大哥被撤了差，事前連點風聲都沒聽到。要是咱們早有組織，早活動起來，怎能吃這個啞吧虧呢！

洗老太太 怎麼，撤了差？誰的主意呀？難道天下就沒有公理，就看不出好人壞人來嗎？

（要哭）

楊先生 老太太，先別哭，今天是我的好日子！嘿，這個生日過得多麼好！

洗局長 媽，你少說話，沒關係！

楊太太 （往外跑）嘔，你可來了！大哥，芳蜜來了！

芳蜜 （似乎已嗅到點不甚好的氣味）怎麼了，怎麼了？局長怎這個樣子？

洗老太太 乾女兒，你來得正好，快勸一勸局長，給他出個好主意！也不知是誰出的主意，

撤了他的官！

芳蜜 那不可能，不可能！怎麼連點風聲也沒有呢？

洗局長 芳蜜，對我講實話！我想，你與這件事有關係！告訴我實話，不然的話，我準教你
出 不去這個門！

淑菱 我早就說她是漢奸，你老不信！

洗局長 閉上你的嘴！芳蜜，說真的！我是條漢子，勝利失敗都沒關係，我能屈能伸，鬥爭
到底！我願意你實話實說，教我心明眼亮。你也許是我的真朋友，也許是我的仇敵；
對朋友我有片真心，對仇敵我也有辦法！你說！說實話！

芳蜜 我起誓，我真不知道！

洗局長 （對賀客們）對不起，請先到後面坐坐！（看他們轉過去）芳蜜，我若是這麼猜，
不知道對不對：你是不是要這麼壓迫我一下，教我丟了官，讓我無路可走，好完全聽
你的支配？聽你的調遣？

楊先生 我去教後面先開飯，省得他們再過來。（轉向後方）

芳蜜 （看了大家一眼）咱倆好說話嗎？

洗局長 沒關係！他們都聽不懂你的話！不過，當着大家面前講有一樣好處，我不容易再
中你的美人計。我生平最大的一個缺點，就是對女人性太急，只要她把手遞給我，我
明知要上當，還是管不住自己！丟了官，我不便再講什麼官話，哈哈！當着大家的

面兒，大概你不好意思再施展那些小手段吧？

芳蜜 何必呢！何必因一時的不順心，而胡猜別人呢？你完全猜錯了。你作官，纔有勢力，纔能幫助我——自然，我也幫助你嘍。你丟了官，於我有什麼好處呢？先別疑心朋友，頂好大家總動員起來，趕緊再抓到個差事！

洗老太太 這是好話！趕緊再抓到個差事！乾女兒，你幫你哥哥的忙，多分分心！你認識得人多呀！

芳蜜 好啦，乾娘，都別着急，慢慢的辦，總有辦法！乾娘，楊太太，我還有個約會，先走一步；過兩點鐘我再來，咱們好湊湊小牌！

洗老太太 我們專等你吃飯，你怎能走呢？打小牌，我今天沒那個心程了！我們頂好說會兒話吧！哪有的事，哪有的事，這麼有本事的人會丟了官！

芳蜜 待一會兒就來！必定來！（一邊說一邊往外輕移）

楊先生 （由後面回來）好啦，他們就吃，咱們也快！徐小姐別走！

洗局長 （已阻住她的出路）你想走？不這麼容易！

芳蜜 你打算怎樣呢？是不是你丟了官，教我賠呢？

楊先生 （對楊太太）都是好朋友，怎辦？怎辦？我簡直沒法子勸！

楊太太 芳蜜，你就稍坐一會兒，陪老太太喝一盅酒！

洗局長 我想我能白白教你走了不能？

芳蜜 我反正不能下令，教你官復原職，我不過是個漂亮小姐。

洗局長 （剛要對她說話，後面有人拍了他一下）什麼？

偵探長 （身後帶着四名偵探，偵探押着紅海）洗局長？

洗局長 是我，怎樣？

偵探長 司令部請。

洗局長 有公事？

偵探長 當然！

洗局長 什麼事？

偵探長 不好在這裏說！

洗局長 都在公家服務，多少給點面子！

楊先生 都坐下談談好不好？倒茶來！

（偵探長笑了笑，似乎要給面子，但沒坐下。洗局長仍勉強鎮定，可是沒有力氣再站着，就坐了下去。淑菱拉住了芳蜜，看着紅海，唯恐芳蜜跑了。芳蜜傲慢的微笑。洗

老太太拉住仲文，直哆嗦。洗太太呆呆的看着。楊先生慌而仍要充好漢。楊太太搓手，仍媚視偵探們，但全無用處。紅海不住的搖頭。）

偵探長 按道理說，我一句話不能說。不過局長既講到了面子，我不妨告訴你一半句。據我所知道的，局長是有點嫌疑。

洗局長 什麼嫌疑？

偵探長 不大好講。

洗局長 漢奸？（一笑）

偵探長 大概是。

洗局長 要論漢奸，這裏現有頭等人才；徐小姐，對不對？

芳蜜 你丟官，你被捕，與我有什麼關係呢？別是吓糊塗了吧？他們捕的是你，不是我；這是官事，並不徵求私人的意見！

洗局長 假若從人情上說，從良心上說，你是不是對不起我呢？

芳蜜 你又對得過誰呢？對得起你母親，你太太，你一家人，你的國家？就算我是漢奸，我也引誘不動個良心健康的人吧？

淑菱 可是你爲什麼利用紅海呢？紅海，紅海！你說出芳蜜怎樣欺騙你，玩弄你！我警告你

不是一回了，你不信，看現在！偵探長——紅海沒罪過，紅海不是漢奸；放了他，捉起芳蜜來。

偵探長 小姐，我們辦的是公事，我們憑證據拿人。

紅海 淑菱，你可憐我，教他們放了我！芳蜜交給我的稿子，並不是稿子，而是情報；我並沒有看，我並不知道！那些信，都是大家給她的，她也教我替她存着！偵探反拿住我，而不去捉她！我冤枉！芳蜜，你是女人呢，還是女妖精呢，爲什麼這樣陷害我呢！

淑菱 偵探長，拿住她，她根本不姓徐，他連準姓都沒有！

偵探長 我們不能隨便拿人！

淑菱 那些封信上，沒寫着芳蜜嗎？還不是憑據嗎？

紅海 我偷看了一封，是你爸爸給她的，可惜，可惜，上款寫的是「我親愛的小鳥！」沒有她的名字。大概其餘的那幾封也是如此！芳蜜，你有本事，佩服你，恨你！你是靈感，也是毒藥！

芳蜜 偵探長，我可以走吧，既是沒我的事？

偵探長 啊——等我打個電話去請示請示！對不起！

芳蜜 也好！

洗局長 千萬別放了她！

偵探長 (對一偵探) 去打電話請示！

芳蜜 洗局長，我沒想到你會這麼沒有男兒氣！你自己願意幫助我作事，怎麼今天說我引誘你呢？你不是三歲的小孩吧？大丈夫敢作敢當，何必跟個漂亮的女孩子爲難呢？

淑菱 無論她怎說，偵探長，別放了她！紅海是好人！

芳蜜 好人？我沒看見過這麼糊塗的好人！

楊先生 偵探長，這點事情，可以私自了結不可以呢？你看，你是最講面子的人；我呢，一半是官派，一半是外江派；咱們都深通世故人情！要是咱們能了結這樁事，教大家都過得去，都保得住面子，咱們豈不是多交幾個朋友？據我看，徐小姐是個交際花，人滿好！洗局長呢，既作局長，還能是漢奸？紅海這個人，倒許不地道，我雖與他沒有深交過，可是我知道他不大可靠；我給他送去紙，求他寫對聯，他都硬把紙沒收了，一個字也沒寫來。這麼辦好不好？你既別帶走徐小姐，還得把洗局長放了。以洗局長的金錢，徐小姐的身分，我兄弟的面子，絕對不能教諸位弟兄們白跑這些路，至少我們也得送雙新鞋穿！至於交差呢，滿可以把紅海帶了走；拿到一名也就算了！還有一層，這裏全不是外人，局長的家眷和我的家眷，沒有一個外人，決走不了消

息！

淑菱 偵探長，你要敢那麼辦，我就去告狀！連楊家夫婦也不是好東西，他倆老跟芳蜜在一塊！

洗老太太 菱兒！菱兒！你想要我的命嗎！你們當巡警的，我的兒子是局長，是好人，我就不准你們把他拿走！

偵探 報告，請示過了，也逮捕！

偵探長 對不起，徐小姐！

芳蜜 我看你不敢吧？

洗局長 拿她，我有證據，不會有錯兒！

（門外汽車響）

衛兵甲 徐小姐在這兒嗎？

衛兵乙 那不是！

衛兵甲 （敬禮）徐小姐，我們太太謝！

芳蜜 還有別人嗎？

衛兵甲 有兩三位太太呢，專等小姐去，好開飯。

芳蜜（對偵探長）怎樣？

衛兵甲（看了看偵探長遞過片子去）我們來請徐小姐！

偵探長 只要能交代下去就可以。（笑着揣起名片來）

芳蜜 再見！

（大家目送她出去。）

仲文 哥哥！有什麼罪承認什麼罪吧！你好色，貪權，愛財，你誤了國家的事，還睜着眼把大漢奸放走！承認你的罪惡，別再欺騙你的良心！把良心拿出來，你就是個囚犯，還能帶罪圖功，爲抗戰盡力！你別以爲徐芳蜜就可以這麼逃走了，她胸不脫！國法，公理，是不受欺騙與戲弄的！我天天必到獄裏去看你，教我們真像親手足似的談談心！

洗太太 我——（呆呆的看着局長）

洗局長 走！

淑菱 紅海！爸爸！

楊先生楊太太 大哥，別着急，咱們有辦法！

洗老太太（狂噓）看你們那個敢拿走局長！

（幕）

面子問題

全劇人物

(一) 佟景銘祕書——五十多歲，胖胖的頗有福相。世家出身，爲官多年，畢生事業在爭取面子。

(二) 佟繼芬小姐——佟祕書之女。已二十六歲，猶自稱十七。婚事未成，心中着急，但面子問題所在，又不能輕率從事。

(三) 于建峯科長——三十多歲，佟之同事與好友，略帶市儈氣，深知面子的重要，但決不爲面子所犧牲。

(四) 秦劍超醫官——三十二歲，很好的醫生，但不大懂面子。

(五) 歐陽雪小姐——二十二歲，秦醫官手下的看護。因容貌的美好，職業的高尙，往往不肯敷衍面子。

(六) 周明遠書記——二十五歲，疑心全人類都輕視他。

(七) 方心正先生——三十多歲，因亂想發財而破產，雖在極度困苦中，仍努力保持面子。

(八) 單鳴琴小姐——二十八歲，方心正之妻，對面子問題絕對與丈夫合作。

(九)趙勤——三十歲，作工友而忽成小財主，心地很好，而欠精明。

(十)徐嫂——佟宅女僕，川人，操四川土語，似不知世間有面子問題者。

第一幕

時 廿九年秋。

地 重慶郊外，遷建區內某機關。

人 佟祕書 于科長 秦醫官 歐陽雪 周明遠 方心正 單鳴琴 趙勤

開幕 佟祕書血脈高而有時通夜打牌，朋友的面子不可却也，昨夜打了十六圈，今天午時才勉強起床，午後三時才勉強來辦公。機關疏散到鄉間，一切設備都很簡陋，已足傷心。加以生活日苦，而二十餘年作官經驗仍不足見知於上峯，一展懷抱，舊衣陋室，其何以堪！再加以打牌後熱度增高，不得不時時以手撫臉摸頭，身體精神咸呈衰弱之態，傷心哉！於是，不發發脾氣有不可能者。工友趙勤進來倒茶，而後從袋中拿出一封信來。

趙 祕書，一封信。（單手將信放下）

佟 （高傲的）嗯！（看趙要走）趙勤，我問你，你就這麼遞給「我」東西啊？你懂得規矩不懂？

趙 （莫名其妙的）我——

你的（指）「那」一隻手是幹嗎的？

趙（看了看「那」一隻手）這——

佟 雙手遞信！我是你的上司！

趙（恍然大悟，從新遞信。）這樣？

佟 啊！（微一點頭，命趙放信於桌上。）什麼時候來的？

趙 一點多鐘。

佟 現在呢？

趙 大概有三點了。

佟 你太看不起我了！（輕輕以手心撫臉）信到，不馬上給我送到家裏去，現在才給我，你太目中無人了！

趙 祕書！

佟 不要開口！我知道，你看我去年是祕書，今年還是祕書，別人升官，我老當祕書，所以你看不起我！告訴你，我作了二十多年官了，我的資格比他們都老；要把眼睛睜開了看人！

趙 我實在是太忙，祕書！

佟 你有什麼可忙的？還不是去巴結那些有勢力的人，把我的事放在一邊！

趙 我哪敢！

佟 不要再說了，一生氣我就發燒！（又摸臉。掏香煙，因為不是好煙，故不敢掏出盒來，而僅拿出一枝。）

趙 （趕快割洋火）祕書！

佟 （把煙放在桌上）先不吸呢，頭昏！

趙 我去請秦醫官，給祕書看看，好不好！

佟 用不着！他一來，準又說我血壓高，不應當打牌。彷彿血壓高都是我自己的錯處，沒有他醫生的事！

趙 反正他是醫官，應該伺候祕書！

佟 也好吧，把他「叫」來！（趙下。他拿起信來審視，若有可疑者。按鈴，無人來；步至門口，看見周明遠書記。）喂，你來！

周 （憂鬱的走進來）幹嗎？

佟 （坐下）去問問這封信是誰送來的？誰收的？誰交給老趙的？

周 我是書記，不管收發信件！

佟 你是書記？書記難道就不伺候着祕書？

周 我還有幾件公文，得快快抄好呢！

佟 給我辦事就等於辦公，我告訴你！

周 （嘆）唉！

佟 你是怎麼回事？

周 我不能去！

佟 怎麼？

周 我是書記，地位已經够低的了，不能再兼打雜兒！

佟 （似頗有所感的）嗯！

周 沒人，沒有人看得起我！連我的父母都看不起我！

佟 你今年二十幾？

周 二十五！

佟 你還年輕，應當多學習學習，告訴你，你雖然不大懂規矩，可是我看你很有出息，因為你知道注意自己的身分！可是，你要知道，趁着年輕，要設法提高自己的身分；等到你自己的身分相當的高了，大家就把面子送給你了！

周（似得到啓示）是嗎？

佟 你看我，作了二十幾年的官了，現在已經五十多歲，還無日不在奮鬥掙扎，何況你呢！

周 對！對！祕書！從今天起，我就算祕書您的人了！我要學習，我要往上爬，教大家不再

小看我！好，我去調查那封信去！祕書，我要是給您作事，您可得提拔我呀？

佟 當然！誰知道尊敬我，我就栽培誰！可是，你須知道你我之間的距離，不准野調無腔的

胡來！不要以為我賞給你臉，你就可以隨隨便便，忘了規矩！

周 是，祕書！（要走）

佟 回來！我說怎樣？你現在已經得意忘形了！你不看明白這封信，怎麼？調查呢荒唐！

周 我是急於給祕書作點事！您看，平日大家都說祕書有脾氣，不好伺候；現在我才明

白——

佟 誰說我有脾氣。啊，有人不滿意我嗎，誰？

周 有人那麼說過，我可記不清是誰了！

佟 嘔！大家都怕我，是不是？

周（遲疑）啊——是！

佟 實話實說！你都聽見什麼了？

周 他們，他們——

佟 說！

周 前兩天有人說祕書的地位有點不穩當！

佟 （沈默了一會兒）完全是謠言，胡說！哼，我的地位不穩定？哈，哈，胡說！他們以爲我作到祕書就登峯造極了嗎？我在北政府的時候就是祕書！不穩定？哈！我還要往上去呢！

趙 （上）祕書，秦醫官——

佟 等一等！這封信是誰送來的？

趙 號房裏給我的。

佟 誰送到號房裏的？

趙 必定是郵差呀！

佟 混賬！這上面沒郵票！

趙 那我就知道了！——報告祕書，秦醫官很忙，他請祕書到診療所去。

佟 什麼？我傳他來，他倒叫我找他去？這太不像話了！

趙 秦大夫倒是真忙，還有十幾號病人等着看病呢！

你就根本是混蛋！我並沒叫他來看病，都是你胡出主意！可是你又沒本事把他叫了來！成心抹我的面子，哼，簡直是戲弄我！我知道，你們是串通好了一齊戲弄我！

好在診療所離這裏沒有半里地，祕書活動活動，走幾步兒，也許——

不要再講！周書記，你去，一定得把他帶——秦大夫這個樣子，恐怕也是聽到了謠言。我教他看看，今天我還是修祕書，他敢不伺候我，我會教他馬上滾蛋！快去！

周是！（下）

太氣人了！太氣人！倒茶來！（趙倒茶。他又細細的看那封信，仍不敢拆開。）

趙（獻茶）祕書別太生氣，您的血壓高！

胡說！血壓高！（摸臉）比剛才又熱多了！

趙 秦醫生來到，請不必跟他生氣，祕書的身體要緊！

我的「身分」更要緊！好嗎，連一個小小的醫生也敢小看我，太不像話！

趙 是！祕書還有什麼事？

（想了想）去給我買一塊錢的白瓜子，聽說白瓜子能治血壓高。（給錢）

附近大概買不到。

把錢拿回來，不用買了！莫非你也聽見——（又不便說了）

趙 怎麼啦，祕書？

佟 啊——附近沒有，不會到劉家灣買去？你這種人多走幾步路，還怕把腳走大了嗎？

趙 倒不是我怕走路！

佟 那麼是嫌錢少，值不得跑這麼一趟？我這是聽人說的，還不定靈驗不靈驗呢，所以先買

一塊錢的。要是吃着真見效驗，我還許買一千塊錢的呢。

趙 也不是！我是怕這裏沒人伺候祕書！

佟 不要再費話！唉，跟個聽差的也要費這麼多唇舌，什麼年月！去，買來送到家裏去。

趙 是！那封信呢？

佟 你糊裏糊塗，弄不清這種事！去吧，把瓜子送到家裏去，就手兒問問小姐有事沒有；有

事呢，你就給辦完了，再回來吃飯。

趙 是！您那兒的老楊又走了吧？祕書還找人不找？

佟 當然要找人，我還能自己挑水買東西去？

趙 有個鄉親，人很好，祕書——

佟 先買瓜子去，回來再說！

趙 管飯，再給他二十五塊錢就行！

佟 吃我一斗米就是——去你的，回來再說，聽見沒有？

趙 是！（要走）

佟 還有，看看于科長，請他過來談談！

趙 是！（下）

佟 （又摸了摸臉，長嘆了口氣。拿起信來，要拆開，見周書記進來，把牠放在衣袋裏。）

秦大夫呢？

周 大夫忙得很，教看護來了。

佟 啊！教她進來！

周 是！我馬上就調查那封信去！

佟 嗯——用不着調查了。

周 怎麼？

佟 我教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不叫你幹什麼，就不幹什麼；不要多問！教看護進來！

周 好容易……啊，祕書再派我點別的事作，好不好？祕書，士爲知己者死，我願意多給您

作點事！

佟 給不得臉！給不得臉！太囉哩囉嗦了！去——教她進來！（周失望的下去，歐陽上）秦

大夫爲什麼不來？我傳的是他——

歐 不是我！

佟 看明白，你是對誰講話呢！你是個小姑娘，我不能不客氣一點，你要是和秦大夫一樣
的——

歐 混賬，

佟 啊——糊塗，我可就一點面子不留了！秦大夫幹什麼呢？

歐 看病哪。

佟 給誰？

歐 也有咱們的熟人，也有附近的老百姓；反正都是病人。

佟 是他們大，還是我大？

歐 誰的病大呀？

佟 身分，地位！我是祕書，他應當伺候着我，難道我還不如老百姓？

歐 大概是一個醫生眼裏，病人就是病人，都一個樣！秦大夫教我告訴祕書，等把那些病人
都打發了，就來看祕書。

佟 嘔！我問你，秦大夫是不是看不起我呢？是不是有人鼓動他，跟我作對呢？

歐 哪裏來的這麼多的事呢？他現在很忙，忙完了就來，而且先教我來告訴你一聲，這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嗎？

佟 不那麼簡單！不！

歐 那麼祕書要怎樣呢？

佟 教他馬上來！告訴他，我並沒有多大的病，專爲教訓教訓他！

歐 這不是故意逗閒氣嗎？

佟 你不懂！我作了二十多年的官了，沒有受過這個！去，告訴他去！

歐 我要是那麼告訴他，他就一定更不肯來了！

佟 他敢不來！哼，（彷彿對自己說）是時候了，我也該立立威了！教他來，他敢違抗我的命令，我教他滾蛋！

歐 他可是個很好的醫生，醫道好，人也好！

佟 我看他不好，他就不好！去！

周 （飛跑進來）祕書！祕書！

佟 這是怎麼了？

周 我把秦大夫請來了！這算是我的一功不算？

秦（很快的進來，對歐）趕快回去！給廿八號換藥，教廿九號稍等一等，我馬上回去給他

開方！（歐下）祕書，什麼病？

佟 沒有病！我要教訓教訓你！教你知道我哪時傳你，你哪時就應當馬上來到！

秦 病人還等着我呢，沒工夫跟你鬥閨氣！（要走）

周（攔住秦）大夫，醫官！他是祕書，你總得給他個面子！

秦 轅開！我只管看病，不管別的！你這年輕輕的人爲什麼扯謊呢？

周 我不那麼說，大夫你就肯來了嗎？

佟 好！好！

秦 祕書，你到底是有病沒有？我有我的工作，不能老伺候你一個人！要還是血壓高的話，

別再打牌！

佟 打牌不打是我自己的事，治血壓高是你的事！在官場裏二十多年了，我就沒看見過你這

樣的醫官！好在你還只是個醫官，我有法子治你！

周 秦大夫，說幾句軟和的話！看在我的臉上，把這一場敷衍過去！

秦 你算幹什麼的？轅開！（幾乎把周推倒，走出去。）

佟 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周 不用生這麼大的氣，祕書的血壓高！

佟 你也滾出去！

周 我怎麼了？

佟 你把他帶來就完了，還不馬上出去，偏站在這裏看我丟臉，你也不是東西！

周 我倒弄了個兩面不討好！我好心好意——

佟 不要再說！你要敢把方才這一場說給別人聽，我把你馬上開除了！走！

周 好吧！

于（上）祕書，又跟誰發脾氣哪？您的血壓高，何必跟無知的人們動氣呢？

佟（對周）你還在這兒幹什麼？還不給我走出去？

周（慘笑）好吧！（下）

于 怎麼一回事，祕書？

佟 都是科長你的事！坐下！

于 我的事？那就好辦了，我是祕書的知己朋友。

佟 你非給我辦一辦不可，不然的話，我就沒臉再來辦公了！

于（坐）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佟 又是那個姓秦的大夫，他氣我，成心氣我，不止一次了，今天這一次可以算作登峯造極！

于 他就是那麼個冒失鬼，犯不上跟他真生氣！

佟 不然，不然！今天已經到了有他沒我，有我沒他的地步了！他屬你那一科管，你得給我重辦他！

于 嗚？！

佟 你看，我今天身上又不大好。（摸臉）

于 昨天晚上又「摸」來着？

佟 朋友們要在我那裏玩一會兒，我不能不陪着，面子問題！

于 一點也不錯！

佟 我傳他來給我看看，第一次他沒來，第二次他派來個看護敷衍我，第三次他自己來了，當面罵了我一頓！

于 太不像話了！我一定想辦法，給您出氣！

佟 還不只是出氣的問題！（慢慢的立起來，似有無限悲憤者，望着窗外。）

于 （也立起來）那麼——

修（背着手，慢慢的走了幾步）唉 哼！

于（趕過去）怎麼了，祕書？

修 一言難盡！一言難盡！（忽然極度憤怒的）我教他滾蛋！

于 是了，是了！我一定要懲辦他，給您出氣！

修（擺擺手）不只是出氣的問題！科長，看看我！我還像個作官的不像！

于（打量一番）怎麼不像？

修 看，（指）衣裳不像衣裳！看，（指）屋子不像屋子！祕書？我簡直像個叫化子了！

于 誰不是那樣呢？（過去摸了摸修的衣服）您這材料比我的好多了！看，我的這一身，簡直是麻包！

修 你還有出路，我沒有！

于 您是祕書，我是科長，您倒沒有出路？

修（慢慢的坐下，愣了一會兒）沒有！

于 怎麼？

修 我的身分地位把我限制住了！上海的家，這裏的家，都得維持住臉面；先祖先嚴都是進士出身，不能由我敗落了家風！同時，交際應酬，我不能落後！同時，我不能亂想發財

的道路，只能在政界活動，可是……哼，連個小小的醫生都看不起我了。

于 秦大夫就是那麼個脾氣，他絕不敢輕看您！

修 不，那麼簡單！他是誰的人？

于 劉司長薦來的。

修 完了，劉司長就是我的敵人。

于 祕書，別怪我愛說直話，您有時候未免太任性，教劉司長下不來台！

修 誰教他出身不高呢，誰教他資格淺呢。那沒法子！我是世代書香，我自己又作了二十多年官，天然的要看不起他們！我要跟他們鬥鬥！

于 那何必呢？祕書！咱們不便敷衍人，可也不便多得罪人。

修 我知道大家全不拿我當回事，我要樹樹威！同時，我得力求發展，教他們看看修祕書並不是天生來只會作祕書的！

于 祕書有發展，我也就跟着升起來了！不過呢——

修 難道你也——告訴我，你聽到了什麼？

于 我什麼也沒聽到！

修 你不是我的好朋友！

子 真的，我沒聽到什麼！只有，啊——他們也許嫌祕書辦事太慢。其實，祕書辦事並不慢，不過是抗戰時期一切都緊張，所以就顯出您稍微慢一點了！沒關係！

佟 我不能因為抗戰就失了身分，我又不是軍需官，忙什麼呢？一件公事該辦十天，我就辦十天，不能為一件公事把自己忙死！

趙 (極興奮的跑進來) 佟祕書，給你這一塊錢！(放下錢就要走)

佟 回來！你是怎麼一回事？

趙 我發了財，祕書！

子 你發了財？老趙！怎麼發的財？

趙 有了房子，有了地！舅舅給我的！他的兒女死光，教我去作少爺！這不是——(掏出電報來)

子 (看電報) 嗯——這上邊可沒說多少錢！

趙 不算房子地畝，現錢總有十來萬，我知道！

子 (遞回電報) 恭喜！恭喜！(握趙的手) 你打算怎麼辦呢？

趙 回家呀！這我可就好了，用不着為買一塊錢的瓜子，跑十里路了！

子 先別走，趙先生！我跟你還有話說！這麼辦吧，你先搬到我家去住，我跟你有些話要

說呢！咱們是老朋友，不准客氣！

趙 我得先回家！

于 沒有車子，你反正走不了！交給我，我替你想辦法，買車票！

佟 去吧，老趙！

于 千萬等我呀，我們談一談，趙先生！（趙下）老趙真行，有個好舅舅！

佟 于科長，我要說兩句不大好聽的話，可以吧？

于 請說！我決不會跟祕書分心眼！

佟 你坐下！（于坐）我看，你剛才對老趙這一場，未免有點過火！不錯，他是發了筆小財，我們要另眼看待他一點。可是，他究竟是個聽差的，總不大好意思吧？

于 祕書，我十分了解您的自尊心，我佩服您！可是，請您也別怪我說實話：祕書您沒把握住時代！

佟 沒把握住時代？

于 沒把握住時代！在現在的社會上，誰的地位最高？

佟 咱們的！

于 咱們還稍微差一點！

佟 咱們還差一點？

于 是的！以祕書來說，您的身分很高了；可是，您吃的米，您吸的烟——

佟（掏出烟盒來）真是，我也忘記讓烟了！你挑一枝吧：這裏有「美麗」，也有「刀牌」，也有「神童」，我老閉着眼拿烟，不敢正眼去看「神童」！什麼年月，一個祕書連「大英牌」都當作奢侈品了！

于（選取）中庸之道，我來枝「美麗」吧！（劃火先點佟的，後點自己的。）我是說，您喝的茶，一切的一切，都那麼貴，都教咱們有苦無處去訴。誰，誰的主意？誰是這位拿我們開玩笑的偉人？

佟 誰？

于 商人！這很清楚！好了，現在老趙有了十來萬——

佟 他的錢是他的！

于 但是咱們頗可以給他計劃一下，咱們的地位，他的資本——

佟 他就肯聽你的話了？

于 給他面子呀！面子給足了，連頑石也得點頭！祕書，乘熱兒打鐵，我馬上去找他，然後一同到府上去吃晚飯，好不好？

佟 我請老趙吃飯？

于 把握時代！把握時代！

周 （匆忙的進來）祕書！

佟 （幾乎是嚇了一跳）什麼事？

周 嘖，于科長也在這兒哪！更好了！

于 什麼更好了？

周 科長，我活到廿五歲了，還沒有人看起我過。今天，佟祕書告訴了我一片好話。我開始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我破出這一個月的薪水，在咱們附近的那個小飯館裏，預備了一點便飯，務必請祕書和科長賞光！有你們二位同我一塊兒坐一坐，以後我的身分就高多了！千萬賞臉，我先去敬候二位，祕書，科長！（要走）

于 等一等！

佟 我不能去！

周 怎麼？

于 周明遠，趕快找幾個書記呀，收發呀，去吃了那幾個菜，別白扔了你一個月的薪水。祕書不能請你，正如同你不能請祕書；祕書與書記之間，隔着（以手比畫）這麼這麼這麼

多層呢！

周（咬上了唇）你們不去？

于 快走！祕書和我不怪你已經是好的了，別再胡鬧！快走！下次再這樣，留神你的差事！

周 祕書，你將就這一次吧，我已經預備了！哪怕到那裏坐一會兒呢？

于 真是小孩子！

周 快去吧！

周 我的……

歐（在門外）周明遠！周明遠！

周 啊！在這兒！

佟 出去說！

歐（已到門口）周明遠，秦大夫——

佟 到外面去講！

歐（置之不理）秦大夫有事，不能來。他知道你手裏沒錢，他說，給你這五塊錢，作為聚

餐吧。（遞錢）

周 那——

歐 你接着吧，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呢！（把錢塞入周的袋中）

于 歐陽護士，見了秦大夫，告訴他，等一等我，有話跟他說。

歐 還是爲剛才那一回事吧？

于 也許是，也許不是。反正我們作事總得教彼此的面子過得去！

歐 我看你們都是無事生非，頂好找點正經事作。嘔，周明遠也請了你們吧？你們去與不去，似乎都得給他點錢。他不是有錢的人，東西又那麼貴！

佟 （向周）你知道秦大夫得罪了我，還請我同他一塊兒去吃飯，你是怎麼了？

周 我想給你們調停調停！

佟 你？你給調停？你有點瘋病吧？！

于 周明遠，去吧！下次再這麼胡扯八拉的，我可不能再輕易饒了你！

歐 他的飯已經預備了，你們就一個錢也不給他嗎？

周 （對歐）替我謝謝秦大夫吧！（看了佟一眼，昂首走去）

于 告訴秦大夫，務必等等我啊，歐陽護士。

歐 要是還爲剛才那點事，根本沒有什麼可說的了！秦大夫在這裏已經幹膩了，不久就到前方去，我也願意同他一道去，服侍那些光榮的抗戰將士！

于（立）上前方？哪一個戰區？

歐 第一九戰區的司令長官都來過電報。

于 「都」來過電報？司令長官的？歐陽小姐，這個面子更非圓上不可了！我們大家不
樣不歡而散！

歐 秦大夫根本沒把這點事放在心裏。你們講面子，我們當醫生和護士的講服務的精神！

于 不管怎麼說吧，務必「請」秦大夫等我一下！

歐 也好吧！（下）

佟 看見沒有？不但是大夫，連個小看護也這麼一點規矩沒有！

于 這很容易明白，他們要到前方去了，這幾天當然是有恃無恐，馬馬虎虎的作事。

佟 我看不然。這大概都是劉司長的詭計，故意的教他們抹我的面子，我請求你，馬上把他

倆開差，他們都屬你那一科管！

于 祕書，您可也別教我太爲難了啊！

佟 連你也不肯幫助我了？好！好！

于 祕書！祕書！嘿，我恨不能把心掏出來，給您看看，我跟祕書作事好幾年了，難道您還
不明白我嗎？

修 那麼，告訴我，你到底聽見什麼謠言沒有？

子 什麼謠言？

修 嗯——我告訴你吧，有人說，我——我的地位——

子 怎樣？

修 不——自然嘍，我並不相信！

子 我沒聽說，真的！謠言是常有的，特別是關於祕書的，因為——請原諒我說直話——您的脾氣有時候太大，大家又不敢惹您，所以無可如何，只好造點謠言。

修 嘔！可是，我並沒有壞脾氣！有時候我對人嚴厲一些，那純粹是爲了爭取我的身分！難道紀律規矩是可以輕易放棄了的嗎？

子 不錯，我明白您！

修 （又遞煙）再挑選一枝！

子 （隨便拿了一枝）運氣不錯，又是「美麗」的！

修 （自己碰到一枝「神童」，看了看，摔在地上。）于科長！從家庭，從自己，從官場的風紀，等等方面看，我不能再因循敷衍，我要往出衝！我已經五十多了，不能再遲延！不能教計文上只印個祕書的頭銜！我跟他們幹，幹到底！

子 對！我聽您的指揮，您有辦法，我也就有了出路！

先拿秦大夫開刀就是了！

子 他已經要上前方了，況且「兩」位司令長官都給他來過電報，我看，我們應當再考慮一下！我想啊，他起碼也得來個戰區軍醫處長，六七百塊的薪水，少將或是中將銜，而且單就買藥品說，就有好大好大的一筆「自由收入」！不錯，今天他抹了我們的面子。可是，我們要能設法拉過他來呢，他的面子就加入了我們的面子；面子加面子，等於偉大的面子！我們不但不該拿他開刀，還得拉攏他呢！

佟 拉攏他？

子 （得意的點頭）咱們有很好的辦法，必能成功！

佟 什麼意思？

子 （靠近佟坐下）小姐！

佟 什麼小姐？

子 佟小姐！

佟 她與這有什麼關係？還告訴你，一位名門的千金小姐可不是隨便說着玩的！

子 我請您原諒！不過，小姐今年多大了？

佟 她老說她十七，弄得我也把她的真歲數忘了！大概有二十五六了！

于 男大當婚，女大當聘呀，祕書！

佟 難！難！一個女兒家的婚事關係着全家的臉面！有我這樣地位的人，可真爲難哪！什麼事都要三思而後行！（嘆氣）我的女兒不能嫁給一個大夫，更不要說像姓秦的那樣的大夫了！

于 我們這好比是說閒話兒，祕書可別怪我！秦大夫到府上去看過病！

佟 （點頭）嗯。

于 所以他認識了佟小姐。

佟 不要再說！傳出去又是一片謠言！

于 不過，小姐要是願意呢？

佟 她是我的女兒，我自自辦法！請你不要再提這件事！

于 好！我決不再提！那麼，關於秦大夫得罪了您的事，可就別太爲難我了，祕書！我叫他到府上去道歉，可以吧？

佟 嗯——

于 就答應下吧！他新升了官，幹嗎弄個不歡而散呢！

修 我是講面子的人，對於懂得規矩身分的人，我決不會趕盡殺絕！

于 （立起來）好啦！好啦！我教他來道歉，您也賞他個臉，大仁大義，不再論誰是誰非！好啦，就這麼辦了！晚上六點半鐘，我帶着秦大夫，小看護，老趙，都到府上去吃飯。

修 老趙也去？

于 把握時代！

修 那作不到！秦大夫，不論怎樣不懂事，到底還是個大夫。老趙——我吃不消！

于 也有辦法，教他一半作僕人，一半作客人，只要我們的方法運用得好，他能變成一種——兩棲動物！

修 我是世家出身，決不能作買賣；我的唯一的路線是政治活動！

于 幫幫我的忙！您的身分地位教您的事可以簡單化，我可是非多找路線不可！我聽您調動，可是我也請求您稍微給我一點自由！

周 （上）祕書，飯已經預備好了，你去「稍」坐一會兒行不行？

修 我就是挨了餓，也不能跟你去吃飯！出去！

周 （仍忍耐着）科長你呢？

于 走！走！走！別費話！

周（沈默了一會兒）好！（下）

修 這成什麼體統呢？！

于 好，我去預備酒菜，教小館送到府上去，您叫徐嫂只煮一鍋飯就行了。

修 小館作的東西太髒啊！

于 您那裏老楊不是又走了嗎？徐嫂一個人忙不過來。

修 她只會氣人，不會別的！唉，當年在北平，南京，我至少用四個人？現在，減去一半，而且幾乎是每三天一換人，怎麼辦呢！難道還真教我老頭子自己掃地挑水嗎！

于 唉！那——

趙（上）修祕書！

于 趙先生，怎樣？

趙 有人找修祕書。

修 誰？

趙 一男一女，姓方，方什麼正，在會客室呢。

修 請到這裏來。

于 趙先生，你可以休息休息了！先搬到我那裏去吧！（趙下）誰？

佟 許是方心正吧。

于 嘔，蘇州的小財主，作過科長的？

佟 對。真要是他呀，恐怕要出麻煩！

于 怎麼？

佟 許久沒得到他的消息了。他要是還作着科長，不早就該見着面了嗎？

于 我忙我的去吧？

佟 等等！你會一會他們！你的眼睛尖，心路多！

方 （同單鳴琴上。兩位服裝都只可遠觀，近看便露出「破綻」。男穿西裝，無帽。女的

仍一應俱全，皮包小傘成套，但未燙髮。）佟祕書，你更發福了！（握手）

單 嘔，佟祕書，咱們可有好幾年不見了，您還是那麼少形！（握手）

佟 （介紹）方先生，方太太，于科長。都坐！（大眾坐）倒茶來！（無人應聲）

于 老趙——

單 我們剛剛喝過咖啡，絕對不渴！

方 我們倆剛來到重慶，還沒敢拜望朋友們去，怕大家請客；重慶的菜是又貴又壞，招人

氣！

單 昨天咱們吃那麼小的一條魚，算了十八塊！

方 今天我們倆趁着天氣不錯，出來走走，看看鄉下的風景。

佟 從城裏「走」到這兒，八十多里？

方 坐了一段汽車，沒全走！

單 可不是，走到——那叫什麼坡來的？遇見了衛次長。我們沒看見他，他倒看見了我們。

方 小汽車正爬坡，走的很慢。

單 是呀。他非請我們上去不可！老實說，我們真不願意坐車，重慶郊外的山水是多麼美麗呀！

于 可還趕不上蘇州，方太太？

單 別叫我方太太，那太封建了！「單鳴琴小姐」似乎更有點時代性。

佟 方先生，你的蘇州的房子怎樣了？

方 炸壞了有——

單 三分之一，沒多大關係！

佟 現在打算——

方 打算組織個實業公司。

單 小規模的，先湊三四百萬的資本，以後再擴充。

于 三四百萬？

單 太少了點！我原說至少要一千萬，心正總以為騎着馬找馬好；他太謹慎！

于 多少錢一股？

單 一千。

于 祕書，老趙一個人就可以認一百股！

單 哪個老趙？哪個老趙？

佟 趙——

于 我們的一個朋友！

單 叫什麼？心正，你記下來！

于 我們這裏能認一百股的，還不止老趙一個人，不過我們已經另有個組織！

單 于科長不捧我們的場！

方 鳴琴，祕書和科長一定會捧咱們的場的！祕書，時間不早了，這一帶大概也有飯館吧？

我們去吃個便飯，好不好？我請！（立）

單 咱們還得先去看看佟小姐呢！佟小姐近來好吧？還沒定婚哪？

佟 她這幾天正有點病。

單 嘔，那就更得看看她去了！咱們就走吧？（立）

佟 家裏離這兒還有相當的路，路又不好走！（立，于隨立。）

方 我們能走路！

佟 家裏也太簡陋！

單 老朋友了，誰還能笑話誰嗎？

佟 于科長，咱們不是還有——

單 二位有事，請忙吧！

佟 于科長，（從袋中掏出那封信來）咱們得討論討論這件事吧？

單 那麼，心正，我們到會客室裏等一等祕書去吧？好，祕書，科長，你們討論你們的事，

我們到外面去等！抗戰期間，遇見老朋友真有說不出來的愉快！

方 不要送！不要送！（替太太拿了小傘，同下。）

佟 （只送了兩步）你看怎樣？是不是流亡出來，各處打「游擊戰」呢？大概是，我看！

于 我還不敢下判斷！

佟 拉到家裏去，可就推不出來了！

于 假若他們真是要辦實業，也不可慢待呀！方心正是蘇州的小財主，口足之蟲，死而僵！冒險一下吧！

佟 把兩個難民弄到家中去，可就糟了！

于 也許不至於！祕書，真要跟我討論——

佟 嘔，嘔，（藏信）我私人的信！私人的信！

于 什麼重要的信，祕書這麼閃閃躲躲的？

佟 今天專出怪事，這是封怪信！

于 怪信？

佟 怪信！

方（上）佟祕書，一到院裏就碰見了王參事，他要約我們去吃飯。

佟 那，我就不讓你們了！

方 可是鳴琴一定要看佟小姐去！

于 方先生再去商量一下吧！

方 鳴琴既是要看佟小姐去，我想——嘔，祕書，我們乾脆就辭謝了王參事，還是到你府上去！（下）

佟 怎麼這樣不順心呢！照這樣下去，我簡直活不成了！……
于 祕書何必這麼牢騷呢？咱們有辦法！
佟 有辦法？（想了想）當然有辦法！對，我跟他們幹！

（幕）

第二幕

時 同前幕。

地 佟祕書家中。

人 佟祕書 于科長 秦醫官 歐陽雪 周明遠 方心正 單鳴琴 佟繼芬 趙 勤

徐 嫂

開幕

雖然是在鄉下，佟祕書還設法佈置了一間客廳。這間客廳也許原來是間囤米的倉，也許是間祠堂；不論怎麼說吧，也不論怎樣的苦心佈置吧，牠總不大像樣兒。佟祕書所收藏的當代名人的字畫，裝飾着牆壁；佟小姐費盡苦心發明的木板沙發，都墊着厚褥，蓋着花毯；竹桌竹凳也都受寵若驚的得到羅布與小墊；可是，這間客廳還沒有一點歡喜氣兒。窗外有一片綠竹，本來應當顯出秀美；相反的，越發使屋內黯淡淒涼。現在，屋內已相當的黑暗，而佟小姐對菜油燈毫無好感，故不急於點上。在這陰暗的室中，她本當鬧些小病；可是，她今天很興奮，因為秦醫生也在屋裏。秦大夫近來對她的病頗感趣味，但未曾注意到她長得美，還是醜——這給她不少甜美的苦痛。現在，她斜倚着一條自造的沙發，姿態甚佳。秦大夫坐在個小凳上，手中拿着鉛筆，膝上放

着一相當大的紙本。

秦 怎嗎，還是常做惡夢？

芬 頂可怕的夢！一嚇就嚇醒，手心上出着涼汗！嘔，秦醫官，那天你不是說愛喝紅茶嗎？我已經託人從城裏帶來了一些。（要往起立）我給你泡一杯去。

秦 我不喝！告訴我，什麼樣子的惡夢？

芬 總是夢見黑暗，還老是我自己一個人。什麼獨自走進一片可怕的黑樹林啊，什麼獨自遇見一隻頂大的鬼船，在一條黑浪滾滾的大河上漂着；忽然，從船裏伸出一隻車輪大的黑手來！

秦 老是你自己，沒有別人？

芬 要有了個伴侶不就好了嗎？假若有人陪伴着我，我想我會相當勇敢的。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

秦 佟小姐，你才十七歲？對大夫不說真話，怎能把病治好了呢？

芬 （往前湊了湊）你看，我多大歲數了？

秦 不會猜！嘔，佟小姐，（忽然立起來）對於精神治療，我原不很懂，不過是想多研究一點，所以才常來打擾你！我所知道的那一點學理，跟你所說的那些現象，還沒法教我下

什麼結論。

你再多來幾次，或者，啊，一定，就能斷定是什麼病了！

沒有用！我對精神治療根本是外行。而且，以我的性格來說，就是專心去研究，恐怕也不會有什麼成績。算了吧，我還是好好的作個普通的醫生吧！那種醫學，心理學，玄學的混合玩藝，我弄不轉！恐怕弄來弄去，連我自己也要見神見鬼的了！

那麼我的病呢？

生活有規律，多運動！太對不起了！太對不起了！

這點事也值得這麼難過？

我不該告訴你什麼精神治療那套鬼話！我是個好學的人，喜歡讀書，近來讀了幾本關於心理分析和精神治療的書，恰好趕上你請我看病，我就想借機會研究研究。我太對不起人了！佟小姐，我十分的難過，我向你道歉！（要走）

（趕快立起來）你坐下，秦醫官！（送過糖碟去）請吃塊糖！

（不好拒絕，拿了一塊，並未放入口中。又坐下。見她也要取糖。）佟小姐，胃不好，要少吃零食。糖，瓜子之類的東西頂好都不動！

（趕快放下）我向來不吃零嘴，這是預備招待客人的！秦醫官，（在他對面坐下）千萬

別爲這點事難過！你知道，每逢你來看我，我就痛快多半天！

秦 怎麼？

芬 看這個地方，一天連個鬼也看不見，太寂寞了！我的病沒法不越來越重，心境太壞！所以，我很盼着你來，你是這麼有趣！

秦 我？有趣？

芬 真的！你是這麼強壯，熱心，有學問！我常對自己說：可惜，秦先生是個醫生；他要是幹幹政治什麼的，得成個多麼能幹，多麼漂亮的人呢！

秦 我永遠不會幹政治！好，我該走了！

芬 再坐一會兒！你不知道我是多麼苦悶！

秦 作事，作事，工作會給我們帶來快樂！

芬（靈機一動）嘔，秦醫官，（幾乎要拉住他的手）你教給我怎樣看護病人好不好？

秦 我沒有工夫，你也吃不了那個苦！

芬 教給我！教給我！哪怕是一點兒呢？

秦 一點兒？一點兒有什麼用處呢？真可笑！（笑起來）

芬（也笑）你看，你笑得這麼甜蜜！嘔，秦醫官，你們作醫生的往往和女看護結婚，是不

是？

秦 還沒調查過！我可真該走了！

芬 再坐一會兒！你看，這幾天我就沒這麼痛快的笑過一回！我真希望你能常常的來，我就用不着吃藥了！

秦 不能常來了，佟小姐！

芬 怎麼？怎麼？

秦 （立起來）我要到前方去了。

芬 （也立起來）到前方去？幾時走？幾時回來？

秦 過幾天就走，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芬 嘔，你太無情了！

秦 是的，我也覺得太狠了點！你看，這裏的老百姓真可憐，打擺子拉痢本來都不是不治之症，可是一年不知道因打擺子拉痢死多少人。我在這裏，救了不少條命；我走後，萬一
來個專門敷衍官事，不肯給老百姓服務的人，可就糟了！

芬 你不要走好了！

秦 前方的將士也十萬火急的需要醫生，我不能不去！再說，這裏的大人先生們的氣派，也

教我不願再伺候他們！

芬 誰？什麼大人先生？

秦 像你的父親，佟祕書。

芬 （驚異的）他怎麼了？

秦 沒什麼關係！我走啦！

芬 你不能走！你要不說明白了，我馬上就只得生重病，至少要躺一個月！

秦 沒什麼，真的！他們的官僚氣一點也沒因為抗戰而減少一分一釐，教我看着難過！

芬 我的父親，官僚氣？你大概看錯了吧？他倒是愛講面子，絕不是官僚氣；誰能不講面子呢？

秦 一天到晚弄些無聊的排場，說些無聊的話，作些無聊的事，都因為面子！不過，也好吧！（又要走）

芬 再等一等，只還有一句話！你千萬別誤會了他老人家！我明白我的父親，也敢說相當的明白你，我一定要把這點誤會解釋開！

秦 沒關係！

芬 解釋開以後，你就可以不走了吧？

秦 這麼點沒關係的事，怎能影響到我的去就呢？

芬 秦大夫，不要離開這裏吧！你看，你是這麼可愛的人，假若再能交際交際，應酬應酬，什麼醫院院長呀！衛生所所長呀，一定可以拿到手。以你的學問人品，再加上院長或所長的身分，不就更，更可愛了嗎？你一定要跟我父親作好朋友，不要再誤會他。你們有了感情，他必定能幫助你！

秦 大概他和我永遠作不了好朋友！

芬 嘔，你可真不客氣，秦大夫！

歐 （在門外）佟小姐！佟小姐！

芬 誰？進來！

歐 （進來。已換上了旗袍，更顯得俊美）喲，秦大夫已經來了？我還怕你不來呢！

秦 我是來給佟小姐看病。

芬 秦大夫對我的病啊，非常的關心！唉，我簡直快變成林黛玉啦！歐陽小姐，你怎麼老這麼強壯呢？我都快要嫉妒你啦！

歐 我一天到晚老忙，大概病是不找忙人的！

芬 唉，我真希望也有點事做，可是，唉，身分……

秦 好，你們說話吧，我走啦！

芬 別走！

歐 別走！于科長不是說，佟祕書請咱們吃飯嗎？

芬 你看怎樣？我說父親只愛講面子，而沒有官僚氣，對不對？嘔，歐陽小姐，父親沒告訴
我，教我怎麼預備呢？

歐 于科長告訴了我，教我早點來通知佟小姐。于科長已經教那個小館預備了酒菜。

芬 又是那個餓死人的小館？住在鄉下可真沒辦法！

歐 于科長說，請小姐預備一鍋飯，別的都不用管。

芬 （略帶興奮的）嘔，我趕緊叫徐嫂預備！徐嫂！徐嫂！

徐 （在門外）抓仔？

芬 （摹仿着川調，而不十分正確。）先燉上一壺水，水漲了，泡茶！泡了茶，煮一鍋飯！

徐 （仍在門外）懂不到！

芬 怎辦呢？！三天就換一個老媽子，兩天換個聽差的，換來換去，全是那樣！他們恨不能把
老爺太太小姐的臉面揭下來，扔在地上，跟橘子皮一塊兒掃出去！

秦 爲什麼一定要用人呢？自己不會操作操作？

芬 我——我有病啊！

歐 我去！常跟老百姓在一處，我倒跟他們說得來。一壺茶，一鍋飯，是不是？

芬（掙扎着）不要去，不要失了我們的身分！

歐 我沒有身分！不要緊！（下）

芬 嘔！（要昏過去的樣子）

秦 佟小姐，怎樣？（湊過去）

芬 禁不住生一點氣！（嬌弱的扶住他）病又回來了！

秦 休息休息去。好不好？

芬 我得招待客人；特別是你在這兒，不能慢待了！你可千萬別走，萬一我要真暈過去了呢？

于（推門而入）喲！佟小姐，我道歉！屋裏還沒點燈，我以為沒有人呢！常來常往的慣了，把敲敲門的規矩全忘了，真對不起！

芬（很自然的把手移開）差點又昏過去，幸虧秦大夫扶住了我！（坐在最近的小凳上）

于 小姐的病多虧了秦大夫費心給調治！大夫，請坐！

秦 我馬上就走！

于 嘔，秦大夫，衝着佟小姐你也不能走！坐下！（把他按到一張小凳上，離她很近。）佟小姐，點上燈好不好？

芬 老楊又不幹了！你怎麼不把老趙叫來，幫幫忙呢？

于 老趙就快來到，做咱們的客人。

芬 是不是我又做着夢呢？老趙做咱們的客人？

于 一點不錯，小姐！他發了財！

芬 他？

于 他，老趙！現在已經變成了趙先生！

秦 這是玩什麼把戲呢？于科長，你不覺得難為情嗎？

芬 嘔，秦大夫！

于 等我先點上燈！（在牆角的小桌上，找到兩盞。）得，燈油又都教耗子喝乾了！（急）生智，打開公事袋，拿出電棒，豎立桌上。）先教你放點光明吧！

芬 （又氣又笑）于科長，怎麼這樣淘氣呢？這太不像樣子了！請叫聲徐嫂拿油來！

于 （喊）徐嫂！徐嫂！

徐 （在門外。）抓仔？

于 拿燈油來！燈油，懂不懂？

徐 沒得！

芬 我真不願意再活下去了！沒得，沒得，一切都沒得！

于 沒關係，佟小姐！電棒不比油燈壞！大夫，你說——難為情？一點也不！我問你，你是醫生，外國話是——Doctor。請問這個頭銜是日來的不是？錢哪，這麼厚（比畫）一堆洋錢買來的呀！老趙現在有了這麼厚一堆法幣，天然的他可以買來「先生」二字！秦 不懂！（猛的立起）走啦！

芬 不要走！

于 別走！（去攔）還教我太沒面子了！（秦已去）

芬 于科長，你爲什麼瞎扯這一套呢？

于 我十二萬分的抱歉！不過，小姐的事，我一定幫忙！

芬 我有什麼事？你幫什麼忙？

于 還用我說，小姐？

芬 于科長，你可別給我造謠言！他是來給我看病，他不過是個大夫，你要知道！

于 不久他就是戰區的軍醫處處長！

芬 處長？

于 啊！少將或中將銜，按說，我是科長，他是醫生，我正管着他。可是，我對他很客氣。爲什麼？我有眼睛，看得出事來！一個不大顧面子的人，像秦大夫，必定有個很大的面子在背後邊，像月亮看不起星星，正因爲有太陽給她幫忙。小姐，你看對不對？

芬 是的，他倒是個有出息的人，我也看得出！

于 「兩」個戰區的司——令——長——官都給他來過電報！

芬 可靠嗎？

于 他不像個扯謊的人！

歐 （端着茶進來）喲，秦大夫呢？

芬 真對不起你，歐陽小姐！到我們這兒來作客，反倒替我們端茶倒水的！這個徐嫂！實在太不像話了！

歐 （獻茶）于科長，吃茶！

于 謝謝，謝謝！

歐 佟小姐！（獻茶）我伺候慣了病人，永遠閒不住！

芬 我羨慕你！可是，我作慣了小姐，唉，無法！

于 歐陽小姐，你既是閒不住，我再求求你，你再找秦大夫一趟去，可以吧？

歐 不用再找他了，他不喜歡交際應酬！

芬 我同你一道去，秦大夫囑咐我多運動！

歐 小姐你走的慢，追不上我。

芬 那倒也未必，我要是打起精神來，連秦大夫也能追得上！

歐 嘔，我還是先拿點燈油來吧，不要這麼糟蹋電！（下）

芬 于科長，假若秦大夫上前方，這個小看護也去吧？

于 她說，她也去！所以——

芬 什麼？

于 有道是先下手的爲強……

芬 你怎麼了？我要不看你是老朋友，真要惱了你啦！

于 （嚴肅的）小姐，連佟祕書帶小姐你，都——請原諒我的嘴直——有點太——太——太

教我着急！這是抗戰期間，我們不管是真忙還是假忙，總得做出十分緊張的樣子來！可是，小姐你不緊張，佟祕書更不緊張，我——我是祕書的好朋友——我很着急！

芬 于科長，莫非，難道……

于 沒事！什麼事也沒有，我只是希望小姐你勸勸佟祕書，請他老人家緊張一些！他老人家有出路，我就跟着有好處，這是實話！

芬 父親真怪可憐的！年紀那麼大了，教他跟年輕的人比着幹活兒，他受不了！告訴我，是不是有了什麼風聲？你是父親一手……

于 沒有！真沒有！我這不過是說說知心話，大家好都有備無患！小姐你自己的事，也得——
芬 我有什麼事？別再說了！

歐（上，提着油瓶）徐嫂對我很客氣；看，這不是油？（添油，點燈，把電棒放倒，關住）我頂喜歡這種翠綠的小燈，看，多麼好玩！

芬 我恨死牠了！不夠燈的身分，還假充是個燈！

歐 嘔，佟小姐，燈還有身分哪？

芬 什麼都有一定的身分！啊，歐陽小姐，秦大夫要是上前方，你也去吧？

歐 我也去！看，砲還響着，擔架隊，大夫，看護，一齊跑上去，從戰場上往下搶救傷兵，多麼有意思，有意義呀！嘔，秦大夫要是在這裏，他才會形容呢！于科長，我找他去吧？

芬 等老趙來，教他去吧！

于 小姐，老趙可再也支使不得！

歐 老趙鬧起來了？

于 比我鬧多了！

歐 比科長還鬧！

于 我有什麼呢？脫下這身中山裝，我跟條魚一樣的什麼也沒有！

芬 歐陽，來坐一坐，我問你點事！

歐 算了吧，不用找秦大夫去了，他最怕應酬！（坐）

趙 （在門外）佟小姐！

于 老趙來了！（迎去）進來，趙先生！

趙 （進來）歐陽小姐也在這兒哪？

芬 老趙，嘔，我還得叫你老趙！

于 多年的朋友了！坐下！坐下！（拉趙坐下）

歐 老趙，聽說你發了財？

趙 （又立起來）歐陽小姐！那回我有病，多虧您招呼我！等我的錢到了手，我必得好好的送您一件禮物！

歐 用不着，老趙！送給我，還不如送給傷兵呢？

趙 也好，我聽你的話，你是好人！

芬 你看，老趙，難道我們就是壞人嗎？告訴你，雖然我是這樣病病歪歪的，我也還願意幫助你！你是個新發了財的，對於交際呀，禮節呀，穿什麼衣裳呀，恐怕還不大，不大——

于 熟習！

芬 不太熟習！我們都願意幫你的忙，絕不至於教你露了怯，丟了臉！對不對，于科長？

于 是呀！咱們得給他立個訓練班，不，講習班！（坐）

趙 你們在這兒說話吧，我看看徐嫂去。

于 看徐嫂去？

趙 廚房裏比這兒舒服！

于 你可千萬別再說這樣的話！你要知道，你現在是有身分的人了。

趙 在我們鄉下，有幾十頃地的財主還自己去挑糞呢！

芬 那不行，老趙，你一定要學打牌呀，喝咖啡呀，才能像個 Gentleman……

趙 像個什麼？小姐可別罵人哪！

芬（天真的笑起來）你看，你就不知道我說的那個字，那是個外國字！哼，你該學的事太

多了！

趙發了財更麻煩了！

歐于科，佟小姐，幹嗎這樣爲難他呢？

于爲難他？我們是真心實意的幫助他！

歐我看哪，什麼打牌呀，喝咖啡呀，都是無聊！

芬嘔，歐陽小姐！

于聽！（外面有話聲）大概是方心正夫婦來了！

芬（興奮的）誰？方心正和單鳴琴？那太好了！

于（看趙要去開門）你別動，拿出身分來！坐下！（自己迎出去）方先生嗎？這裏！

芳（興奮的忘了病，輕快的走到門旁）鳴琴，是你呀？（方與單聲勢浩大的走來）嘔，鳴

琴！（擁抱，如演電影。此時，趙又立起。方先生把太太的小傘交給了老趙。）

于（忙着給大家介紹，忙着搶過來小傘）。方先生，這就是趙先生，剛發了財的趙先生！

方嘔，太對不起了！久仰！久仰！（過來握手）鳴琴！過來，這就是新近以財主姿態出現

的趙先生！

單就是你呀！（握手）嘔，趙先生，我們的實業公司算你一百股好了！是不是，心正？

方 是的！趙先生，我們現在正招股，開個實業公司！

單 丁院長，馬院長，賀部長，馮祕書長，張祕書長，全認了股；這裏的佟祕書，于科長，佟小姐，還有——（不幸的忘了歐陽小姐的姓）這位小姐！

歐 沒有我，我買不起股票！

單 哪有的話！哪有的話！老這麼客氣幹嗎？（對趙）我是說，他們都認了股，我們絕對保險，作下一年來，至少有百分之三十的紅利！

趙 于科長，咱們要是作生意，有這麼大的利錢嗎？

于 總得多一點，至少百分之三十五！

單 你們也做生意？

于 趙先生和我是老關係！

單 嘔，趙先生，那可不行！你還能駁一個女太太的面子嗎？于科長，咱們可先別取鬪爭的姿態！

方 先教趙先生看看那張認股的名單。

單 在皮包裏呢！

芬 鳴琴，你先坐坐，等一會兒再辦那些事！你這麼忙忙叨叨的教我頭昏！（她自己跟歐陽

都坐下。)

單 小姐，這是抗戰期間，還能不緊張點嗎？(拿了皮包)這就完，我馬上陪你說話兒！

芬 難得你還這麼漂亮，這麼活潑！

單 (一邊說，一邊掏)謝謝小姐的稱讚！漂亮？不敢當！活潑，倒許是真的。人生就要賺個火熾熱鬧！(只顧說話，沒留神手下；名單很大，把路上未吃完的兩個燒餅夾在裏面。掏出來，燒餅落在地上。)

趙 (急忙去拾)我當是什麼呢？兩個燒餅！

歐 名單裏出了燒餅？!(天真的笑起來)

芬 歐陽！歐陽！

單 (也笑起來)趙先生，快把牠放在一邊吧！太好笑了！你看，我們哪，在鄉下散步，看見了一所大宅子，裏面有很多的花草。

方 菊花和晚香玉一塊兒開放，四川的天時真是好的出奇！真是天府之國！

單 我們倆就手拉手的，像度蜜月的新夫婦似的，走進去看看花。好，兩條小驢子似的大狗，毫不客氣的把我倆堵住了牆根！幸虧房主人出來了，給我們解了圍！

方 要不然，非受點傷不可！

于 燒餅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單 別忙啊！你們記得前幾年那位凌司長？

于 凌自安？

單 對呀，凌自安司長！他告訴我的：無論多麼利害的狗，都受賄賂！所以到鄉下閒游散逛啊，總得帶着吃食！

于 所以就買了燒餅？

單 你的結論很正確！

趙 燒餅打狗，真有點可惜！

單 那，天華公司孟小泉經理的兩條狼狗，還一月吃三百塊錢的牛肉呢！

方 鳴琴，狗的問題可以結束了吧？

單 是的。趙先生請看看名單吧！（遞名單，與佟小姐坐在一處。）

歐 于科長，菜怎麼還不來呢？我早已餓的慌了！

單 嘔，這位小姐可真是爽快！連我這走了二三十里路的還沒敢開口呢！

于 老楊辭了工，徐嫂又不聽調動，沒個人去催一催！

方 不忙！不忙！（坐下）

歐 老趙，你跑一趟好不好？我是真餓得慌了！

芬 歐陽，我的面子都——唉！住在這個鬼地方，連餅乾都買不到！

單 早知道，我們從城裏帶兩筒來！前天，李祕書還送給我們兩筒兒，由飛機運來的！

于 我自己跑一趟吧！

芬 于科長，你絕對不能去！

趙 我去吧，我走的快！

于 謝謝你，趙先生！就手兒催秦大夫一下，你就說佟小姐請他，一定要來！

趙 （交回名單）好啦！（下）

單 嘔，佟小姐，是一位醫生啊？

芬 什麼話呢！于科長，不要老這麼胡扯！

方 那有什麼關係呢！醫生在這年月，地位並不低！

單 我的同學，葉文花，焦鳳麗，還不是都和醫生結了婚？她們都很過得去！

歐 佟小姐，秦大夫的人很好，醫道也很好。可是未必能作個好丈夫，他有些特別的脾氣！

芬 看護當然是明白大夫的！

歐 我說的是實話，好話！

芬 啾！

單 (趕緊岔話) 嚟，這位小姐原來是看護呀？我的表妹也是看護，看護大學畢業！

歐 看護大學？那只有美國才有！

單 可不是，表妹正是留美的！

于 (輕輕拍掌) 真對不起，攔諸位清談！乘着老趙沒回來，我要提出個警告！老趙是個鄉下人，未必肯往出拿錢；方先生，單小姐，可別太逼緊了他！我先約的他，和我經營個小買賣，我想就由我獨自跟他交涉好。再說呢，還有佟祕書的關係！

芬 爸爸不會去作生意吧？

于 我知道！可是我自有辦法！這年月，連傳教的牧師都得做生意！

芬 要是父親願意，我自然不反對。唉，生活太難了，要能不傷咱們的身分，而又多收入幾個錢，也不算壞事！那麼，鳴琴，面子事，你就別再拉老趙入股了！

單 咱們都是講面子的人，不過爲了生活，彷彿就不能不努力奮鬥！

歐 (立起來) 佟小姐，于科長，我先走一步了！

于 飯馬上就來，再稍等一等！

芬 你要是這麼走了，不是教我臉上難看嗎？

歐 還不單是飯的問題！（控制不住自己）我看，你們這些講面子的人太不要臉了！

大家 什麼？！

歐 （往外走了兩步）老趙的錢是老趙的，你們爲什麼要算計過去呢？你們是講臉面的人，還是騙子呢？（憤憤而去）

芬 （在大家沈默一會兒之後）對不起！我得休息去了！（要往起立，被單拉住）我，我沒想到，在自己家裏會受這樣的污辱！我招待一個小小的看護，已經是過度的客氣了；她倒……

于 佟小姐，這沒什麼，我有辦法！因爲秦大夫有了新的發展，我才敷衍秦大夫；因爲敷衍秦大夫，我才給小看護一點臉！我是事務科的科長，正管着他們，我有辦法！

單 佟小姐，千萬別生氣！跟沒有地位，沒有身分的人，犯不着生氣！你要是氣病了，連我們倆的臉上可也就不好看了！

于 佟小姐，都是我的錯兒！

芬 不要再提了，于科長！我想父親決不會去作買賣，我們佟家是世代書香！

方 于科長，你看，小姐已經讓開了，就還教老趙入實業公司的股好了！

單 心正！你怎麼還敢說這件事呢！

于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都是時代的毛病！這時代太偉大了，偉大得把個科長啊，司
啊，全彷彿看不見了！要是在太平年月，憑我這個科長，哼，小洋房一住，小麻將一
打，舒舒服服，自在在在，還用得着費盡心機去混三頓飯吃？真教我悲觀！悲觀！
何必呢，科長！我們掙扎，奮鬥，爲了什麼？爲維持我們的身分，體面。這個動機是完
單 全純正的！前天，我遇見邱參事，他對我說：敵機轟炸的時候，他寧願炸死，不能倒在
地上，怕弄髒了洋服！我們也要有這種精神，教這種精神，通過我們的努力與犧牲，永
久不滅！

方 （鼓掌）鳴琴，好！再來！

芬 父親怎還回來呢？我實在支持不住了！

單 我們本來要跟老人家一道來的，可是他老人家說，還有封要緊的信得寫。

于 祕書說接到一封怪信。

芬 什麼怪信？

于 我沒細問。哼！今天彷彿專出怪事！

趙 （同秦大夫上）于科長，飯吃不成了！

于 怎麼？

芬 嘔，秦大夫，我的頭又昏得厲害！

單 嘔，這就是秦大夫嗎？快請過來，小姐等你都快哭了。（秦不語，不動。）這位大夫可真嚴肅！

子 飯怎麼吃不成了，趙先生？

趙 小飯館不再賒賬！劉老板說，科長欠他二百多啦，舖子小，東西貴，賠不起！

子 這是劉老板說的？好，明天我教他關門就是了！

趙 子科長，別那麼辦！劉老板的買賣小，沒有多少本兒往出墊！

子 要不虧了我，他就能租到房？要不虧了我，就會有人照顧他？過河拆橋，忘恩負義！我賞給他臉才賒他的，就是白吃了也名正言順。好，沒二句話，明天我教他關門！

秦 子科長，我已經發了電報，決定到前方去，請你另找人，務必請在十天以內找到，我好早點起身！還有，老趙要跟我走，我順便把他送回家。

單 方 怎嗎？趙先生要走？

子 秦大夫，我會給老趙找車，教他多住兩天，我還有事跟他商議呢。

秦 子科長，老趙是個老實人，鬪不過你們！

于 我又不是土匪強盜！秦大夫！

芬（走過來）秦大夫，明天務必請過來一會兒，我還得問問你，該吃什麼藥呢？

秦 用不着再吃藥，多運動，多吃點有滋養的東西，管保會好的！

芬 你再來「一」次！

秦 用不着再來！

芬 好吧！我有方法治你！（往回走）

秦 治我？我怎麼了？

芬（站住）你高興嗎，就來跟我講戀愛！

秦 我？講戀愛？

芬 問問他們！

于 我知道，秦大夫！

芬 你不高興嗎，就扭頭一走！你損壞了我的名譽！

秦 我？

于 秦大夫！

芬 等我說完！我賞給你臉，才准你常來常往。你以為，憑你這麼個（伸小指）小小的醫

生，就配跟我交朋友？你以為，憑你這麼個（再伸小指）小小的醫生，就可以隨便戲弄我？

秦 這是從哪裏說起呢？

方 我看，咱們還是先解決吃飯問題吧！

單 心正！你敢再開口！

秦 老趙，我們走！

佟 （上，正與秦趙碰頭）你們回來！有事要問你們！

趙 （看秦仍要走）大夫，祕書說有事。（秦無可如何的一笑，回來。）

佟 （如檢閱然，看着大家，大家都已立起。）秦大夫，聽說你要到前方去了？既然已經要走了，何必還聽劉司長的挑撥支使，故意與我為難呢？

秦 這又是哪裏來的事呢？！

佟 你是劉司長薦來的？

秦 不錯！

佟 那，你不幫助他來和我為仇作對的？

秦 我是醫生，不管你們的閒事！還告訴你，我所以要到前方去的原因，一半是因為前方需

要我，一半是因爲看不慣你們的臭官僚氣！

于芬
秦——

秦 國家到了什麼地步，你們還爲豆兒大的事瞎吵亂鬧，爲什麼不把心思力氣多往抗戰上放一點呢？

佟 你以爲我老了，勢力不行了，處處藐視我！我還不老，我還有很多的辦法！頭一項，我不會教你好好的走了！于科長，他屬你那一科管，開他的差！你抹我的面子，我也會教你難堪，教你終身的履歷上老有個黑點，有個免職撤差的黑點！同時，我也叫劉司長知道，我還有跟他一決雌雄的胆氣和力量！

秦 哈哈！你們都是白天見鬼！沒工夫跟你們費話！（下）

芬 （往前趕了一步）秦——

佟 你幹什麼，繼芬？（看她垂首無言，轉對于。）于科長，你有開除他的勇氣沒有？

于 我有！不過，祕書不是答應了我，教我約他來吃飯，大家言歸於好嗎？他不但得罪了您，他又得罪了佟小姐。

芬 他沒有！

修 繼芬，你少說話！

于 他不但得罪了——（看她一下），而且得罪了我，我本應當馬上教他知道知道我的厲害！不要說祕書您，連我姓于的也不是豆腐作的！可是，我辦事，總把眼光放遠一些——這，我是跟祕書學來的——我看他要到前方去，多少總算有了點發展，所以——

修 到前方去是外放，外任不如京官，用不着敷衍他！

單 修祕書，現在前方可也有升官升得很快的，于科長的顧慮不能算是錯誤。

修 請您二位先坐一坐——嘔，繼芬，你領她們到別處坐坐，我先限于科長談點要緊的事。

芬 爸爸，你怎麼了？我，我很不放心！

修 你去吧，沒事！沒事！

芬 那麼，方先生，鳴琴，你們先到這裏來吧。（領路往外走）

單 待一會兒見，祕書，科長，趙先生！（門方隨芬下）

修 老趙，你也去吧！

于 你到徐嫂屋裏去等我，千萬別走！

趙 飯怎麼樣呢？

于 有辦法；到完全沒辦法的時候，我帶你上我家裏去吃，你千萬別走！（趙下）修祕書，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佟 坐下談！（落坐）你今天告訴我，教我緊張着點，是不是？

于 作個樣子，教人家看着好看！

佟 你並不是這個意思，你不對我說實話！

于 我？我能不能對您說實話？

佟 我剛才想過了，人人都似乎有點輕視我，下自小小的看護，上至司長，全小看我，你不

會看不出來！他們輕視我，必然有個原因，你不會不知道！可是，你不告訴我！

于 我真沒看出什麼來！真沒聽到什麼！

佟 你可是告訴我要緊張着點！那個姓周的書記還說過，我的地位——

于 一個書記的話，聽聽幹嗎？至於我說請您緊張點，不過是大家都那樣，咱們也不能不隨

着，沒有一點別的意思！

佟 緊張？我剛才就試驗了一下。我想一氣批完五件公事。（打開皮夾）這不是？（拿出公

文，用手背拍着）可是我頭昏手顫，看不下去！而且，勉強的看完，我批不了；他們故

意把難辦的案件交給我，教我無從下手！作了二十多年的官，我還能教公事給難住嗎，

可是——

子 您這兩天，身體不大好！

修 我明白了！明白了！這不是什麼緊張不緊張的問題，而是他們要設法趕我去！我的生活這麼苦，沒人體貼；我的資格這麼老，沒人尊重；我的年紀這麼大，身體這麼壞，沒人同情！他們緊張嗎？並不然！我應當緊張嗎？也不然！只是因為他們大家要拿我這個地位，所以故意與我為難，故意說我辦事太慢！不然的話，他們就應當體貼我，尊重我，同情我，不要說我還天天去辦公，就是拿乾薪，永遠不到部辦公，他們也得必恭必敬的對待我！

子 真的！理當如此！不過，你老人家也別太悲觀了。您的經驗是太平年月的，現在是正在打仗，這就大不相同了！

修 難道一打仗就應當不講資格，不講身分？我告訴你，我已經下了決心！

子 什麼決心？

修 我要幹一幹，教他們看看，到底誰成誰不成！對反對我的人，小自書記看護大夫，大至司長，祕書長，從今天起，我一概不再寬容客氣，他們斜眼看我一眼，我就劈面敬他們一拳！同時，我要活動，要發展，祕書還不是我老頭子最後的官銜！

子 好！我一向是您的人，今天明天，以至永遠，老是您的人，我必盡心力而為，幫助您成

功！不過，我們頂好是積極進行發展的計劃，不必消極的多得罪這裏的人；等我們的計劃完成了，教他們看，嚇他們一跳，豈不更大仁大義，更漂亮？

修 我已經開了火，就不能再鳴金收兵。

于 跟誰開了火？

修 秦大夫之類的人！我當面申斥了他，他還有個不去報告給劉司長的？我跟他們幹，幹到底！哼！拿這幾件破公事來爲難我？哈哈！（把公事塞在皮夾中）

芬 （已在門口偷聽了一會兒）爸爸 你先吃一點東西吧？

修 不餓！教他們氣我就氣飽了！

于 嘔，我去催飯！無論如何，我也得把飯弄了來！

芬 于科長，我絕不是來催你，別誤會了我！

于 不，我曉得！我得和劉老板那小子去算帳！（拿起電棒等物）我馬上就來！（下）

芬 爸爸，你一定要先吃點東西！（奮發有爲的樣子）徐嫂！徐嫂！

徐 （在門外）啥仔？

芬 你進來！

徐 （上）啥仔？

芬 飯煮好沒得？

徐 煮好了。

芬 還有榨菜沒得？

徐 沒得！

芬 還有幾個雞蛋？

徐 三個。

芬 去炒雞蛋！

徐 雞蛋？我已經吃了！

芬 怎麼？

徐 啥仔時候了？你們不吃飯，未必我也跟着餓飯！你們不買菜，教我吃白飯哪？我把雞蛋炒了飯！

芬 你去買點什麼來。

徐 天黑都黑了，我哪裏去買？

芬 去到小館叫兩個菜來。

徐 來不贏了，館子關了門——

芬 你滾！

徐 好，明天早上走！（下）

芬 （哭）我沒法活下去了！

佟 繼芬！繼芬！不要委屈！我知道，我都知道！你這二年隨着我受了大罪！不過，爸爸有

辦法！我還要，還能，恢復從前的光景，教你不受屈，教大家看看我還有本事！

芬 （止住淚）爸爸，告訴我實話，衙門裏是不是有了什麼風聲，教您這樣的生氣？

佟 沒有！我資格老，經驗多，要論官場中的一切，他們誰比得了我？繼芬，無論如何，爸

爸不會丟了身分！你是我的女兒，你要安慰我，了解我！咱們忍受這一時，不久爸爸就

會有發展！你看，我是老得沒有用了嗎？我的能力不如那羣年輕的冒失鬼們嗎？

芬 他們十個也比不上您一個！

佟 好，繼芬，幫助爸爸，咱們的前途還是光明的！去，把方心正夫婦叫來！

芬 （走到門口）鳴琴，方先生，請到這裏來！

佟 他們來了，你可以休息休息去，我會招待他們。

單 （同方上）于科長走啦？

芬 他催飯去了。

單 嘔！佟祕書，你老人家的精神可真好，一天辦那麼多的事，還招待這麼多的朋友！

方 祕書是老當益壯！

佟 你們坐下！（他倆坐）啊，繼芬，你去吧！

單 小姐先休息休息去也好！

芬 待會兒再談，我的頭老發昏，對不起啦！（下）

佟 心正！鳴琴！剛才我給張用行祕書和衛次長都打了電話，他們都說沒見到你們！

單 奇怪！

佟 你們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是不是家產弄光，到處找便宜飯吃呢？

方 房子嗎，被炸了——

單 三分之一，沒多大關係！

佟 你們說實話！

單 我們難道是說假話的人？佟祕書！

佟 聽我說，你們要是流亡在外，非找救濟不可，我可以給救濟會，江蘇同鄉會，職業介紹

所，打電話寫信，他們都不好駁我的面子，必定給你們想辦法！

方 佟祕書，你看我們是肯到救濟會去的人不是？

單 哎呀，我的佟祕書，你怎麼這樣看不起人呢？！

佟 別再就誤工夫，你們是不是困住了？

方 沒有！我們還要辦實業公司呢！

佟 好吧！我不能留你們二位在這裏！

單 （怒）佟祕書，你太不講面子了！我們老遠的來看你，你就這樣的對待朋友啊？！

方 鳴琴！客氣一點！

佟 我的心境很壞，你們不要再給我添麻煩！再說，我正在有所活動，家裏不能收容難民！

我求求你們，趕快離開這裏，省得教我的仇人知道了，又給我造謠言，管這裏叫難民收

容所！

單 佟祕書，我們不是難民！

佟 那麼是什麼呢？

方 （警告）鳴琴，不要感情衝動啊！

單 我不能不說實話了！佟祕書，我們在蘇州陷落以前，就把全部財產拿到上海去，作了點

買賣。

佟 （搖頭）忘了你們是書香門第！

方 別人都作買賣，我們就見獵心喜，也玩一玩，並非要作一輩子的商人！

佟 你們賠了？

單 我們的運氣不好，賠得一乾二淨！現在，我們是一無所有，祕書你能不幫一下忙嗎？

佟 我沒辦法！你們想發國難財，沒有發成，倒來麻煩我，我沒辦法！

單 我們既然找了你們，你還好意思把我們趕出去嗎？咱們都是講面子的人！

佟 嗯——這麼辦：先到救濟會求點救濟，然後我給你（指心正）找點小差事！

方 小差事？我不能作，我作過科長！

佟 太難了！你們太難了！你們跟個窮老頭子過不去，是什麼心意呢？

單 祕書，你會窮？

佟（無可奈何的點頭）我的收入不够我支持這個（指臉）的！你們不曉得，誰也不曉得！我的苦痛，只有我自己知道！你們就不要再為難我了！

周（吃得大醉，七扭八歪的闖進來。）佟祕書，走，喝酒去！

佟 你是怎麼回事？啊？

周 走！喝——隔——一杯去，給個面子！

佟 你敢再胡鬧？滾出去！

周 不論他是誰，敢再教我——隔——滾出去，我就揍他！（要往前撲）

方 （去攔）先生，先生！有話好好的說！

老趙！老趙！

周 （向方）你跟我喝一杯去！有的是酒！

趙 （跑來）怎麼啦？

佟 把他趕出去！

周 老趙，你也在這兒哪？走！你們倆——隔——也去！

趙 周先生，周先生！（拉住他）

周 沒人看得起我，我知道！老趙，薛大嫂（指單）！

單 我姓單！

周 你們都捧我一場！看，（掏口袋）我還有五塊錢呢！秦大夫——好人——給我的！走，有酒有飯，就缺點面子！

方 我不去吧？咱們素不相識！

周 難道你們不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隔！

單 那，似乎也得說個「請」字吧？

周 我「請」！

單 心正。他是「請」客，似乎別駁他的面子吧？

佟 你們敢去！

周 祕書也得去，我一個月的薪水……

單 準有酒飯啊？

周 我還騙你？

方 走啊，鳴琴，別太傷了面子！（夫婦架着周下，趙閃開。）

佟 太豈有此理了，明天我開除了他！

趙 他是喝醉了！

佟 我問你，他是誰薦來的？

趙 不知道。

佟 總有人支使他，到這兒來胡鬧；憑他自己，他沒有這個胆子！

趙 他是喝醉了！

佟 哼！我跟他們幹！幹到底！明天我先開除了「他」！

（幕）

第三幕

時 第二幕的數日後。

地 佟祕書家中。

人 佟祕書 于科長 秦醫官 佟繼芬 歐陽雪 周明遠 方心正 單鳴琴 趙勤

開幕 佟府整個的陷於苦惱中。徐嫂已辭工，但方心正夫婦却没有絲毫辭別的意思。佟祕書正患着一點「面子病」。佟小姐本是多愁多病的人，這幾天也更憔悴可憐。雖然很想臥床不起，她可是還不能不出來。因爲一眼看不到，單鳴琴也許就——舉個例說——把客廳裏的檯布剪成小塊，當作手帕用。看吧，開幕時，單小姐已經在客廳裏低聲的唱着。她穿着佟小姐的綉花拖鞋，披着佟小姐的秋大衣，臉上擦了佟小姐的香粉——所以擦得特別的厚。

單 (低唱着一段西洋的情歌，從容的各處搜尋。) 哼，把香煙「都」藏起來了！(笑了笑)
真週到！

芬 (輕輕的進來，看着單，半天——) 鳴琴！

單 喲，你吓我一跳！(趕緊過去拉住芬的手) 你不是不大舒服嗎？幹嗎這麼早就起來？現

在才十點多鐘！

芬（冷雋的）不能不起來了，怕我的大衣教老鼠給咬了！

單 穿在我的身上是絕對保險的，我的佟小姐！你等着，等我的皮箱都來到，我送給你一件——也許兩件——最新式的秋大衣！

芬 鳴琴！鳴琴！你是怎麼了？你們在上海把產業全隨便的——

單 不是隨便的，我們的確有計劃，有勇氣！運氣不好，那誰也沒辦法！

芬 你什麼東西都沒有了，怎麼還說什麼皮箱，秋大衣呢？

單 哈哈，你還是沒結婚的小姐，太幼稚！我這結過婚，見過世面，嘗過些世上甜酸苦辣的人，就不能不虛虛實實，真真假假。只要面子上好看，就說上一大套，起碼也熱鬧熱鬧，好不至於教自己太悲觀了！

芬 要是教人看出破綻呢？

單 面子就像咱們頭上的別針，時常的丟了！丟了，再找回來，沒關係！

芬 要是找不回來呢？

單 拉倒！——只有這個態度，才能處處爭取面子，而不至於教面子給犧牲了！

芬 我不能明白！（慢慢的來回走，忽然立住。）鳴琴，我們說點真的話，好不好？

單 真話？真話可往往戳破了這個（指臉）

芬 我沒法再顧那個人！告訴我，你們夫婦到底有什麼打算呢？

單 計劃很多，早晚總會有幾個能實現的！

芬 在計劃不能實現之前，你們就在這裏——

單 養精蓄銳！

芬 鳴琴！你知道父親的脾氣，你知道現在物價是多麼高！

單 佟祕書是最講面子的人，況且作官多年，還沒有點積蓄？我看，一切都不成問題！

芬 父親講排場，沒剩下錢！鳴琴，說乾脆的吧，你在這兒也可以，你知道徐嫂走了，不好

找人？

單 怎麼着？你難道想教我作「有缺卽補」的老媽子嗎？你看看我這雙手吧！還是那麼白不是？我的手跟你的手一樣，不是爲生火煮飯長着的！

芬 唉！（無力的坐下）

單 佟小姐！佟小姐！別生氣！我在這兒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用處！小姐，你今年——

芬 幹嗎？十七！

單 當初，我十七了八年，十八了五年。現在，我結了婚，不在乎了，所以對人說我二十

二。不過十七也罷，十八也罷，並不能解決問題！等到咱們的臉不大幫咱們忙的時候，嘴裏越說十七，心裏可越發慌！

別說了！我心裏直鬧得慌！

單 恐怕痛哭一場才更合適！告訴你吧，我的作用就是能幫忙你解決了你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秦大夫——

芬 他與我沒關係！

單 何必跟我還這麼嘴硬呢？

芬 世界上不見得只有他這麼一個男子吧？

單 江裏儘管擠滿了魚，不去釣的連一條也得不到手！抓住他，告訴你，抓住他！

芬 你把我看成什麼樣的人了？！

方 （匆忙的進來，穿着佟祕書的大衣。）鳴琴！喲，佟小姐也起來囉？

芬 （勉強的一笑）怕起來太晚了，沒人給你們拿件衣服什麼的，天氣相當的冷了！

方 哈哈！用不着小姐操心，自家人還鬧什麼客套嗎？佟祕書的大衣，我穿着正合適！

單 可惜稍微肥了一點！

方 鳴琴！好消息，我找到事作了！

單 什麼事，心正？

方 祕書！

單 你看多麼巧！住在祕書家裏，你也就作了祕書，多少薪水？

方 薪水不薪水的倒沒多大關係，我要的是這個頭銜。有了頭銜，我還是進行咱們的實業公司！

單 對！掙薪水是有限公司，辦實業是無限公司！你什麼時候走呢？我去給你收拾行李！

芬 鳴琴，你又——

單 （笑起來）你看，我老以為這還是太平年月，要動身就得收拾行李！嘔。心正！

方 怎樣？

單 我捨不得你，咱們一塊走！

方 那麼咱們就去跟修祕書辭行！

芬 他老人家身體不大好，我替你們說一聲吧！

方 我「彷彿」還得跟祕書借點路費！

單 又是借，又是借，我恨透了這個「借」字！

方 世界各國的政府還都免不了借款，這並不寒信！我看哪，鳴琴，你還是多在這裏住兩

天，等我在重慶把一切略爲佈置一下，再來接你；這樣，可以減少些你的苦處！

單 我捨不得你！

方 我是怕你受罪！

單 佟小姐，心正沒別的好處，可是有顆金子作的愛心！好吧，佟小姐，「你」給他點錢，教他快快的走。我呢，再多住兩天，聽他的消息；同時也好專心的辦辦你那件事。

芬 哪件事？

單 還裝什麼傻呢？好佟小姐，給他點錢！你不要動，我去拿你的皮包！在枕頭底下放着呢，是不是？一定是，枕頭底下是最放心的地方！（下）

芬 方先生，難得你能駕馭這麼一位太太！

方 第一流的女人，連討厭都討厭得可愛！

芬 不當着你太太的面，告訴我實話，你到底找到什麼事了？你不說實話，我不能幫助你！

方 祕書！

芬 什麼祕書，這麼方便？

方 圖畫研究會的！

芬 圖畫研究會還有祕書？

方 他們本來要個書記，我力爭非叫秘書不可！

芬 那能有很大的收入嗎？

方 當然不能。不過，只要今天來個秘書，明天再來個什麼委員，我就有了身分，也就有了辦法！假若今天有人給我五百塊錢的薪水，而名義是書記，我寧願意餓死！

芬 這也有些真理！

方 佟小姐，你也是個了不起的女子！一般人是絕對不會了解我這點苦心的！更坦白更深刻的說吧：我寧可去欺騙，也不肯手背朝下去求救濟！我今天求了你，是因為小姐你能了解我！看見沒有？我的手直顫，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說真話！

單 （從老遠就喊）佟小姐！佟小姐！（進來）你可真行！我怎麼打，也打不開這個皮包！鑰匙隨身帶着呢，是不是？

芬 大概是！（立起來，接過皮包，微笑着掏胸前的小袋，把皮包打開。）方先生，你拿五十塊錢去吧。

方 佟小姐，這可是暫借，日後一定償還！鳴琴，不過三五天，我必定來接你，連佟小姐也接到城裏去玩上幾天。

芬 我父親的大衣——

單 好在他馬上就回來！心正，從結婚到今天，咱們沒分離過一天，我真……（很難過）
方 鳴琴，要堅強，掙扎！佟小姐，我可把她託咐給你了！（往外走）

單 （追着他）心正，達靈！快回來呀！嘔，心正，路過診療所的時候，把歐陽小姐請
來！

方 她肯來嗎？

單 你就說我和佟小姐都不大舒服，大夫和看護一聽說有病，就忘了以前的事了！快回來
呀！（看他走去）唉！

芬 你教歐陽雪來幹嗎？

單 爲辦你的事，要辦就急不如快！

芬 我看這全是胡鬧！

單 我完全出於至誠！我不忍看我們這樣的女子入了尼姑菴！

芬 鬧出笑話來呢？

單 你是又怕，又要試試！

芬 怎麼？

單 要不然你幹嗎留住我，不教我同心正一塊兒走呢？

芬 我什麼時候留你來着？

單 你可也沒堅決的教我走，不教我走就是有意留住我！

芬 你呀，鳴琴，真教我沒了辦法！好吧，你等着她吧，我不能見她，不屑於見她！（要走）

單 都交給我辦吧！請放心，我決定不會把事辦壞了！（芬下，單看着她的後影，點頭微笑。方輕輕的上來。）你請了那個小看護？（方點頭）好，拿來！

方 （拿出剛才得來的五十元）還是老辦法？

單 當然！把錢全數交給太太的，才是摩登的好丈夫；這個原則我永久不變！（接錢）

方 我真得上重慶嗎？

單 當然得去！五十塊錢，一件大衣，還不走？再說，你還得去上任呢！

方 你呢？那件婚事有成功的希望嗎？

單 管牠成功不成功，至少我還得教佟小姐再開兩次皮包！你去吧！

方 光是這件大衣，恐怕不會把我送到重慶吧？

單 拿去！（給錢）二十塊！

方 起碼也得平分吧？

單 難道你就死吃這二十塊，不再作別的活動？

方 沒有你跟着我，我就失去了靈感！

單 起碼有那個祕書的事呢！畫畫的必是名家，常來常往的必是些闊人，你大有可為！走吧，我祝你成功！別忘了實業公司，那最時髦！

方 也祝你成功！（要走，又回來。）看在夫婦的愛情上面，再多給我五塊！

單 給你！努力呀，要對得起我呀！

方 （接錢，剛要走，歐陽匆匆的進來。）歐陽小姐，你們談談吧！我還得上重慶去！辦實業真麻煩死人！（下）

單 （向他喊）喂！回來的時候，別忘了帶幾廳炮台煙來！歐陽小姐，請坐！

歐 我正忙，不坐了吧。你不舒服？

單 我很好！你忙，咱們快快的說！歐陽小姐，秦大夫是不是有點愛佟小姐呢？

歐 這又是什麼把戲呢？你們有工夫，可以一天到晚搞這些無聊的事！我忙，我不能陪着你們玩！（要走）

單 稍等一等！我求求你，只是這一次，絕不再麻煩你！我只求你對佟小姐說一句話！（拉住歐，喊：）佟小姐！佟小姐！快來呀！（向歐）只求你說一句話，說秦大夫有點愛

她！千萬！千萬！

芬（慢慢的進來）幹嗎？（看見歐，但未招呼）

單 歐陽小姐說了——（轉向歐）你說呀！

歐 唉！我真不明白你們是幹什麼呢！

單 你說！你說！

歐 好，我說！秦大夫——

單 對！秦大夫！

歐 秦大夫和我本來預備上前方去。大家知道我們是上前方，誰也不便攔阻我們。可是，你們吹出風來，說是把秦大夫撤差，弄得大家和附近的老百姓全聯名來挽留我們，這是何苦呢！前方急需醫生護士，可是秦大夫的心軟，一見百姓們留他，他又拿不定主意了！你們瞎鬧你們自己的事還倒罷了，爲什麼妨礙別人的正經事呢！你們難道就不曉得現今是在抗戰？瞎鬧些什麼呢！

單 那麼秦大夫不走了？

歐 不曉得！（下）

芬（又要昏倒的樣子）這就是你的好辦法！（坐下）

單 這個消息太好了，秦大夫能够留在這裏，咱們還不是十拿九穩嗎？

芬 不要再說了！

單 我們得設法把秦大夫馬上請來！

芬 不要再說了！成不成？

單 請他來給祕書看看病，他就不疑心是祕書要撤他差了不是？對！對！請他來給祕書看看病！

修 （換上了長袍馬褂，輕輕的走進來）給誰看病！

單 喲！（急忙過去攙他）你老人家怎麼不多躺一會兒？你的病好了點嗎？

芬 （立起來）爸爸，今天怎樣？

修 （慢慢的坐下）我沒什麼病，只是心裏不痛快！

祕書，就放開了心吧！心正啊，已經找到了事，上了重慶。

什麼事？

祕書！

什麼機關的？

圖——（但沒有搶過單）

單 土產委員會的。

佟 沒聽說過這麼個機關！

單 新成立的！

佟 主任委員是誰？隸屬哪一部？他是什麼階級？

單 他急着忙着就走了，我沒能細細的問他。是不是？佟小姐？

芬 （用鼻子）哼哼！

佟 這是對的！我們書香門第的人，還是在政界活動，作買賣，無論怎樣，總有些不體面！

單 祕書的意見和我的完全一致！這就好啦：心正找到了事，我暫時在這裏幫幫小姐的忙；等心正在重慶安置好了，我再進城，也請小姐去玩幾天；一切的一切慢慢的就都上了軌道。只有一件不大放心的，剛才我正和佟小姐商議，就是祕書的病。年紀到了，萬不可大意，總得請大夫看看！

佟 這個鬼地方，找不到醫生！

單 秦大夫還沒走！

佟 他？他來到，我的病就加重三分！

單 祕書別太爲難了小姐，她是一片孝心！

修 我不准他進這個門！

單 嘔，我去看看他，問問他祕書該吃些什麼藥？

修 你去，是你的事，與我無關！

單 好，我去問問！（向芬遞了個眼色，又用手比畫了一下，意思是把大夫請來。芬未置可否。下）

芬 爸爸，幹嗎穿起馬褂來了？

修 哼！（沈默了一會兒）他們說我不明白抗戰，不適宜於作抗戰時期的官吏。好！我偏穿上長袍馬褂，教他們看看，看誰能把我趕出去！

芬 誰說的？誰說的？

修 說我悲觀，說我懶散，甚至於說我勾通漢奸！

芬 勾通漢奸！誰說的？

修 （慢慢的把那封怪信掏出來，手有點顫。）那天，我一接到這封信，就知道其中必有故典。你看，筆蹟是熟人的，是同衙門的人的，可是不直接的送過來，偏轉個灣先送到重慶辦事處，又由那裏交到這兒的號房，是不是有毛病？

芬 一定！是誰的筆蹟呢？

佟 看着眼熟，可是不能斷定是哪個人的。我沒那麼大的精神去調查。我本想教子科長替我調查一下，可是近來我連他都有點懷疑了！

芬 怎麼？他不是爸爸一手提拔起來的嗎？

佟 我想，他準知道這些事，可是他一味的敷衍我，不對我說實話！他要八面討好，不得罪一個人，我明白！

芬 爸爸給我看看！（要信）

佟 你不能看！你要是看過了，恐怕你就連一聲爸爸也不再叫我了！

芬 是無名信？無名信永遠沒什麼用處！

佟 這封無名信是個例外，裏面說我勾通漢奸，而且有證據！

芬 有證據？爸爸，有證據？

佟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你記得你的陶二叔？

芬 陶平甫叔叔？

佟 （點頭）他在「那邊」呢！他給我來過信，問好的信。他雖然是在「那邊」，還不忘舊。來信問候我，我不能不給老朋友個面子，所以就回了他一封信！

芬 你怎麼寫的？爸爸！

修 也是問候的話！

芬 沒說別的？

修 嗯——我發了點牢騷！

芬 爸爸！你怎能那麼大意呢？

修 繼芬！連你也責備我嗎？也不了解我嗎？

芬 爸爸！我——

修（立起來）你想想看——這裏的家，上海的家，都放在我老頭子一個人的肩上！兒女儘管不孝，我不能不作慈父！你的曾祖父，你的祖父，都是進士出身，不能由我這一代敗落了家風！我自己作官二十多年，不能在今天丟掉了身分，可是我現在連小大英的香煙都不敢吃！我也穿上制服，聽人家喊一二也跟着唱黨歌！還教我怎樣呢？我能不發牢騷？（怒氣沖沖的坐下）

芬 爸爸，先別生氣！我明白！我明白！

修 都是什麼東西，偷拆我的信！而且拿我的信作證據，說我勾通漢奸！

芬 我看，沒多大關係！他們還能把你怎樣了？！

佟 哈！他們也許借此……反正我決不辭職，決不辭職！有胆子，他們免我的職好了！作了

一輩子官，落個免職，我——我……

芬 他們不敢！

佟 也不敢說，我簡直不認識這個世界了！可是我並不心虛，我自幼所受的家教，所讀的書，所經驗的官場的人情世故，教我知道自己並沒有錯處！

芬 （忽然一軟的坐下，低泣。）假若，假若，爸爸，爸爸，假若他們……咱們怎麼辦呢？

佟 繼芬，繼芬，爸爸有辦法！有辦法！沒了祕書，佟景銘就根本不存在了！我豁出這條老命，去幹，去活動！繼芬，我會教你看看，丟了祕書，我會來個廳長，或者大機關的處長！咱們有朋友，有資格，有活動的能力！我馬上到辦公處去，發信，發電報——我的信上電報上的人名官銜，就能把跟我搗亂的小子們吓得發抖！

于 （上。抱着許多東西，如掛麵，藕粉，果子露之類。）喲，佟祕書，您起來啦？身體怎麼樣？啊！佟小姐，我給祕書由城裏帶來些（一邊說一邊放東西）不值錢的吃食，鄉下什麼也買不到！

芬 （忙擦了淚）這是幹什麼呢，于科長！

于 小意思，小意思！

佟（稍一欠身）謝謝啊！坐！（把信又藏起）

于（半）祕書不要緊了吧？

佟說不上什麼病，只是心裏不痛快！那個姓周的書記呢？

于早滾蛋了，前幾天我就把他開除了！

佟中國將來怎麼好呢？這羣年輕的是既不讀書，又不知禮，何以繼承我們這一代的文化呢？

于祕書倒不必憂慮，他們活到三十歲以上，就慢慢的懂得事體了！

佟繼芬，倒茶呀！

于千萬別客氣，佟小姐！徐嫂又走了？今天下午我就給您送個老媽子來，一定！唉，單是老媽子問題就弄得我頭昏眼暈，簡直沒辦法！

芬（借機會出去）我看看我屋裏的暖瓶裏有沒有水。

于別客氣，我們是自家人！

芬先坐一會兒呀，于科長！（下）

佟于科長，對秦大夫和那個小看護都怎樣處治了？

于我還沒辦！可是已經吹過風去，要撤換他們，教他們曉得曉得！他們要是知趣呢，趕快

來向祕書道歉，我想事情也就可以過去了！我也實在

修（搖頭）不是辦法！

于我實在爲難！嘔，祕書，有個相當好的消息！

修還有好消息？

于老趙啊，又教我拉回來了！他不是要隨秦大夫一同走嗎？我對他說，我能給他謀個差事。

修老趙還會作官嗎？

于所以才打動了他呀！我說，有錢而沒有地位，不但身分低，而且還許有點危險！面子要
是錢作的，地位就是錢財的保險櫃！我這麼一說，他受了感動，決定和咱們合作。這是
爭奪戰，咱們勝利了！我已經借給他一身舊洋服，教他先練習練習。他待一會兒就來看
您。

修于科長，我對這件事不很感覺趣味！

于祕書，您不用管，把事情都交給我辦，您只要出個名就行了！

修我的姓名似乎不好和老趙並列吧？我問你，于科長，你知道我近來爲什麼——
于等一等，修祕書，大概是老趙來了。（立，出迎。）趙先生，來吧！嘔，單小姐，方先

生呢？

單（同趙上，趙穿着舊洋服）心正上重慶了。祕書，秦——

佟待會兒再說！

趙佟祕書，您看我這個樣好看嗎？

佟 恩——

趙子科長，我受不了這份兒洋罪！（不住的拉領子）

于誰教你把領帶繫得這麼緊呢？領帶是個裝飾，不是爲勒死自己的！（給他收拾）

單趙先生，穿慣了就好了！（指他的口袋）這鼓鼓囊囊的是怎麼回事啊？

趙洋服的口袋多。我想啊，口袋都裝滿了東西，才顯着闊氣，所以把破襪子什麼的都塞在裏面了！

單（用力禁止自己笑出來）唉！相反的，洋服的口袋不要多裝東西！

趙那麼要這麼多口袋幹嗎呢？

中單小姐，你去，和佟小姐，給他詳細的說明一下，好不好？

單 好哇！趙先生，你來，我細細的告訴你！

于連怎麼握手，怎麼吸烟，都告訴明白了他！

趙 我不會吸烟！

于 有備無患！趙先生，我們在一個星期內，必能教你成個最體面，最有身分的人！

單 你跟我來，我喜歡教給你！（與趙同下）

于 行了！行了！一定能成功，老趙相當的聰明！

佟 我不大贊成這些辦法！

于 可是除此以外，咱們別無良策呀！物價是這麼高，咱們的收入並沒增多，再不設法弄點資本，作點買賣，咱們還怎麼活着呢？再說，咱們又都是講體面的人，不能不交際應酬，一場小牌打下來，就許輸上一二百塊，心裏難過，臉上還得帶出滿不在乎的樣子來；咱們太苦了！太苦了！

佟 苦是苦哇，可是咱們應當另想辦法，不能把身分降落到和商人一般兒低！

于 祕書，您是沒看見！我這次上重慶，都看見了！單說咖啡館吧，一塊六，甚至於兩塊，一杯咖啡；看，夜裏十二點，坐着滿滿的人！再細一看，沒有一個公務人員，而都是那能把握住時代的老少男女！不說屈心話，我真看着眼紅！老趙呢，有我調動他，他不至於不肯拿錢；我自己呢，又有幾年辦事務的經驗；再加上您的地位名望，我們是百無一失！（坐）

修 由作官而發財，名正言順，自古爲然！作生意——

于 可是·祕書，咱們有馬上升官的希望嗎？祕書，（掏）在重慶，朋友送了我幾枝炮台烟，我給您留着兩枝！（獻煙）

修 （微笑了笑）一人一枝吧！（拿起一枝）唉！這枝煙引起我無限的感慨！（點上煙）你問我，有沒有升官的希望？

于 （吸了一口）到底炮台是炮台！是，祕書！咱們能有馬上升官的希望嗎？

修 我先問你，假若現在你的地位有點不穩，你怎麼辦？

于 那我乾脆就作買賣去！

修 假若是我呢？

于 您？祕書您這幾天是怎麼了？您怎麼老說這種不吉祥的話呢？

修 我——（要掏那封信，又不敢，立起來愕了一會兒。）我真不明白你！

于 不明白我？怎麼了？

修 好吧！（又頹然的坐下）沒什麼事！我只告訴你這一點——假若我丟了現在的官職，我就還是在政界活動，決不另找出路！你的方法多，我的氣魄大！是的，我馬上就得動手！在我死後的訃文上還不能只印上個祕書！我問你，你說我要往外面發展，譬如說弄

個省政府的廳長，怎樣？

于 好哇！您有路子嗎？

佟 路子是很多！不過——廳長總是外官，而且也許太累，我的身體不行了！還是在京裏，弄個司長，比較更合適一點；這，我也有路子！

于 可是，在您沒得到十分把握以前，別先冒險辭職呀！

佟 決不辭職！多在這裏一天，就多能給他們些個難堪；他們不顧面子，我也不便分外的客氣！不過，他們要免我的職呢，怎辦？

于 免職？我勸您還是騎驢去吧，您的身體必定是不大好！

佟 你一點也不幫助我了（又要掏信，又不肯。）憑你的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能不知道？我知道什麼呀？以我的年紀經驗說，我只配作您的兒子，這總算說到家了吧？您爲什麼老跟我這麼吞吞吐吐的呢！

佟（受了感動似的連連點頭）說的好！好！在官場年久了，我不能不時處處留神，也許我錯想了你！好吧，我的苦痛，我願自己忍受，不必再說了！我想你不能是個「吃裏爬外」的人！好，我只求你一件事！

于 什麼事？我必盡心給您辦！

修 假若你聽見什麼風聲，要趕快來告訴我；可不准教繼芬知道了！我，沒關係；她，受不起打擊！

于 風聲？打擊？我一點也不能明白！

周（上）修祕書，于科長！

修 你又幹什麼來了？

于（立起來）周明遠，你敢在這裏胡鬧，我教巡警抓你！

周 用不着，我是來給修祕書道謝！

修 去，去，去！我沒工夫跟你說話！

周（仍坦然的）你沒工夫，也得聽我說完了！

于 不要胡鬧！你丟了差事，是你自己的過錯，不能怨別人！

周 修祕書總多少有點過錯！他教給我耍面子，講身分，可是又隨便的開了我的差！簡直是隨便拿人開玩笑！不講人情，不管真理，你們只有比紙還薄的一張面子！現在——

修 不要再說，滾出去！

周 聽我說完了！

于 周明遠，你是不是來求點錢，或是還求個差事？

周 我既不缺錢，也不求事！你們以爲一個人抹了你們的面子，馬上就可以餓死？並不那麼容易！

佟 你這是成心來搗蛋！

周 我來給你道謝！你開除了我，我倒得着了點好事，塞翁失馬！

于 嘔，你得着了好事？（柔和多了）請問，什麼好事？

周 我上張司長家裏教書去了！

于 （坐下）嘔，不過是教書哇！好了，好了，別彼此就誤工夫，請吧！

周 我還有點重要的消息，要報告給祕書！

單 （同芬，趙上。）喲，周先生！又來請客嗎？

佟 鳴琴，你不覺得難看嗎？

單 那算什麼呢？于科長，你看趙先生有個樣子了吧？

于 （打量趙）好多了！就這個樣出去，你說你是什麼委員，都得有人信！（轉向周）你請吧，我們還有事！

周 等我報告完了，在張司長家裏，我聽到了一點消息：大概不久部裏有些人事上的變動。
于 真的？

周 我永遠不說謊話！

于 怎樣的變動？有我的事沒有？

周 聽我慢慢的說！前天晚上，次長，還有好幾位重要的人，都在張司長家裏吃飯。

于 可惜，那天我正在重慶！

佟 有劉司長沒有？

周 沒有。

佟 沒有？好！

周 他們說了許多的事，我只聽到了一部分。他們說，佟祕書大概——

于 怎樣？

周 跟我一樣！

衆 什麼？

佟 （昏發顫）什麼？

周 恐怕得免職！

衆 免職？

芬 嘔！爸爸！

修 繼續芬！不准這樣，周書記，你說完了？

周 說完了！

修 你以為這就可以出了氣，報復了我開除了你的仇？我告訴你，我的辦法還多着呢！你滾出去！

周 （冷笑，要走。）

于 等一等，周先生，咱們一塊兒走，我還要問你點事！（急忙把桌上的禮物收拾起來）

芬 （對於）你幹什麼？

于 修祕書的病已經好了，我把這些東西送給別人去！咱們是自家人！

芬 呸！不要臉！

周 嘔，于科長，我還忘了說，大概你也——

于 我？我怎麼了？我並沒說過悲觀的話，沒勾通過漢奸，怎麼有我呢？

修 我的事你知道？你這個八面討好的人！

周 （對於）你討好太過了，他們說你是修黨！

于 修黨？（把東西又放下，對修）您看，我還是您的人不是？您連累了我，還倒罵我？我太冤了！

芬 你還冤？你怎麼不早告訴父親一聲來呢？

于 以往的事不必提了吧。我有我的難處，我有我的辦法，我的官職小，不能得罪任何人！我明知道誰要失敗，我還得敷衍他；宦海升沉，哪有準呢？連這麼着，人家還說我是佟黨，我冤枉不冤枉？

周 不僅是佟黨，你大概還有金錢上的毛病！

于 這是侮辱我！侮辱我！我要是肯賺錢的話，還能這麼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窮相？！

佟 （立起來）周書記，你可以滿意了吧，羞辱了我這麼半天還不夠嗎？

周 啊——佟祕書！我，我，要不是前幾天你那樣對我，我決不會辦出這種事來；我，唉！都是爲了一點臭面子！（走出去）

佟 （微顫着，看他出去，問于）你怎樣？

于 您說怎樣？嘔，咱們既是一同失敗了，就還一塊兒幹吧！您的聲望，我的經驗，老趙的錢，咱們——

佟 我沒有了聲望，什麼也沒有了！免職就是死刑！

于 怎麼辦呢？

佟 你也請出！

于 好！趙先生，咱們一同走吧？（又去收拾那些禮物）

趙 你先走吧，我再等一等！

于 那麼我先走一步了，咱們家裏見！（抱着東西走了兩步，又回來。）嘔，我把掛麵給您留下吧，您過兩天要是願意跟我合作，就再通知我一聲！

佟 你滾！（把掛麵扔出門外。于下）嗚琴，你呢？

單 我到城裏找心正去，看他有什麼辦法沒有？我看哪，周明遠的話未必可信，先別着急！即使他的話是真的，好在免職的命令還沒有下來，趕快想辦法，還能來得及！

佟 免職的命令下來，我早就……

芬 嘔，爸爸！

單 佟小姐，別着急！我上重慶去想辦法，大衣我借穿幾天啊，改日送來！趙先生，別忘了入股！（下）

芬 爸爸，免職？能够嗎？

佟 不要再說那兩個字！

趙 佟祕書，我可以幫忙不可以？

佟 （看了趙一會兒）沒關係！部長，次長，都是熟人，他們不會把我……

芬 爸爸，就馬上去活動呀，別再就誤着！

佟 我有辦法！我馬上去！嘔，我的頭暈！（幌了幾幌）

芬（攙住他）那，你就先休息休息！

佟（坐下）有辦法，不忙！不忙！

秦（上）佟祕書，什麼病？是不是感冒？

芬（拉住秦）秦大夫！秦大夫！

佟 繼芬，小姐的身分！（芬放手）秦大夫，你幹嗎又來了？

芬 嘔，爸爸，不是單鳴琴把他請來的嗎？秦大夫，這到了你該明白表示態度的時候了！

秦 表示什麼？祕書到底有什麼病？

趙 不是病，大夫！

秦 不是病，找我幹嗎？

芬 爸爸的差事……

佟 繼芬，你！

芬 嘔，秦大夫，你認識兩位司令長官，不能給父親想想主意嗎？

秦 到底是什麼事呢？

佟 繼芬，你要是不願佟家的臉面，你跟他走好了！

芬 秦大夫，你能不能帶我走呢？

秦 帶你走？你會幹什麼呢？

佟 繼芬，你好狠心！你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芬 爸爸，我——教我怎麼辦呢？好，好，我決不會離開你！

佟 這就對了，咱們要死，死在一處！秦大夫，我一向看不起你；今天，我求你件事，告訴

我，怎樣的死才更體面一些？

秦 祕書是不是熱度很高，燒得胡說？（過去，摸他的脈。）

佟 （撤出手）告訴我，怎樣自殺好？

秦 我只會救人，不能勸人自殺！

趙 祕書，怎麼爲這點事就要投河覓井呢？難道不作官就得死？天下沒作過官的人可多了！

問問秦大夫！

秦 老趙，到底怎回事？

趙 剛才周書記來說——

佟 老趙，沒你的事，你可以走啦！

芬 秦大夫，周書記說——

佟 繼芬，我都快死了，還不給我留點臉嗎？

芬 秦大夫，大概不用我說，你也可以明白了，你說我怎麼辦呢？

秦 我不明白！我沒辦法！你們的病，我治不了！

芬 你是不是有點——喜歡我呢？

佟 繼芬，身分！

秦 對不起，我得走了，我弄不清這都是怎麼回事！

芬 你不能走！（又要拉他）

佟 繼芬！

趙 佟祕書倒是真有了難處，秦大夫你幫幫忙！

秦 除了治病，我什麼也不會！

芬 我怎麼辦呢？

佟 秦大夫，老趙，走吧！繼芬，我想起來了，吃安眠藥比上吊跳河都更體面一點？繼芬，

咱們有了辦法！

芬 嘔，爸爸！（哭）

修 秦大夫，我想的對不對？安眠藥！安眠藥！

秦 怎麼回事呢？

芬 嘔，秦大夫！

修 繼芬，小姐的身分！

(幕)

忠

烈

圖

小引

茅盾先生不遠千里而來約稿，囑寫大鼓書詞，以求通俗，增高民衆抗戰情緒。我已寫過好幾段大鼓書，交各刊物發表；不想抱定一樣死啃，所以答應下給他一篇舊形式新材料，「古今奇觀」式的小說，可是，那時節，我正寫着一齣京劇，新刺虎，成績如何，未敢預料，不便先對約稿的人說。茅盾先生走了，王泊生先生來到，新刺虎恰好寫成。把劇本交泊生先生給看看，真正行家，再好沒有。對他哼了一遍，他說可用；馬上抄了去，教他的學生去排演。

我很高興，決定再寫一齣，送給茅盾先生；四十一歲了，還免不了小孩子的耍乖！大鼓書，小說，京戲，形式雖各不同，目的好在都爲通俗與激發民衆抗戰熱情；以此易彼，或無多大罪過。

本着個人對於京戲那一點點知識來說，我以爲牠之難寫，在怎能寫得「整」。四郎探母中有那麼多角色，那麼多事情，可是一氣呵成，越唱越緊。牠「整」，所以好。打魚殺家，空城計，連環套等佳劇，都是如此。反之，近來時行的「木兒戲」，目的在求穿插熱鬧，多佔工夫，而又須省力氣，往往是紅臉的進去，白臉的出來；你兩句散板，我兩句道白；又臭又長，病在一個字——「碎」。這樣的戲，儘管行頭漂亮，佈景講究，只能熱鬧眼睛，而不

能往人家心裏去。本此意，有下列的聲明：

(一) 我要寫得整；不敢多用角色，正怕自打嘴巴。等練習稍勤，有些把握，再動像探母與長板坡那麼大塊的。

(二) 在簡單中求生動；於此，略用小說寫法，如陳自修囑僕人劉忠去預備祭奠的酒果，僕答以市面慌亂，無處買酒果；如在幕前，陳先生問姪，誰殺你父，答以日本人……都是用對話引起更多的圖象，或激起愛國仇日的熱情，最動人的天雷報，甚會利用此種寫法。

(三) 劇中的日本人，很難擺弄。教他們都抹花臉，翻筋斗，雖與套數相合，可是難以一目了然，隱而不顯；曹操若一向不抹大白臉，罵名必定不會那麼超羣。幸而記得飛叉陣（鬧昆陽）裏，有過幾個扛洋槍，高鼻子的「下手」，不妨借來一用，飛叉陣是俞派的武戲，會親見俞振庭表演，俞非海派武生，洋鬼子原可上台，自非我有意瞎鬧，而破壞了劇法的完整。在台上，有幾個日本兵挨揍，其效力必遠勝於四「英雄」的「大敗而歸」也。

在思想上，也有該提出的兩點：

(一) 對白保留舊套；「大事不好了」，必繼以「何事驚慌」。聽慣了的就順耳，耳順則情通；為求共感，不必立異。但在可能中，我把「主人」改為「先生」，「奴家」與「小人」等，亦設法避免。「先生」念起來比「主人」還更響亮，也引不起多少誤會。慢慢

的這廢改，或者也能減少一些不平等的思想。話白中不硬加入了「打倒帝國主義」，以免冗長無力；但設法把「愛國」等詞，在順嘴的地方加進去，亦本潛移默化之意。

(二) 最冒險的一點，是陳寡婦「從」了匪首趙虎，不管她居心是怎樣賢明毅烈，我恐怕台下總不會輕易贊同的。這麼寫，第一是要打破傳統的節操主義；第二是為表示為了救國，男女都須賣命，肉體簡直算不了什麼；第三是就事實上說，日本人到處奸殺婦女，婦女們怎麼不可以獻身給自家的戰士呢？不過，這雖言之成理，究竟台下能否通過，還是問題。舊戲的架子是大家看熟了的，架子裏所包容的一切，也因格架而定形；冒險的改動一點，也許會全盤塌架。但是，舊架子的確方便；為救急，有取用的必要。棄之可惜，改造不易，難處就在這裏！大家想想看，應當怎辦？

重要的幾點說完，下面只是一點希望：

京戲在中國南部不甚發達，這個劇本恐怕不易得到出演的機會。可是在武漢街頭——不知別處怎樣——我看見許多賣唱本的小攤子，都帶售京戲劇本，銷路也還不壞。真懂二黃戲的人決不會買這路小本子，那麼，買的人也許不會唱二黃，而是拿牠當作唱本去念着玩吧？設若這是真情，這篇東西也許——我希望——與大鼓書詞或通俗小說有同樣效用的。

(生上引)日本起刀兵，我兄弟，投筆從戎。(坐，詩)蘆溝橋上起狼烟，戰士激昂誓不還；血洗江山重整頓，中華雄立萬千年！(白)老漢陳自修，山東春縣人士，幼讀詩書，無意功名富貴，樂守家園。每日督教子姪讀書識字，倒也安閒自在。誰知日本作亂，攻打平津，燬我城市，殺我人民，真乃可惱可恨！我弟自勵，已到中年，聞聽日本殘暴，棄家投軍，以雪國仇。不幸出兵失利，身喪前方，尸骨無存；只得將冠衣入棺，埋葬郊外。留下弟婦姪男，由我照管。弟婦賢明，深知愛國大義，教子復仇，含悲忍淚。晚間還織作毛衣，捐送前方應用，真乃難得！今乃我弟三七之日，理當上墳一祭，好不傷心人也！(唱二黃三眼)嘆兄弟，遭不幸，爲國喪命！撇下了，年幼兒，寡婦年輕！到今天，三七日，果酒獻敬。但願得，死有靈，把賊掃平。(白)來！(僕劉忠上，白)國破家難保，殺敵不顧身！參見先生。(生白)啊，劉忠，今乃我弟三七之日，買點果酒，前去一祭。(劉白)家中藏有好酒，果品却難預備；這荒亂之年，城外商販已不到城中來了。(生白)如此，有酒便好。我弟在時，兄弟相親相愛；在這國難期間，祭禮不用，他，他，他，必能原諒於我。(拭淚介。劉白)遵命。(下。生白)兄弟吓！(唱散板)你我恩愛好弟兄，愧我年邁難盡忠；水酒三杯休嫌薄，手足情腸熱淚中。(劉托酒上，白)先生，酒已備好。(生)請二夫人出堂，一同前往。(劉)這荒亂年月，婦女出城，多有不便。(生)言之有理。怎奈她夫新亡，愁腸

寸斷，若不同去，必更悲痛。（劉）如此，一同前往，速去速歸便是。（轉身）有請二夫人。（正旦領二童上。且唱散板）我夫殉國不虛生，生有忠心死有靈；但願國民齊捨命，管教賊兵一掃平！（白）伯伯有禮。（甲童）參見爹爹。（乙童）參見伯父。（生）罷了。啊，嬾嬾，今乃我弟三七之日，你我攜帶孩兒上坟一祭，速去速歸。（且）如此，劉忠帶路。（唱散板）劉忠帶路郊外去。（生接唱）寡婦孤兒好慘淒！（同下）

（二鄉民上，甲）兵匪齊來到，（乙）天下不太平。（甲）請了。（乙）請了。（甲）聞聽人言，土匪在南，日本兵在北，夾攻上前，如何是好？（乙）你我在此暫等，有人過來，打聽明白，再作道理。（甲）且到松樹下面去坐。（同坐，劉引二童，正旦，生，同上。劉獻酒。小開門。同拜墓。生叫頭）兄弟！自勵！兄弟吓！（唱二黃倒板）衣冠墓。不由人，珠淚滾滾！（頂板）爲國家，喪了命，赤膽忠心！（元板）可恨那，野心的，小小日本。前六載，無情理，滿洲來侵。轉年來，催人馬，熱河攻進。我中華，錦山河，四省不存！到今天，更大膽，華北挑釁。安心在，滅我國，全部併吞。好男兒，有血性，誰能再忍？殺上去，保國土，纔算良民。我兄弟，拋家小，捨身上陣。留得個，美名兒，萬古留芬！（坐。且叫頭）自勵，夫哇！我的親人吓！（唱滾板）見墳台，不由我，肝腸寸斷！棺材裏，無身首，只有衣冠！可恨我，女人家，難去爭戰；可憐那，小孤兒，難把槍肩！但願你，死有

靈，忠魂來顯；殺賊兵，保國土，還我江山！（甲童，叫頭）叔父！（乙童）爹爹！（同）叔父！爹爹吓！（生）你們要多拜上幾拜！多叫上幾聲！啊，姪兒！你可會曉得，你父被何人所殺？（乙童）日本人所殺！（生）我兒，你可曾知道你叔父因何而死？（甲童）打日本陣亡了。（生）着哇！既知此仇，焉得不報！你們長大成人，要殺？（二童同白）殺日本！（生）要打？（二童）打日本！（生）好哇！（唱散板）父是英雄兒好漢，陳門有了報仇男！此仇此恨永難散，（兒呀）要長心胸把賊殲！（鄉民甲）那邊哭聲甚慘，你我前去看來。（同起，揖介，乙白）啊，老先生請了！為何在此大放悲聲？（生）二位有所不知，只因我弟從軍身死，今乃三七之日，前來一祭，焉得不慟！二位由那道而來，那道而去？（甲）我們都是難民，適纔相逢。聞到賊兵快到，不知真假？（生）這幾日進城之人甚少，前有賊兵，也是有的。二位不嫌，祈到家中一坐，再向南逃，也還未遲。（甲乙同白）萍水相逢，怎好打攪？（生）四海之內，皆為朋友。劉忠，帶路。（唱散板）墳土未乾心欲碎，（旦接唱）又聞賊兵攻上來！（同下）

（四好漢引趙虎上，趙念）國亂無衣食，落草作大王！（白）俺，趙虎。本是安善良民，販賣布匹為業。那知道日本作亂，遇城燒城，遇縣搶縣。把我的買賣燒完，妻子衝散。只好招集了衆兄弟，在此落草為王。適才馬小山出去打探，但聽一報。（馬上）報：（趙）報到

何事？（馬）日本兵殺奔春縣而來，城內無兵把守。（趙）後面用飯，再去打探。諸位弟兄，你我何不入春縣，搶些金銀財寶，等那日本兵來到，你我早已走了，豈不妙哉！（衆）全憑大哥！（趙）你我飽餐戰飯，照計而行。正是：搶來財與寶，（衆）酒肉肚皮撐！（同下）

（劉忠引二鄉民，二童，生，且上。生改唱西皮，散板）賊兵來到命難逃，（且接唱）且莫心慌想計巧。（生）二位請坐。啊，嬌嬌，適才聽二位之言，賊兵快到。我年老，你守寡，兩兒俱未成人，如何是好？（且）這個——唉，伯伯呀！（唱流水板）老的老來小的，你我插翅也難逃，不若安心把家守，看賊把我怎開銷！（生白）不是呀，那日本兵來到，雞犬不留，老少殺死，壯丁鎖去，若遇見了婦女——（且）怎樣呢？（生）奸淫之後，鋼刀刺死！（且）依伯伯之計？（生）乘賊兵未到，你我只好攜着兩兒，逃奔他鄉。二位如能一路同行，更有照應。（二鄉民同白）甚願同行。（甲童白）爹爹，我們的家教誰看着呢？（生）這個——（劉忠白）啊，先生！劉忠不才，願代守家院。只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生且同）有話講在當面。（劉白）想那日本，欺我無人，到處奸淫搶掠，無所不爲。依我之見，婦女老幼理當逃走。我們壯年之人，便當留在家鄉，埋伏起來，乘其不備，殺他個落花流水。若是到處如此，管教那賊兵片甲不歸！縣城之外，現有山林，我把先生的糧米運到

那裏，再約四鄰青年有力之人，同去殺敵，不知先生以爲如何？（生白）好主意！我們逃走，家產難保，用作軍糧，正得其所。我弟爲國盡忠，我雖老朽，豈不知愛國大義？只是敵人砲火厲害，深怕你的性命難保！（劉）先生！（唱散板）保家愛國人有分，爲國一死也甘心！（鄉民同白）看他這樣深明大義，我等愧死！我等情願留在此處，一同殺那賊兵！我等已是難民，逃到那裏終歸一死，不如與賊拚個你死我活！（生白）着哇！這才是有血性的男兒！你等後面安排，我們收拾物件。隨我來呀。（同下）

（簾內，生唱西皮倒板）老少同逃奔他鄉。（二童引生且上。生唱元板，扯四門）我年邁，兒年小，氣力不壯！（且唱）念亡夫，棄故鄉，怎不淒涼！（生）都只爲，賊兵寇，野心無量。（且）我若是，男兒漢，必上沙場！（生）忽聽得，人聲四下嚷；莫非是，敵軍，已在前方。（白）前面吶喊之聲，莫非賊兵已到，快快藏躲起來！……（衆與趙虎衝上。生二童且分下。衆追且上，且被擒。衆）啓大哥，捉住一美貌婦人。（趙）待我看來。看她大大方方，我正無有妻子，收他作了壓寨夫人吧！（衆）那婦人醒來！（且唱倒板）耳邊廂，聽得，有人喚。（改散板）如同那，夢初醒，舉目查觀。啊！分明是，我國人，面前分站。想必是，無恥人，作了漢奸。（且）你們這一夥是什麼人？（趙）什麼人？中國人！（且）既是中國人，爲何打搶婦女，去作強盜？（趙）家業一空，怎好不作強盜？（且）何人搶

你的財產？（趙）日本人。（且）却又來，爲何不去攻日本，反搶起自家人來了？（趙）這個婦人倒也厲害！什麼打日本不打日本，我先要你作老婆！（且）呸！一片胡言！我夫到前線殺敵，不幸陣亡！難道你這廝就全無良心？（趙）你若從我，我便去打日本！（且）嘔！（唱二六）聽他言來心暗想，爲國捨身理應當。國家事大貞節忘，且把敵人殺這場。亡夫恩愛山海樣，我不貪生怕死亡。我若不從空命喪，賊人作歹禍四鄉，權且依他勤勸講，游擊日本掃強梁！（且）我若從你，必須依我三事。（趙）那三件？（且）這第一，從今以後，不得打搶人民。（趙）二？（且）二須攻打日本。（趙）三？（且）百日之後，方得成婚。（趙）俱都依你！兄弟們，回營！（且）且慢！春縣城中，現有民團，你我前去聯絡；而後齊到山中埋伏，你道如何？（趙）山中可有糧草？（且）糧草俱有。（趙）如此，春縣城中去者。（同下）

（生急急攜二童上，白）哎呀！（唱散板）急忙有如喪家犬，遍體生津兩腿酸！（顫介。甲童）爸爸，我孀母何在？（乙童哭介）娘哦！（生）一個向我要孀，一個向我要娘，教我哪裏去尋，哪裏去找？這，這……（叫頭）哎呀，兒呀！前有匪，後有兵，你我向哪裏逃走？據我看，逃也是死，不逃也是一死，國家不保，命豈能逃！不如走回家去，隨劉忠入山，我雖年邁，你雖年幼，也可一死相拚，豈不勝似死在路上？（乙童）我的娘呢？（生）她

也許先逃回家去，你與我趕上前去呀！（唱散板）生死不顧老命拚，嬌兒隨父趕前村。邁開大步朝前奔，（攥槍背，二童扶起。）耳邊又聽喊紛紛！（白）那旁又有人聲吶喊，你我登高一望！（敵將狗眼三郎率四日本兵扛槍上）俺，狗眼三郎是也，奉令攻打春縣城，不知可有小路抄襲？軍士們，前去捉幾個鄉民，以作嚮導。（衆）得令！（同下。生上）兒呀，眼前就是敵兵，想是攻打春縣。我心中倒有一計，賺那賊兵，到山林小路，劉忠等必來截殺，豈不大快人心！待我由小路迎上賊兵，獻此詐計！（甲童）爹爹！你若前去，命必不保，撇下孩兒們，無人照管，豈不好苦！（生）兒呀，你來看！（托髯介）爲父年邁蒼蒼，不久於人世，各處逃亡，難免中途而死；到那時，你二人哭也哭我不活，喊也喊我不醒；還不是必須自立謀生？非是爲父的心狠，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兒呀，你今一十三歲；姪兒，你今一十有二；大不算大，小也不算小！既生在這荒亂之年，大也算大，小也算大，要有心胸，有志氣！各處戰地，無家的幼童，不知多少，非獨你們兩個。這裏有銀錢一包，交與你們，你們去到南方，有收留你們的便是父母，你們須切切記住：家破人亡，都因日本；咬定牙關，誓報此仇！（二）童爹爹，伯伯，受兒等一拜。（唱散板）父子分離永難見！（生）轉來！（童唱）叫我回轉有何言？（生哭介）唉！這就叫作亡國之慘！上路去吧！（二童下。生叫頭）吾兒，姪男，兒呀，（唱散板）兩個孩兒去流浪，怎不教人痛心腸，含悲忍淚朝前闖，

（掃一句。賊兵上。將）吠！老狗可知到春縣的小路？（生抖介）知道又該如何？（將）上前引路，饒爾不死！（生）隨我來！（趙虎，劉忠，二鄉民，衆下手衝上。敵將白）中了老狗之計，好不識抬舉！（踢介。生揮槍背，跪抖）好賊子！（敵將殺生。開打。敵將死，日兵敗。劉忠）大先生引賊中計，報與二夫人知道便了。（趙虎）回營再作準備。（衆應。尾聲。同下）

王
家
鎮

(小生，一老一少二丑，同上。小生念)家中無糧米，(二丑齊念)腰裏少洋錢。(小生白)王老丈喚我前來，不知爲了何事？來此已是，我等一同叩門。(齊叫)王老丈，王大叔，開門來！(老生由下場門上，念)門外有人喚，急忙走上前。(開門介，白)原來是三位，請進來。(三人齊白)王老丈，這廂有禮。(老生白)三位少禮，請進。(齊入門介。老生白)慚愧得緊，家中只剩了這兩隻椀兒。(老丑白)家家如是，誰也不能笑話誰。(扯小丑介)來來來！咱們就坐在地上吧。(坐介。老生白)哪有這個道理？還是老漢坐在地上！(老丑白)不必再讓，地上坐，更穩當。(老生與小生坐介。小生白)啊，王老丈叫我們前來，有何話講？(老生白)啊，三位，自從東洋鬼子作亂，姪兒你(指小生介)不能出外爲商作買賣，困在家中，沒有吃食。姪兒你(指小丑)本是趕驢爲生，四鄉荒亂，也沒生意。(小丑白)哼，連驢也教我宰了吃肉，還趕什麼腳？(老生白)老弟你(指老丑)同我一樣，安分守己，種地收糧。如今東洋兵離此不遠，地種不上，存糧又都吃個一乾二淨。哎呀，三位呀，這樣下去，你我豈不活活的餓死？有朝一日，那鬼子兵打來，如是好？故爾約來三位，商議個萬全之策。(小生白)聞聽人言，日本兵橫行霸道，十分可恨，我若有槍，便殺上前去，與他拚個你死我活！(小丑白)我要是有槍，我也敢去打日本。可是我連烟袋都賣了，怎能買槍呢？(老丑白)你二位別怪我說。你們嘴上無毛，辦事不牢。你們想想，

就是有槍，去打日本，你們的一家大小誰管呢？難道叫他們餓死在家中不成？依我之見，咱們就乾脆去當土匪得了。搶着呢，大家吃；被人打死呢，認命。你道如何？（老生白）老弟此言差矣。（老丑白）何差？（老生白）我們都是安善良民，豈可去當土匪？（老丑白）狗急跳牆，肚子真餓呀，還顧什麼體面？（老生白）老漢年邁，一生安分守己，一定不肯去當土匪！（老丑白）那麼，你說怎辦呢？（老生白）三位呀！（唱西皮散板）可恨賊兵太不良，無法無天狠心腸，全家大小三餐斷，倒教老夫無主張。（小生白）如此說來，老丈也沒有主意。（老生白）正因無有主意，故爾請你們商議。這幾日，兒過來喚聲爹，女過來喚聲娘，我們爲何沒有飯吃？叫我無言答付，心似刀扎一般。你們若也沒有主意，我不如懸樑自盡了吧！（哭介。小丑立起，白）叔父先別哭，我倒想出個法子來。（老丑白）你就知道趕驢，還會想法子！（老生白）且聽他講來。（小丑白）聞聽人言，咱們這裏來了個團團圓圓——（小生白）哎，想必是宣傳員。（老丑白）團團圓圓吧，宣傳員吧，他是什麼玩藝？（小丑白）那團團圓，啊，宣傳員，聽人家說，最有主意不過，你我何不找他去商議商議？（老丑白）我不去！（老生白）爲何不去？（老丑白）不用說，這宣傳員是縣裏派下來的，不是催糧，就是催稅，我連褲子都沒得穿了，還納糧完稅嗎？我不去！（老生白）你我閒着無事，去去何妨？啊，姪兒，那宣傳員他在那裏？（小丑白）現在東村關帝廟裏。（老生白）如

此我們一同前往。(老丑白)我不去!(小丑白)不去就拉倒，並不缺你這麼一塊寶貝!
(老丑白)你這麼一說，我還是非去不可哩。(老生白)走啊!(唱散板)一同且把東村往，(三人合唱)去向高人要主張。(同下)

(生上，引)東洋發人馬，要滅中華。(坐，詩)小小東洋鬼，強梁有野心；中華男子漢，豈肯降敵人。(白)我乃薛成義是也。河北保定人氏，教書爲業，倒也安樂。不幸，日本發來人馬，攻下保定，我一家大小都被賊兵殺盡，是我獨自逃了出來，到這魯西魯南一帶地方，宣傳日本的霸道橫行。想我中華，人多地大，若能個個齊心，人人出力，那日本兵來到一處，我們就殺到一處，管教他片甲不歸，死無葬身之地。如今我來到這王家鎮，有東西南北四個村莊，南有山，北有水，好個戰場。若有兩三千民團，背水爲陣，靠山爲營，必將日本殺個落花流水；怎奈此地人民，尙未聯合起來，好不傷心人也!(唱西皮元板)中華，自古，講仁義。地大，民和，樂安居。誰知，日本，壞心地。發來，人馬，動兵機。殺人，放火，無天理。要退，敵兵，仗心齊。(二丑，小生，老生，同上。小丑白)王大叔，眼前就是關帝廟，待我上前看來。(望介。白)我說，團團圓圓，啞，宣傳員，出來見禮。(生出門介。白)那一位?(小丑白)不是一位，是我們四位。(老生白)啊，先生，我等俱是本地之人，前來相見。(生白)有話請進來相談。(小丑向老丑白)怎樣?人家團團圓圓還是挺

和氣。(同入門介，生白)四位請坐。請問四位尊姓大名？(老丑白)我們都姓王。(生白)嘔，都姓王。(老丑白)王家鎮，王家的嗎，所以我們都姓王。我叫王老三，這個老頭叫王老好，比我大三歲，屬牛的。這位叫王小官，在外作買賣。(小丑白)還有我呢？(老丑白)哎，落不下你。是王小兒，趕驢的那個王小。(小丑白)請問先生尊姓大名？(生白)我乃薛成義，保定縣人。諸位到此何事？(老生白)請問先生，這宣傳員是什麼講頭兒呀？(生白)老丈有所不知，只因我國有一家鄰居，叫作日本？(老丑白)就是東洋鬼子呀。(老生白)你且聽着，不要打吵！先生請講。(生白)那日本國小，出產不多。看我中華——(老丑白)中華民國我知道。(生白)看我中華地大物博，五六十年來，天天想吞併中國，把山中的寶貝，地上的雜糧，水裏的魚鹽，地下的煤鐵，都拿了去。叫我們給日本人種地打魚，日本爲主，我們爲奴。這次就發來幾十萬人馬，見城燒城，見鎮燒鎮，無非是要殺盡我們男女，他好將東西一齊搶去。這樣的強盜，我們若不打他出去，那還了得。故爾我來到此處，對兄弟姊妹們講明此事。宣傳員就是來對大家說說的的人兒。說了之後，大家明白，齊心努力殺上前去，才能保住我的房屋田地，牛馬牲口，和一家大小。(小丑白)一點不假，這些日子鬧東洋鬼子，我把驢都宰了吃了肉。(生白)幸而那日本還未來到。若日本先來到，你那驢子就被他們吃了！(小生白)先生看，那日本來到這王家鎮不來呢？(生白)

怎麼不來？就是不來到此處，而在別處作亂，你也不能出去作買賣。（小丑白）我也不能出去趕驢。（老丑白）你的驢不是宰了吃了肉嗎？怎還能趕呢？（小丑白）是呀，因為不能趕驢，才把牠殺了呀。你這個老糊塗鬼！（老生白）休要吵鬧！啊，先生，我們眼看都要餓死，日本來與不來都是一死，如何是好？（生白）老丈呀。（唱快二六）老丈不必心胆驚，我把言來講分明，東洋日本無情理，殺我人民燒我城。中華自有男兒漢，怎肯拋家去逃生，刀槍劍戟威風凜，軍隊之外有民兵，山中埋伏林中等，四面八方喊殺聲，來一陣，打一陣，半夜三更去偷營，這是保家好方法，打退賊人享太平。男兒若肯齊心力，管教他片甲不歸活不成。（小生白）先生所言甚是，怎奈我們一無糧草，二無刀槍，難道叫我們赤手，空拳，去打不成？（老丑白）着哇，連我老頭子也願去打日本，可是我手無寸鐵，豈不是武大郎捉奸，有心無力嗎？（生白）你們這裏可有大戶人家？（老生白）大戶人家却有，怎奈他們有吃有喝，藏在家中，不管我們的事呀。（老丑白）他們都藏了起來，唯恐怕教我們看見，跟他們借糧。（生白）諸位請回，我自有的主意。我苦勸那大戶人家出錢出糧，你們可願去打仗？（小生白）我等情願去打日本。（老丑白）手裏有槍，家中有糧，我就敢去拚命。只有一樣，就怕那些大戶都是磁公鷄，一毛不拔！（小丑白）你老說喪氣話。（老生白）先生，我們告辭了。（唱散板）這位先生有奇能。（衆合唱）盼他此去定成功！（同下。生白）正是，鄉

間百姓好，中國不能亡。（下）

（王大戶上，唱西皮散板）地方不靜四鄉亂，日夜留心把門關。（坐，白）我王萬發。家中廣有田園，倒也逍遙自在。不幸，日本作亂，地方不安。是我們緊閉家門，既怕土匪，又怕賊兵，日夜放心不下。適才派王牛兒出去探聽消息，但聽一報。（僕上，念）四外探消息，報與主人知。（入門介，拱介，白）參見主人。（王大戶白）回來了？外面風聲如何？（僕白）四鄉人心不安，都說東洋兵就要打上前來。還說各處有匪，有幾個大戶人家已把婦女送到他鄉。（王大戶白）這真是禍不單行了。（生內白）走啊。（上，唱西皮流水板）日出東來又轉西，四面八方動兵機，到處宣傳無休息，但願得同胞把心齊。（白）我，薛成義，遇見王老丈之後，去到二三大戶人家，勸他們出錢，練起民團。怎奈他們聽我之言，全不相信。是我心生一計，扮作逃難之人，感動他們。看這裏，黑漆門樓，八字粉牆，想是大戶人家，待我上前叩門。門上哪位在？（僕白）幹什麼的？（生白）請通報一聲，說有遠鄉的紳士求見。（僕白）有遠鄉的紳士求見。（大戶白）請進來。（僕開門介，白）有請。（生入門，揖介，白）冒入寶莊，大戶海涵！（大戶白）請坐。（坐介）請問尊姓大名，自何處而來？（生白）一言難盡哪。（唱流水板）鄙人姓薛名成義，來自河北保定城，家中良田數十頃，驛馬成羣享太平。都只爲日本發人馬，一家大小喪殘生，如今來到山東省，沿門乞討好

慘情。(大戶白)嘔，如此說來，你萬貫家財，一家大小，都被日本搶空殺盡？(生白)正是。如今我只落得沿門乞討啊，啊！(哭介)(大戶白)薛先生，你在中途路上，可曾看見那日本兵？(生白)看見很多！(大戶白)他們來到此處，教我一家難保，我王大戶豈不要同你一樣？(生白)那是自然。(大戶白)哎呀，那日本真乃可怕！(生白)大戶此言差矣。那日本並不可怕，而是可恨。(大戶白)此話怎講？(生白)大戶聽了。那日本民少國貧，只是看你我老實，故爾前來霸道橫行。我們若是怕他，他便洋洋得意，任意胡爲，砲打了村莊，拉走了婦女，真是鷄犬不留。我若不怕，作個英雄好漢，殺上前去，那日本有多少人馬，怎當我百萬千萬男兒，與他相拚？我在半路之中，路過一鎮，名叫馬頭鎮。那裏的人兒，有錢的出錢買槍造寨，沒錢的出力當兵，把鎮裏鎮外守得銅牆鐵壁一般，那日本來一陣，敗一陣。後來，就繞道而去，到別處強奸婦女，搶劫東西。那馬頭鎮如今還是太太平平。大戶啊，那日本是天生來的禽獸，軟的便欺，硬的便怕，故爾說，他可恨，而不可怕！(大戶白)嘔，原來如此。(生白)啊，大戶，若有零錢，給我一些，我還要趕路。(大戶白)且慢！且坐片刻，待我預備酒飯，吃過再去。請問，這王家鎮若有人出錢，叫大家出力當兵，可能保住？(生白)我來到此鎮上，看那作商的，種地的，作工的壯漢，俱都無事可作。他們家中老少，無有飯食。若是大戶們肯出錢買些刀槍，教壯漢當兵，再出些糧食，分給各家，

他們如何不肯出力？他們既肯出力，此鎮必然穩如泰山。就是不幸那日本用大砲轟來，我們還能一邊打一邊退，省得賊兵將我們斬盡殺絕。況且此處有山，大家退入山中，日本不敢進去。日本過去，我們還能回家，豈不是甚好？（大戶白）如此說來，先生便可留在此處，給我們出些主意，待我到大戶人家，勸他們出錢，而後教壯漢練起民團就是。你我後堂飲酒。（生白）來此就要討擾。（同下）

（二丑扛槍上，老丑念）家中有糧食，（小丑念）吃飽打敵人。（白）這可好了，王大戶們發給了糧食，大家都不再挨餓，你我也有了槍，那日本要來到，我就拍拍一陣槍，全把他們打死。（老丑白）可是，我吃飽了發餉。（小生上，偷聽介）你在這裏守着，我去睡一覺再來。（小丑白）要教隊長知道，如何是好？（老丑白）什麼隊長？他比我歲數小，我還是他的三叔。他就是知道了，又能把我怎樣呢？（小生白）我就責罰於你！（老丑白）見鬼！（小生白）啊，三叔，在平日你我叔姪相稱，今日我是隊長，你是兵丁。你若不聽命令，我便不客氣了！想我這四村一二千戶人家的性命，全仗你我保護，並非鬧着玩的事，豈可去貪懶睡覺。（老丑白）我是說着玩呢，哪能真去睡覺。可是有一樣，在這裏守着，日本兵也不來，實在難過得很。（小生白）日本來時必收買漢奸，你要時時留意，若有生人來往，上前盤查，拿到大營去見那宣傳員。（老丑白）是哩，我一見面生的人，和不三不四的人，就

上前盤問；這就有事可作了。（小生白）你們好好把守！（二丑白）得令。（小生白）正是，令出山搖動，電法鬼神驚。（下）（老生上，唱散板）帳中領了先生命，去到山中走一程。

（老丑白）呀！什麼人？如若不言，我就開槍了！（老生白）連我王老好都不認識了？（老丑白）怎麼不認識？上邊有令，盤查漢奸，不能不問問。（小丑白）大叔往哪道而去？（老生白）是我奉了宣傳員之命，到山中查看。好先把我們的家小安置在山中，帶去糧米物件，以免日本來到，措手不及。（小丑白）真想得週到。我們在村外守着，家中老幼在山中相等，這就叫作智賽諸葛亮。（老生白）你等好好把守，我到山中去了。（唱散板）去到山中找地方，一家大小保安康。（下）（二村婦扮武旦上。小丑白）我說，你看見沒有？（老丑白）看見什麼？（小丑白）出了怪物了！女人扛槍，想必是漢奸。待我上前問來。呀，什麼人？不說話，可要開槍了。（二婦人白）王小兒，連我們也不認識了？（小丑白）原來是西村的二位大嫂。爲何這等模樣？（甲婦白）二位有所不知，我倆家中沒有小孩，也願隨你們去扛槍打仗。（小丑白）真有你們的！女人當兵有心胸，有志氣！（老丑白）只怕一聽見槍響，就全吓糊塗了。（二婦白）聽人言道，那日本人到處殺害婦女？你們男人敢去打仗，我等婦人豈不知爲姊妹們報仇？（小丑白）着哇！男女都是一樣！有力氣就該扛槍。不用理這老頭子，一聽槍響，他頭一個先跑。（老丑白）我要是不拚死命，我就不姓王！（小丑白）

聽！遠處人馬吶喊，莫非賊兵已到？二位大嫂快去報與村中知道。（二婦人白）就是。（下）（小丑白）這可到了真打的時候啦，你要是害怕，趕快回去換了年青的來。（老丑白）胡說八道！老將黃忠有言，人老刀老。王小兒，殺呀！（四日本兵引將士上，二丑迎戰。小丑白）來的敢是東洋鬼子？（日將白）一片胡言，殺！（開打，二丑敗下，衆追）

（薛成義領小生武旦等上。二丑上。生白）勝負如何？（小丑白）賊兵厲害，敗下陣來。（生白）你等快到山前埋伏，待我迎上前去。（二丑白）得令！（下）（生白）衆兄弟姊妹，今日交戰，非同小可，必須人人奮勇，個個爭先。殺敵去者！（日兵將上，混戰，日兵將敗下）（生白）追！（下）（日兵再上。二丑領打手由下場門上。小丑白）好鬼子，那兒走！（混戰。生領衆上，斬日兵將）（王大戶上，白）好一場惡戰，我們可有傷亡？（小丑白）王老三這老傢伙，如何不見了？（生白）四廂找來。（衆左右分找，小丑提人頭，白）啊，薛先生，王老三已死，手裏拿着個日本人頭。這老頭子真可算好漢。（生白）真乃可敬！二位嫂嫂，去將他的尸首拾回。（二婦白）得令！（下）（王大戶白）看這日本人頭，也和我們一樣，並非鋼鐵作的。正應了先生之言，那日本可恨，而不可怕。待我預備酒飯，與衆位賀功。（生白）且慢！那日本還有兵馬在後，王大戶你且與王老丈趕快將婦女孩童送進山中。衆家兄弟，你等飽餐戰飯，準備夜裏迎敵。各路防備，多加謹慎。（衆白）噴！（生

白）正是：齊心殺賊寇，保我錦江山。（尾聲）

注意：

劇中以薛成義爲主角。扮此角者須長於說白，並會武功，因後半有開打也。

老少二丑，均須好手，白口必須清楚，此二人因不甚明白，故扮作丑，演時不宜露出狡猾的樣子來。

王老丈與王大戶以硬裏子扮演，亦須長於說白。

小生在前半穿富貴衣，以示窮困；後半則改爲武裝，以便開打。

日本兵將即扮成日本人樣子，不必穿戲裝畫花臉。其餘角色可按舊戲規矩裝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5343B



晨光出版公司印行

上海四川路二一五號